旅行雜誌

一部小西游記
杭州探春記
衡陽武昌七百里
歐亞飛航
勝利後閒話朝鮮
英國的城堡

西湖烟景



民國三十五年
四月號
第二十卷・第四期

CHINA TRAVELER
Vol. 20, No. 4 • April 1946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輔助工商實業，發展國外貿易。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北四川路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宜賓　樂山　五通橋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南昌　屯溪　漢口　南京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全國聞名　同聲讚美

喬家柵湯糰

遠客來申請嘗本地風味

樣樣好吃

擂沙圓　粽子　猪油糕

名菜名點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別有情趣雅座

地址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號　電話七四一七四號

名煙

大都會



旅途良友

上海

大新煙公司發行所

牛莊路七〇七弄五號

電話　九七七五八

蔣孝遊鬻畫

山水堂幅　三尺三萬元　四尺四萬元

五尺六萬元　六尺八萬元

屏　軸　照堂幅例七折

扇面尺頁　一萬元

工細青綠加倍金碧再加倍

總收件處　上海福建路三〇五弄十八號

高價收賣古今名人書畫碑帖

本堂受收藏家委托徵求名人書畫不論山水人物仕女花鳥等立軸中堂屏條對聯橫額書札古今碑帖珂羅版等如願割愛當以重價收買如蒙委托代辦尤所歡迎

接洽處安雅堂

地址　英士路（即舊薩坡賽路）二〇七號　電話八四二六〇　大中華印刷所轉孫宅



黑人髮漿

黑人：霜

黑人香皂

黑人頭水

黑人頭油

黑人牙粉

黑人美髮霜

黑人牙膏廠出品

總經理百昌行



老牌「面友」含有貴重藥料「白裏仙」確能白嫩皮膚去除雀斑而對於去除烟容尤著特效

另有面友香粉香濃粉淨（各處均售）

民生實業公司

現有輪船九十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渝申線　渝嘉線　渝瀘線
渝津線　渝滬線　敘屏線
渝宜線　渝萬線　渝碚線
渝敘線　渝長線　渝合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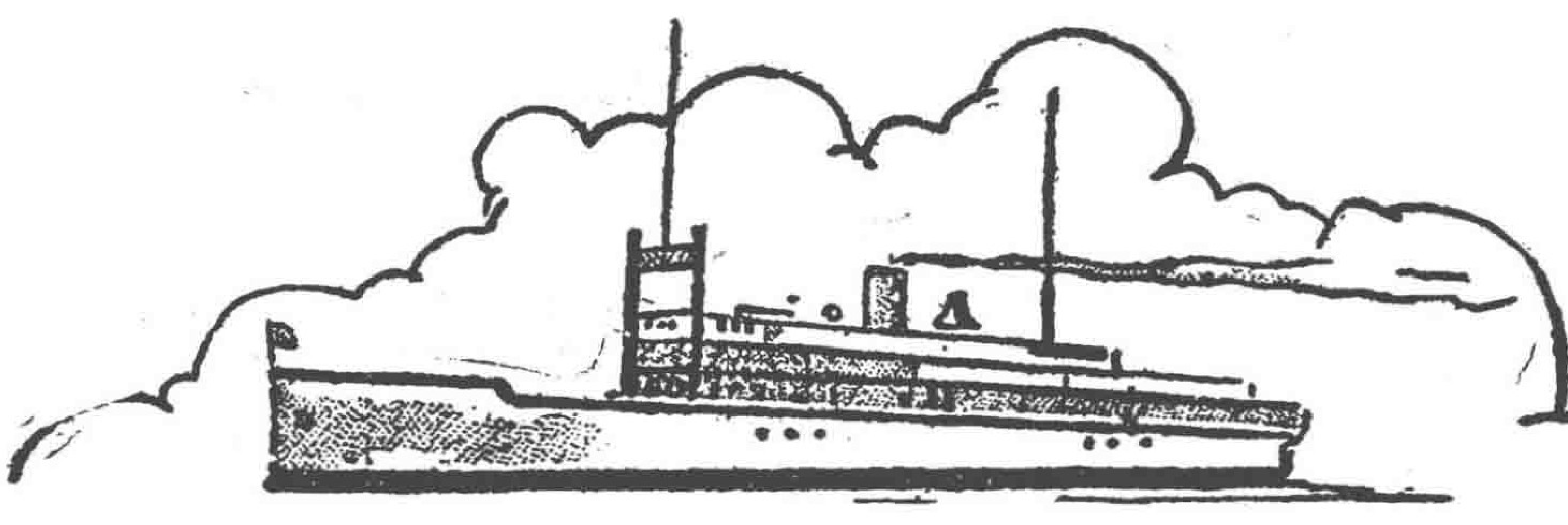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總公司　重慶朝天門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外灘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南京　漢口　宜昌　萬縣　陪陵　長壽
瀘州　敘府　樂山　北碚　合川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卷 四月號 目次

一部小西游記……余楠秋……一
杭州探春記……陳其英……九
衡陽武昌七百里……潘泰封……一三
由萬縣到南京……趙少文……一七
山環水繞張良廟……李光久……二一
台車……太風……二二
西北邊地拾異(二)……陳澄之……二三
打箭爐到甘孜……梅幼雲……二九
西湖之春(美術圖景)……三三
美國南部旅行的新裝(美術圖景)……三四
昆明拾翠……帥雨蒼……三五
念成都……牧人……三七
湖上雜詩……許毅人……三七
歐亞飛航……李國華……三八
勝利後閒話朝鮮(譯)……蔣學棟……四〇
靈鷲山前王舍城……周祥光……四五
英國的城堡……雷紅……四七
墨西哥的新姿……銅駝……五一
人類的祖先——大猩猩……墨衢……五三
歐美采風記(五十三)……沁明女士……五五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葉勁風……五九
國營招商局北洋綫各級客票價目表……六五
國營招商局滬漢綫各級客票價目表……六六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伍千元
二、本社收欵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槪以掛號寄遞
四、來欵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槪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欵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 圓

五五—三二〇

一部小「西遊記」

—從湘南到重慶—

余楠秋

我於民國三十四年六月，由湖南省政府所在地—藍山—出發，要趕到重慶去參加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七月七日的會期。步行的途程，經過湖南的寧遠、新田、祁陽、東安、寶慶、武岡、等許多縣市，到洞口改坐汽車至芷江，由芷江乘飛機到昆明轉重慶，實在經過三省二十四縣市，路上一共走了三十三天，因爲正是在戰事劇烈的時候，我們要由四面都是敵人的淪陷區裏面衝出來，所以途中備嘗險阻艱難，而所受的痛苦，簡直不可以想像，也就可說是一部小小西遊記。

我們一行浩浩蕩蕩

我們同行的伴侶，不像唐僧等師徒四衆的那様簡單，而是四十位公務人員和其他想逃出敵人陷內的朋友。除了劉鐵夫兄和我—兩個湖南參政員—並廣東參政員何春帆兄三人外，還有許多由湖南省政府各廳處調到湘西行營的一些公務人員。盛成教授是由中山大學趕來加入的。此外特別值得記述的，則有由長汀到重慶的飛機上在衡陽上空被敵人高射砲打中而跳降落傘下來的四位江西遂川飛機場工程處的工程人員和眷屬。一位是遂川飛機場工程處處長李松泉兄，他是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生，在上海會經在各大學當過多年的教授，後來開過利利汽車公司而以魔術大家出名的人物。這位六十一歲的老者，他在這一次的旅途中，實爲我們最能解悶消愁而又極肯賣力的一位不可少的健將。其他三位，都是遂川飛機場工程處工程員的眷屬，一位是黃太太，兩位是夏小姐姊妹，小妹妹年僅十七歲，她的姐姐坐飛機要趕到重慶去結婚，她送她上飛機，因爲看見飛機上還有空座位，就託人和飛機師講情，讓她一路同去，飛機師見她伶俐可愛，也就笑笑答應了。她一點東西也沒有帶，不意竟在半途上掉下來了。

驚心動魄跳降落傘

據說這次由長汀起飛的飛機，時間是在二月下旬，男女乘客總共十九位，大半係遂川飛機場的人員；自從遂川被敵人攻陷後，飛機場的全部人員都退到長汀，他們候機飛重慶。由長汀飛重慶的飛機，過衡陽上空時被敵人擊落的很是不少，他們恰巧也在這些不幸者羣中之一。他們起飛時在午後五時，大約兩個鐘頭就可到衡陽，這時月色很好，飛機飛得很高。在將要到七點鐘的時候，外國飛機師忽然由前面進入客艙的門，現着驚慌的狀態，大家神經緊張異常。他匆匆忙忙地視察一下，旋復退出，大家又安定下來。不料五分鐘後，他又將門一推，大聲的喊着「大家趕緊穿上降落傘，預備即刻跳傘下去，因爲飛機上的油箱被敵人高射炮打中了。」這樣一來，大衆頓時慌亂起來，除掉一位女太太神經錯亂，在機中發狂、亂跑亂跳、不肯穿降落傘、至被焚死機上外，其餘十八位男女乘客都能得到飛機上的美國人幫忙，從容地穿上降落傘，一個一個由大門跳下去，安全降落地面，都沒有受傷。以他們從沒有受過跳傘的訓練而都能平安地降落到地面，全體無恙，這在航空界眞是創舉，沒有人聽得不覺得驚奇的。不過飛機上服務的四位美國朋友，却有兩個死於非命，一個是副飛機師，等到他人都跳下去後他才跳，但是離地面近，傘未完全張開，竟跨在樹上碰死了。一個是正飛機師，他跳得最遲，離地面太近，不幸地頓在地上跌死了。其餘兩人，一個助手和一個無線電管理員，也都獲救。

小妹妹空中見奇景

當小妹妹跳傘的時候，她看見飛機大門開着，望着月色迷蒙中的漫漫大地，她的兩隻腿不期然而然的無力動彈了。她倒在飛機大門口，飛機助手告訴她用手指鈎着已經圍在身上的降落傘的扣圈，並且說，在離開飛機後，即須默數着「一、二、三、……十，」不到「十」數之前務必用力拉開扣圈，使降落傘慢慢地張開方能獲救。在她被推出大門後，她緊閉着她的眼睛，翻了幾個跟斗。她雖然有點昏迷，但是她牢記着數「一、二、三、四、五……」他只數到「五」就拚命地拉開扣圈，她看見她自己坐在一把慢慢張開的小布傘裏面，然後又有一把五色的大傘跟着出現。她在空中坐在這隻搖籃裏，慢慢地神志清醒，舉目一望，上面和下面都有許多鮮豔奪目被月光照着的五色傘飛舞着，她感覺疲乏，就閉着眼睛在空中飄着。約有一個鐘頭光景，她覺得似乎要近地面了，她張開眼睛一看，誰知不看猶可，一看竟身臨絕地，下面是一道大河，就是有名的湘江。她自覺既不死於空中，又不死於地面，而偏要死在水裏，殆係命運之神所定，她心裏一橫，再把眼睛閉上等死。說也奇怪，簡直像一段神話故事一樣，當她飄着的時候，忽然間空中起了一陣大風，竟把她吹到離江邊不遠的一丘田裏。她身落田中，慢慢的清醒過來，有如做夢。她口呼「姐姐」，鄉下農民圍着她，把她帶到附近的一農家。其餘由飛機上掉下來的人，也都同樣地獲救。但是最奇怪的，就是他們十八個中國人和兩個外國人，不遠不近的，統通落在湘江西岸，一面屬衡陽，一面屬常寧的十里自由區域的圈內，一出這圈，四圍都是敵人。有幾位不知路徑，不顧一切就向前走去，在他們幾乎靠近敵人哨兵之際，幸虧被當地的鄉長派人追上了，叫了他們回來，然後集合在一起，商量如何前進。有一部份人主張冒險即日由自衛隊護送到湘西，有一部份則主張先到湖南省政府所在地—藍山，須要途中確實安全再去重慶。這後一部份共有五人，除上述的四位外，還有奉委員長電召的一位廣東合作事業管理處謝處長哲夫。他們到了藍山，李松泉兄和我是舊交，聽見我去重慶，就在藍山等了三個多月，然後和我一道同行。謝處長以奉電覆，毋須去渝，仍回廣東。這是李松泉兄怎樣加入我們團體的一段有趣的故事。

藍山祁陽一路平靜

我們於六月十日由藍山城出發，頭幾天有湖南省政府特務團四十名護送到祁陽縣境，然後再由祁東自衛區的遊擊隊輪流護送。所謂祁東自衛區，是指祁陽和東安兩縣人民所組織的自衛隊，也就是遊擊隊。他們總共有廿二個支隊，祁陽十三個支隊，由蔣伏生指揮，總司令部設在湘水北岸離祁陽城只有十里遠近的一個險要地名叫掛榜山。東安九個支隊，由王壯白指揮，副總司令部設在東安小沙子舖。這兩個地方都有富有遊擊經驗的美國航空人員在那裏幫我們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作搗亂敵人後方的工作。每一個支隊的力量，至少都有五六百人，多者千餘人，不過槍枝沒有十足。祁東兩縣境內，四處都有敵人，因為湘桂鐵路線和公路線都在這裏經過，他們不得不將各重要據點派兵守住。我們由藍山到祁陽邊境，坐在轎子裏覺得心安氣靜，毫無所懼。

危險地帶全靠走路

但是一到鳳凰圩—寧遠祁陽分界的一個小鎮—就不得不小心翼翼了。從這裏起，我們就完全依賴那些自衛隊來保護我們，有時他們每天一換，有時幾天一換，這是看我們的行程，走到某支隊勢力範圍內就由某支隊負責的原故。沿途上我們又派了許多探子探聽敵人的行蹤，如果前線戰事正殷，或者敵人突然來打鬧子，我們又不得不避開，有時還得背道而馳。所謂打鬧子，就是敵人成羣地來到某一個市鎮上或趕場的地方搶東西。我因為不慣行路，所以在有轎子可坐的地方，總是利用轎子，但是轎夫們因為我胖，總和我為難，非得四人抬，兩人輪班更換不可。不過到後來，經過有些地方，無轎可僱，就是自衛隊的支隊長也無法可設，到那時我和鐵夫、春帆兩兄也不得不走路了。我所最佩服的，就是

盛成兄，他能一走幾天，除非他的脚起了泡他纔臨時僱轎。不過我在有些危險的場所，像月夜偷過大路的時候，一走就是六七十里，我居然比大衆還要走得快，這是使他們都料想不到的。我們走的路程，以爬山越嶺爲最多，湘西本來多山，無怪其然。我記得有一天，我們只爬過一個山頭，似乎是名叫四望山，我們竟走了一整天。在行程上，最苦的是有些地方買不到米和鹽，自衛隊也沒有法想，他們只能告訴我們預先買好，甚至於兩三日的粮都要預購，僱伕子運着同走。有些村落被敵人燒殺殆盡，連人都找不到一個，特別是靠資水東岸一帶，這種現象尤其令人觸目傷心，湘災慘重，鬼子這一筆血債必須要和他們算清纔是。

掛榜山遇見了盟友

從鳳凰圩到掛榜山，我們走了三天。到蔣伏生總司令部後，我們因爲要計劃路線，所以在那裏就擱了兩天。總部爲遊擊隊活動根據地，地勢自然是非常險要，居高臨下，敵人佔據的祁陽城，瞭然在望。據說敵人攻打這有名的掛榜山，不下三四次，最後一次，是以三千之衆來圍攻，而蔣伏生那時只有千餘人，居然殲滅了敵人一大半，以後敵人就不敢再來進攻了。在這裏，我們遇見了幾位盟友，爲首的名叫韓雷Hanner,他是哈佛大學畢業生，年僅廿四歲。歐洲戰場結束後他奉調來華，做地下工作，因爲他在歐洲派在法國做搗亂敵後的工作甚著效果，所以在歐戰告終後，他和其餘十一人一併被調到中國來，他請假一個月，回美結婚，婚後不到半個月即坐飛機至印度經過喜馬拉雅山而至中國。他們一共十二人，七人被派至蔣伏生處，五人被派至王壯白處，其所以派到祁東自衛區的原故，就是因爲前面講的由長汀到重慶在衡陽上空被敵人擊落下來的飛機，內中有兩位盟友從衡陽到湘西是由蔣伏生護送出險的，他們出險後很替祁東遊擊隊宣傳了一下，所以盟邦對這一區的地下工作看得特別不同。

李松泉玩紙牌把戲

我們在這裏看見很多新式武器，有些是韓雷和其他幾位盟友由湘西間道帶來的，據他說，他和兩百多自衛隊，帶了新式武器，從芷江走到掛榜山，途中凡歷十八日，過湘桂鐵道，幸未遇險，現在訓練民衆，又有幾個月了。還有些新式武器，是由盟機上擲下來的。當我們到掛榜山的那一天，恰巧有盟機拋置武器，我們看見有廿二箱擲在山中，內中除武器外，尚有盟友吃的東西，如罐頭、酒、香烟之類。我和李松泉兄與盟友們談得特別投機，松泉兄又爲他們表現魔術，頑了一套紙牌把戲，他們請我們吃咖啡和威士忌酒，並且送我們一箱罐頭和許多美國香烟，賓主們總算是融洽極了。

德日敵寇同樣糊塗

韓雷告訴我們，有一次他在法國洛門的Normandy地方和三個英國人、兩個美國人、兩個法國人坐一部汽車，在鄉下公路上行駛，駕駛者係美國人中間的一個。忽然間前面來了一輛德國汽車，裏面有許多德國兵，他們看見很遠就跳下車，分途隱匿，這位美國司機走下車逃避不及，自分必死，他只得從容地用英語高聲說：「不要忙，從容點。」說也奇怪，在德國汽車上的一位德國軍官，忽然回聲喊：「走」。他因此脫險了。我聽見這段故事，也告訴他我們所聽見的祁陽自衛區文星三支隊長一段奇事。文星三是我所素識，他是美國加州大學學士。祁陽淪陷後，他參加遊擊隊工作，担任一個支隊長。有一次在路上正當他坐在轎子裏面微睡的時候，轎夫們忽然喊：「文隊長，前面有敵人來了，怎麼辦？」他睜開眼睛一看，果然不遠地前面來了一隊敵人，爲首的是一個在馬上的日本軍官。文星三身材高大，面部很胖，他穿着一身制服很現神氣，當時他挺起胸膛坐在轎子裏面大胆而從容地對轎夫說着：「你們還是朝前走。」當敵人走到面前的時候，說也奇怪，那爲首騎馬的日本軍官看見他，忽然將馬一斜，舉起手來向他行一個敬禮，他從容不迫，點一點頭，轎子慢慢地走過去，敵人的隊伍跟着讓開一條路，立正行禮。於是他脫險了。這兩個故事，一中一西，遙遙相對，可說是無獨有偶。

跳踢蹋舞開槍合拍

我們在掛榜山的第二天晚上，總部政治部張主任請客，盟友們都到了。他們歡喜喝酒，每逢人敬酒，他們必定乾杯，雖然我告訴他們無須如此。有一位在潘西維尼亞大學Peunsylvania肄業名叫威廉士 Williams 的盟友，實在不會喝酒而他偏要喝，結果喝得大醉。在飯後餘興的時候，韓雷私下告訴我，威廉士醉後跳踢踏舞最爲有趣，我就提議請威廉士跳踢蹋舞，他答應了。但是地下統通是泥土不能跳出聲音來，衆人就把桌子拼在一起，請他跳，他跑到桌子上，踢踢蹋蹋地飛舞起來，一套又一套，衆人齊聲叫好。會散後已經是九點半鐘，幾位盟友要回去，盛成兄也住在山頂上，由他伴送。是夜月色皎潔，星河在天，威廉士酒還未醒，一人先行。當他走近一個哨兵的所在，哨兵叫「口號」，威廉士走入一個涼亭內，拿出他的手鎗來，劈拍一聲朝天放出。哨兵正在預備還鎗對打，幸虧盛成兄和另一盟友趕到，回了一聲口號，說明了原故，立刻趕到涼亭內。那時威廉士又在舉鎗欲放，另一盟友將他的鎗奪下，他還在那裏一面跳舞一面說道：「我在這裏跳踢蹋舞，用鎗來合拍咧！」

活捉敵俘三千多人

我們這次旅途中最緊張的一幕，要算是偷過湘桂線。我們在掛榜山就決定由祁陽白帝市附近一條小路走過去，據自衛隊以及當地民衆的報告，離白帝市約兩里路的地方，有一條小路，敵人的哨兵不大注意，白天雖說有點盤查，只要是商賈和農民的裝束，就是四五個人成羣地走過去，也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留有頭髮，穿着白色衣服，表現是智識階級份子，則他們就捉去鎗斃。還有穿短衣的人，如果是開胸處有九粒鈕扣，也是無可倖免的，據說敵人知道祁陽人多喜當兵，當兵人的衣服都是九粒鈕扣，甚而至於七粒，一被他們拿住，他們就說捉住了強盜，意思就是遊擊隊，立刻處死。這些遊擊隊的本領，實在也算不小，當敵人三五成羣在公路上行走或是到鄉村裏打鬧子的時候，幾個遊擊隊就會跑上去把他們活捉過去，至於一兩個敵人更屬容易，可以說是手到擒來，這也是因爲敵人輕視我們的原故。我在各支隊部所見到這樣的戰俘，不勝其數，據說如此的戰俘已有三千餘人被遊擊隊解送到王耀武將軍處，然後轉解重慶。因爲這個原故，敵人就不敢三五成羣地出來，他們的長官對這一點約束部下很嚴，如果是出來打鬧子，他們總有幾十人甚而至於幾百人。由這裏我們就懂得爲甚麼敵人對於穿九粒扣子衣裳的人，盤查得非常嚴密。

分成三組黑夜上路

白天過白帝市附近這條小徑，於我們也是不能行的，何以呢？因爲我們是大批隊伍的原故。我們的隊伍，除掉我們自己四十個人外，尚有轎子十一頂，轎夫二十四名，（我是四名轎夫抬的）担子十石，挑夫十名，總共是七十四人。以這些轎担和人同行，浩浩蕩蕩，實在是一個大隊伍，這樣的一個隊伍，在白天走過鄉鎮時，已經覺得是有點招搖，何況是敵人四佈的鐵路公路線呢？這是萬萬不行的。所以我們在路上就把我們的隊伍分爲三組；第一組是我們參政員和女同志及其他隨從員等，第二組是行李和押運員，第三組是各機關的公務員和其他的同志。我們決定在晚間偷過鐵路公路線，並且把一二兩組合併一同過去。在離湘桂線約二十餘里的地方，有一個廟宇名叫永興庵，這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在那天走了六十多里，時近黃昏，纔到此廟。廟內空無一物。我們把我們帶來的食物如罐頭之類，拿來充飢，熱水是沒有的，老百姓簡直找不到。我們坐在廟裏，等着我們派出去的探子的回音。一方面我們把我們的轎子折下來，準備叫轎夫扛着走，我們自己是要走路的。一方面我們都改穿黑色短裝，便於行路。那晚的月色尚好。大約在十二點鐘左右，探子回來報告，前面無事，我們可以馬上動身，我們爲愼重起見，又把隊伍分爲四組，十餘人一組，每組前面有一個領路者，遊擊隊則分佈前後照顧，但是他們言明，只允把我們送到離鐵路半里處就要回去，我們自然也不能勉強他們。

牽裳疾步狼狽不堪

我們走的時候，遵照領路者的指示，一聲也不敢響，誠所謂人啣枚，馬疾走，有時聽見遠遠的犬吠聲，神經也就緊張起來，深恐被敵人或漢奸們發覺。從十二點到一點鐘，月色迷矇，雖然是阡陌小徑或是山坡斜道，還覺辨得清。到了一點以後，月亮西沉，我們旣然路生，又看不見，只好後者牽着前者的衣裳走，我的前面是鐵夫兄，後面是黃太太。忽然間只聽得嘩喇一聲，黃太太不見了，我不解何故，叫鐵夫兄停着，低身一摸，纔知道黃太太跌在一個高壠的田裏。適逢這田裏有水，我摸着黃太太的手，提她上來，但是她身體很胖，我牽她不起來，只好叫鐵夫兄幫忙，纔把她扶上來。她雖然滿身泥漿，走起路來嘁嚓地響，我還是叫她牽着我的衣裳跟着走。不料還沒有一刻鐘光景，又是嘩喇一聲，前面的鐵夫兄又不見了。這次鐵夫兄跌下去的地方，却與黃太太不同，並不是田裏而是一個山裏的平坡，坡面很低，我在黑暗中無法摸到他，好容易找到他的兩個侍從把他攙扶上來，然後再牽着走。像這樣跌倒的，很不乏人，聽說夏氏姊妹跌得最厲害，略有輕傷。幸運得很，我總算脚步還穩，沒有跌下去。像這樣的黑摸，又走了一個多鐘頭，沿途除在一個森林裏稍爲休息外，一下也不敢停留，並且還走得特別快。大概是在一點半鐘光景，我們到了離鐵路線只差半里路遠近的一個小山的涼亭內，自衛隊細聲地告訴我們，他們要走了，只說一聲他們就不見了。

三車敵兵突如其來

我們仍向前走，不料眞正湊巧，世間上萬一的事，居然碰到我們的頭上，我們僅僅只走了一百碼左右，忽然前面公路上有嗚嗚的汽車喇叭聲，連叫兩聲。在這萬籟俱寂，荒山小徑的場合裏，又是在這樣一個緊急關頭上，這種年餘沒有聽過的聲音，令人聽了，使我每一個血管都沸騰起來。我們大家站着不敢動，朝前一望，恍惚看見公路上遠遠地有汽車燈光，有些人嚇得蹲在地上，氣也不敢喘。瞬息間前面來了一個黑影，一個躲在鐵路旁邊的探子走來報告，說我們今晚無論如何不能過去，因爲三輛卡車滿載敵兵，這個時候忽然停在這裏不前進了。據說這條小徑靠鐵路處，只有幾棟房子，敵人從來不停留的，不料他們近來怕盟機轟炸，夜行晝伏，恰巧今夜車開到這裏，不再走了。我們經低聲商量下，覺得這樣的大隊伍，要想偷過去，實在是一樁過於冒險的事情，因爲敵人的哨兵時刻走動，要是被他們發覺，任意開鎗打死了一個，那就會影響全體，所以我們決定退回去再說。

在森林裏倒下就睡

這時後面的人又陸陸續續的到了，路窄人多，擁擠非常，又不敢高聲說話，只好輕輕地傳過話去，把後隊改爲前隊，前隊改爲後隊，照原路退回去。可憐我們走得旣疲倦，又害怕，不得已，大家垂頭喪氣地仍是黑摸，回頭走去。我們走了約十里路的光景，天色稍爲有一點點微光，看見到了我們先前來時休息的一個森林裏，大衆都感覺得十分疲乏，就想在這個森林裏歇息，有些就倒在地下睡覺。可是森林裏面有一個小村莊，從一個小屋子裏走出兩個老者來，他們說我們不能在那裏停留，要我們立刻走開。我們問爲什麼原故？他們說因爲敵人時常淸晨到這個村莊來打鬧子，找小菜吃，像我們這樣的大隊伍，是絕對不可須臾留，一留他們怕受連累。我們問：我們究竟可以到那裏去纔能安全？他們手指着遠遠的高山說只有上山。但是我們的疲勞，無論如何，是要暫時休息的，他們仍然堅持不行，後來由鐵夫兄的侍從說出鐵夫兄的名字來，那兩位老者聽說是劉總司令到了，他們就立刻現出鄉親的態度來，請我們到村莊裏面去喝杯茶。原來鐵夫兄在抗戰第一年，曾經担任過江防總司令，祁陽人民都曉得，對他表示無限的崇仰。這次的偶爾聽見他本人到了，所以就有這樣的態度。

到達一個安全村莊

但是我們進屋後甫經坐下，那兩位老者就講，這裏還是不能稍留，

必須躲開。我們問：究竟要到那裏去纔得安全？他們說，可到離此村莊約二里路遠的另一個大村莊上最安，在那裏敵人是不會去的。我們深爲詫異，問爲甚麼這個村莊不安全，而那個大村莊反而安全呢？老者回答說：這是因爲那個大村莊的居戶每天都送粮食到僞維持會，再由僞維持會轉送把敵人，敵人於是在那個大村莊門口貼有告示，不許任何敵人進去騷擾。但是這個小村莊沒有這種貢獻，所以不能得到敵人的保護。我們聽了，就請老者帶路前去那個大村莊，老者另外找了一個人爲我們帶路去到那個大村莊。我們的大隊人伕就向那裏走去，果然不到兩里路遠近，找着山後一個大村莊，我們在那個村莊門口，看見敵人所貼的告示，赫然在目。我們走進去，大家的心裏纔覺得安定，然而人極疲乏而又饑餓，隨卽請主人家煮了兩大鍋稀飯充飢。飯後我們商量究竟如何過鐵路線？還是白天過去，還是等到夜間再試？我主張先將轎夫遣散，減少人數以免惹人注目，結果是二十四名轎夫全行退掉，挑夫則行李集中，每人挑五十斤左右，另加力錢，減去三名，只剩七人。這樣一來，我們的担負，似乎輕鬆得多了。經過相當時候的討論，我們決定我們在白天化裝過去，挑夫和行李，則由押運者晚上偷過去。

化裝求雨過警戒綫

恰値這時，僞維持會的會長被探子找來，他也是崇仰鐵夫兄的一個當地領袖人物。因爲他提起當地久旱，敵人會迎神入城求雨，我們於是想了一個迎神過鐵路的方法來，我們决定大家化裝過鐵路線，一面叫僞維持會會長告訴敵人，我們是當地的良民，特爲到這邊廟裏來接菩薩過去求雨。本來離這個村莊不遠處有一個廟，當地的民衆都幫我們的忙，有二十餘人願和我們一道過去。我們於是就化起裝來，但是第一個問題，就是要將頭髮解决，一個理髮匠把我們的頭髮立刻剃去。我們都改穿短裝，在村子裏買了一些破爛不堪的衣服隨時裝扮起來，雖然我費了不少的時間找着一套合身的農裝。鐵夫兄裝做一個提籃子放爆竹的人，我和松泉、春帆兩兄都手拿香合着掌裝做香客，女人們都把粗布手巾圍着頭裝做農婦，還有些公務人員打鑼搥鼓。我們定正午過後出發，約摸在正午光景，遠遠有鑼鼓的聲音，隨後菩薩的轎子出現了。一班鑼鼓在前，一班鑼鼓在後，我們就夾在當中，或前或後。僞維持會會長當先招呼這個隊伍，可說是浩浩蕩蕩，鑼鼓聲和爆竹聲鬧得震天的響。一行人衆走了十餘里地，就到了鐵路和公路線，這兩條線是平行的，相距不過十幾丈遠。當我們走過鐵路線時，同行的人都低頭拈香，默禱着莫出亂子，我却不怕，舉目四望，見離我們不到一百碼的一個鐵道附近的小屋子的前面，站着兩個日本哨兵，向我們注視着，嘻笑着，但是並沒有阻攔我們。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安然地過了湘桂線。灣過一個小山之後，我們稍許休息一下。我在這時纔有功夫走到菩薩轎子面前，看看裏面究竟是個甚麼菩薩；我朝裏一看，你說是誰，原來就是求雨有名的齊天大聖孫悟空，一個矮小而又烏黑，不到三尺長的木偶端端正正地坐在裏面。衆人都說大聖有靈，已經安安靜靜的保佑我們過了鐵路公路線；松泉兄尤其高興，他大聲地唱起歌來。

至誠感格果降甘霖

僞維持會會長匆忙的走過來，阻止他，並且說，這裏還沒有脫離險境，因爲在這裏，有一個七寶山，相當的高，可以看到附近周圍四五十里路以內的動靜，敵兵佔據這個山，築有工事，他們現有六七百人守住此山，往時常至千餘人。我們須要抑制情緒，走出敵人視線之外方算安全，否則他們派幾十個兵來追到我們，盤問出來，仍不免於危險。我們經他這樣一說，神經重復緊張起來，立起來繼續走去，行行重行行，雖然覺得疲乏異常，仍是無法。最苦的是沿途沒有人家，沒有水喝。有時經過一個小小村莊，有些人看見我們迎神求雨，信以爲眞，他們提一桶冷水和兩三隻粗泥飯碗來慰勞我們，這個眞是無上的慰勞品。大家爭先恐後地搶着喝，深深地感謝他們，他們還說我們眞是做好事，爲民求福呢！這天下午，我們走了四十餘里，一直走出了敵人的視線之外，才敢停足。有些人誠是疲乏極了，特別是女人們，她們有時坐在路旁哭，幾

經催促後纔勉强前進。差不多走到日落西山，到了張伏生支隊長的所在地名叫流霞村，我們纔算是脫離險境，然而大家已經是走得精疲力竭，不能動彈了。在這個小鎮上，張伏生支隊長見着我們，就說這裏不能停留，因爲早兩天此鎮還被敵人打鬧子，這兩天附近的敵人又增兵，我們必須要走到他的司令部去。我們說，無論如何，我們當夜是不能再走的了。首先我們飢腸轆轆，必須吃飯，飯後卽倒枕睡去。不料那晚，天竟傾盆大雨，我們的求神，居然弄假成眞而顯靈了。翌日淸晨，張支隊長就來了，因爲要避免外人注意，他特別引導我們從旅館後門出來，再由後面一條小路上走到他的司令部去。可是一夜的雨，把路基濕透，走小路須由田隴中穿過去，實在難行，而雨又是繼續的下着。只有五六里路，我們竟走了一個多鐘頭，纔到他的司令部。全身都濕，行李未到，又無衣服可換，只好燒火烤着。不料這時松泉兄和夏小姐都生病了，幸虧我們沿途帶有藥品，一面給他們丸藥吃，一面計劃繼續前進。在這裏我們等了一天，我們的行李和押運人員也於大雨中趕到了，再休息半天，仍復繼續我們的行程。

戰俘氣餒意志銷沉

從流霞村出發，我們走的是崎嶇的山路，過的是冷落的村莊。加之前面戰事正殷，我們須要提防隨時與敵人遭遇，尤其是過大路的地方，所以我們在這一段路上，夜間行路的時候較多，這就是小說上所謂晝伏夜行了。中間有一處令人回憶不忘的，就是祁東自衛區王副總司令壯白處。司令部設在小沙子舖，裏面有五位盟友，還有由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畢業的一位朱先生充翻譯，他是朱成章的兄弟，我們談得很合式。王副總司令的慇懃招待和幾位盟友坦白爲公的態度，都是值得回憶的。再有一次，在我們經過一個支隊部離前線只有一里遠近的地方，我們聽見有許多戰俘剛被遊擊隊捉到，據說態度非常倔强。我們發生興趣，叫遊擊隊員把其中的一個帶上來，和我們談談。春帆兄會講日語，請他直接和他談話。當他站在我們的面前的時候，他一言不發。春帆兄用日語對他表示同情後，他纔說他年廿八歲，在大阪開皮鞋店，他的父親是中國人。我們問他爲甚麼要和中國打仗？他的答覆是很奇怪的；他說他們是和美國人打仗，因爲我們幫助美國人，所以他們纔和我們打。經春帆兄告訴他，東京、橫濱、大阪、神戶等城市統通被盟機炸毁之後，他說：「你們是偉大的中華民族，我們日本人還要你們大中華民國國民來保護我們呢！」從這一點，我們就知道日本士兵厭戰和自餒的心理，他們的潰敗是可指日而待的了。

看見國軍英氣勃勃

我們的行程，直過資水而達金鉼寺，始獲完全安全，因爲在這裏已入王耀武將軍的防地了。我們在資水東岸遇見了一隊服裝整齊而又英氣勃勃的隊伍，遠遠看見，起初還疑是敵人，後來纔發覺是國軍，心中誠有說不出的興奮和愉快。這是一則因爲年餘來我們在淪陷區裏沒有見過正式的國軍，二則王將軍隊伍的精神和裝備，確足驚人。於是我們放心了，大胆地前進，渡過資水，以後就由王將軍派兵護送，沿途欵待。到洞口，我們和盟友談得很融洽，他們派他們作爲交通工具的唯一的一部吉普車把我們送到安江，安江歇宿一宵後，再乘大卡車至芷江。

我們於七月四日抵芷江，參政會會期是七月七日。我計算乘機去渝，自然來得及；但是不幸最後的一架接參政員的飛機，已於三日飛去，我於是不得不另外設法了。經我打聽後，知道由芷江逕飛重慶的飛機是沒有的，中航公司沒有機，只有美國航空隊的運輸機可坐，還須先飛昆明，再轉重慶。松泉兄在航空界是老資格，我於是和他去見航運隊負責人，盟友對我們很客氣，馬上就答應了。不過我們一共只有八個人坐飛機，我和鐵夫、春帆兩兄、鐵夫兄的祕書劉君，松泉兄、黃太太、並夏氏姊妹；其餘的人和行李都坐汽車到貴陽轉重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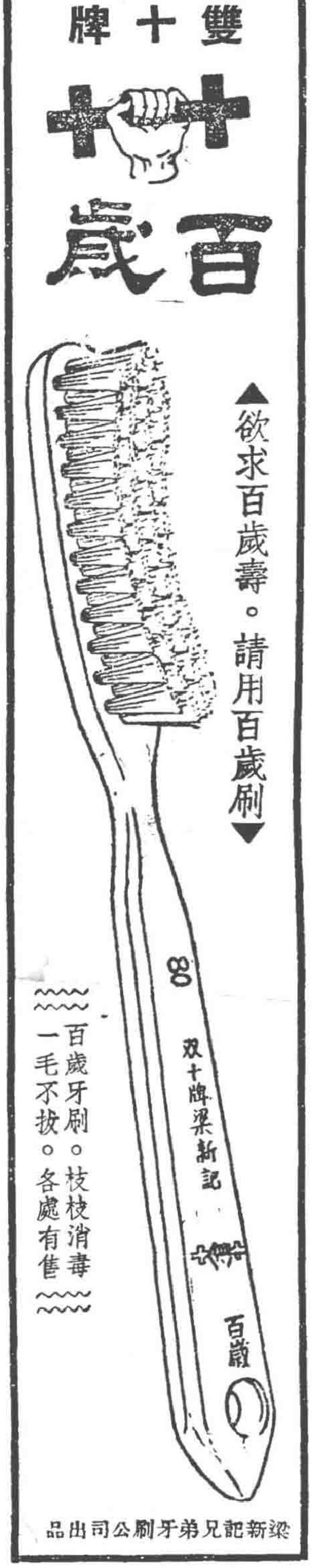
中美精誠合作精神

在芷江，還有一件最值得紀述的事，就是中美合作的精神。當我和

松泉兄去到美國航空隊總部接洽的時候，他們聽見我們談到由祁陽經過，又遇見韓雷的一段新聞，他們感覺得非常有趣。因爲他們正要找出這條到掛榜山的路徑，所以就請我們到他們的作戰部去。一進門，兩位穿制服的美國朋友把門關上，囑咐外面的人，任何人不得入內驚擾，這時天氣又熱，他們把咖啡和點心擺好，請我們一面吃，一面找我們這次由祁來芷的路線。他們把湖南縣市鄉鎮的地圖拿出來一共有尺多厚，每個小市鎮每個鄉村都有一個地圖，但是全係英文的。這次我們的來路雖是走過，然而小地名甚多，何從記憶，而況且他們用的，均係英文拚出來的名字，要一下子找出，誠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我和松泉兄差不多費了兩小時的辰光，纔把這路線找出來。他們最注意的，就是七寶山，因爲這山上有敵人駐紮，他們決定把敵人和敵人所做的工事炸毁。他們肯定的說，翌日卽派偵察機先去拍照，後天就要把牠夷爲平地。我們看時候已過三點，就向他們告辭；不料走過另外一部門叫作神經作戰部的時候，又被兩位盟友阻住，他們也請我們進去坐坐，說要我們幫忙。我們走進去，一看有兩間房通聯着，長約五丈，寬約兩丈有奇，牆壁上滿掛着宣傳品，都是日文報紙、標語、圖畫一類的東西。他們問我們可曾在路上看見過這些宣傳品，我答應有些看見過，有些沒有見過。我一看日文報紙是祁陽日軍司令部發行的，上面載有東京、橫濱被炸和某戰場日軍退却的消息，據他們說，這是模仿祁陽日文報紙印出來的，裏面的消息都是眞實的，眞正的日文報紙則全載皇軍如何勝利的一類純粹揑造的假新聞。他們把這種報紙設法散送到日兵的手中，使日兵得知其國內外眞消息。他們還問我們沿途看見有甚麼特殊的印刷品可供他們的用處。我告訴他們我在祁陽某村莊上所看見的一張敵人的告示，他們隨卽詳細問明紙張的質料、大小、顏色、樣式、字體，一一寫下來，我想他們又將如法泡製，用作一種宣傳品了。他們做事的精神，誠足欽佩，我們可說是望塵莫及咧！他們得到滿意答覆之後，才把我們放行，用吉普車送我們回去。

小西遊記圓滿結束

芷江的盟軍空運機，差不多每小時都有飛昆明的；但是我們八個人却等了四天纔坐着飛昆明的運輸機，這是甚麼原故呢？這是因爲我們八個人要同行，必須要有八套降落傘，在一個運輸機上要找八套降落傘，在那時是不易找到的。等到我們找到起飛時，已經是七月七日的下午了。我們乘機三小時，卽抵昆明。在昆明又以辦乘機手續的原故，滯留在空軍招待所前後共五天，一直到七月十二日纔乘中航機到達重慶。這三十三天西行的苦難，總算是功德圓滿而抵達目的地了。我的一部小小西遊記，也就如此結束了。



杭州探春記

本誌特派員陳其英

記者於三月二十九日再度赴杭，至四月三日返滬，在杭僅半日下雨，餘均晴天，杭市突現繁榮活躍，與二個月前所見相差甚遠。

八年來在敵僞封鎖下，靈隱、天竺、蘇堤、白堤、江干、虎跑等處，均有敵人警戒線，不易通過；如貿然步入警戒線內，卽遭槍殺。甚至欲在湖上蕩舟一次，須經過種種麻煩，請領准許證，遵照其不合理規定。因之，游人裹足，湖山勝蹟遂日埋沒于荒煙蔓草中。勝利以來第一個春天到後，霪雨連綿，竟至一二個月，大好春光，沈浸在雨裏；道路泥濘，實在行不得也；人們每日聽着潺潺雨聲，意趣早已闌珊，冒雨出游的，實至少數。除雨傘業外，杭市一般的人，莫不愁眉苦臉，尤以各寺的和尙，更垂頭喪氣，天天念阿彌陀佛，掛牌求晴。陽光終於出現了！久雨之後，人們深深領略了雨的滋味，於春陽倍覺可愛，遊人香客紛來疊至，湖濱公園至蘇堤孤山一帶尤見熱鬧，穿簇新春裝的紅男綠女，和古香古色的香客，相映成趣。

扁舟一葉

～～波光無限蕩漾～～

遊西子湖最適意而經濟之代步，當然是坐船。前時坐一二十人的大花船，既笨拙進慢，又妨礙視線，經逐漸淘汰，所存無幾。現時的游艇，僅放兩張沙發式坐位，中間設一小桌，放置茶壺茶杯，前後爲船伕蕩槳地方。上面僅掛布蓬一張，眞正簡單整潔而舒適，記者與友人共乘一游艇，游了大半天。自湖濱公園出發，湖面打撈得十分明潔，水平如鏡，船伕輕輕撥槳前進，波光無限蕩漾。游艇划經湖心亭，小瀛洲、三潭印月、阮公墩，至孤山平湖秋月一帶，湖中倒影較原來景物尤美麗動人。前時桃紅柳綠的蘇堤，在這時節，本是「隔枝楊柳隔枝桃」，但所有桃樹早爲敵軍砍盡；據聞敵人所另改植的櫻花，又於勝利後爲市民所全數拔去；現時祇餘疏落楊柳，千條萬縷搖曳於春風中。

斷橋殘雪碑亭旁之前導游局殘斷房屋，現在趕工修理，最近將恢復前時朱闌亭榭之勝概。孤山北麓的放鶴亭和西冷橋側蘇小墓，是最近修葺，煥然一新。跨虹橋旁曲院風荷，僅存遺碑而已。

寶石山及保俶塔全貌



碧血丹心

～～熱淚憑吊精忠～～

西湖勝蹟以八年失修，多半殘破；惟以岳廟爲最完整，並無破壞之處。當遊艇穿過跨虹橋，望見岳湖北岸巍巍屹立着「碧血丹心」石牌坊，誰都肅然起敬。岳廟之莊嚴宏麗，爲湖上一切廟宇之冠。蔣主席于二月間來杭，卽首先瞻仰岳坟。向來遊湖人士當到了岳坟，往往由欣賞湖山心思，轉爲敬仰忠烈熱情。記者此次再度進岳坟時，適見盟友多人，由導游者講述故事，均肅然致敬。盡忠報國，感



岳坟之盡忠報國石碑

人之深，可見一般。記者出坟後，即乘車至仙姑山，遊覽萬字草堂，櫻桃花燦爛，甚可觀！入淸漣寺，玉五泉色大魚仍甚多，鐵月廊可品茗觀賞。寺前本有一池，抗戰前已由市府闢爲游泳池，現再修葺中。

九里松現已無松；「雙峯插雲」仍存碑亭，在此瞻仰雙峯，適有白雲層層，啓人遐思。合澗亭、龍泓洞、飛來峯，冷泉亭等處，均無何變動。雲林寺大殿仍如前時一般，惟梵香閣，伽藍殿及寺屋數十間均遭敵軍焚燬，成爲一片瓦礫場。

韜光夾徑竹林及繁茂樹林，均遭敵軍砍伐殆盡，現時路徑兩旁雖新栽松苗，已無前時幽邃景緻。北高峯纜順朝雖存在，惟較荒涼，三竺中，以下天竺寺廟尙較完整，中天竺次之，上天竺破壞過半，路又坎坷不平，遊人甚少，香客仍絡繹不絕。

烟霞闃寂

～九溪流水淙潺～

記者曾予本年一月底由江干區轉入南山區，此次又由南山區轉入江干區，足足各花一整天功夫，重要勝蹟大部份都遊覽過了。錢王祠現仍駐軍隊，遊人未能自由遊覽，柳浪聞鶯，僅存一石碑，殘柳數株，已掀不起浪，無鶯可聞；淨慈寺尙大部份駐紮軍隊，具有規模的防空地下室現在巳封閉起來。南屏晚鐘祇可想像，雷峯夕照遺址，聊供憑吊而已！石屋嶺大仁寺與石屋洞軒敞虛朗，寺內花卉繁茂尤以牡丹爲最，現尙含苞待放。水樂洞前房屋全爲敵軍所毀，洞尙無恙，穹若大廈，潔淨可愛。烟霞洞本爲西湖最大之洞，古蹟最多，風景最幽。洞口晉代石刻，尙幸存在；但洞口爲敵軍建有防禦工事，尙未拆除，未免妨礙觀瞻。烟霞嶺上臥獅、吸江、陟屺諸亭破爛不堪；洞旁淸修寺，現竟無人淸修，荒涼尤甚！南高峯上寺廟破壞不堪，遊人幾乎絕跡。雲棲的夾道修篁，理安的參天古樹，全被敵人砍去，景象全非。九溪現時剛恢復一涼棚可以品茗，此外無可觀覽之處；惟由九溪發源之楊梅嶺的楊梅塢，經淸灣、佛石、小康等處以達徐村入錢塘江，小徑曲折，峯巒夾峙，杜鵑花紅如火，流泉淙潺，實至幽麗，記者與友沈君安步流連，且談且覽，所得意趣，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葛嶺朝暾

～紫雲峭聳嵌空～

記者此次又花了五六小時功夫，再遊北山區諸山洞，淸早即至葛嶺最高處的初陽台觀日出，抵達時雖紅日巳上三竿，惟雲霞映托，光芒四射，湖山更增光輝。隨至寶石山瞻仰保俶塔。下山至斷橋時，適有永華公共汽車即乘至岳廟下車，緩步上棲霞嶺。嶺巓妙智寺側棲霞洞，穹然如夏屋，涼風沁人。棲霞五洞以紫雲洞最奇特，峭聳嵌空，石色如暮雲凝紫，陰涼澈骨，從洞下級二十餘，豁然若堂，內外明朗。沿壁前進，洞內又有洞，削壁中有泉至淸澈。洞旁法雲寺榜題：「紫雲洞天」四字。金鼓、蝙蝠等洞無何特異處。黃龍洞雖不甚深，有粵人由羅浮來此修道，建築廟寺，與種植花卉，佈置亭台，景遂較幽勝。一部份廟屋近爲杭州蠶桑職業學校所借用。彌陀寺現仍駐軍隊，彌陀山路被隔絕，無從登臨。錢塘門外昭慶寺原與雲林、淨慈、聖因爲四大叢林，寺貌甚宏麗，環境甚淸幽，勝利後爲日俘集中營，現又爲軍隊標封，指定爲某部隊駐紮，香客遊人故不得進入。

城隍走運

～八年來最熱鬧～

在八年淪陷期間，杭州各寺廟，破壞的破壞，封鎖的封鎖，遂形成城隍山的空前熱鬧。直至現在勝利半年來，熱鬧情形仍冠各寺廟。香客遊人每日接踵而至，茶座均坐滿了人；在看走江湖賣膏藥的耍刀舞棍的又是一堆一堆的人；命相家多至百餘人，各做各的生意；攤販更形形色色，使人應接不暇。城隍山本名吳山，浙人憫伍子胥以忠諫死，立祠山上，舊名胥山。山多城隍廟，故俗稱城隍山。其南七寶山絕頂之大觀台，原有坎卦壇雖被敵人所毀去，形勝仍存；為城中觀潮最佳處，前江後湖，盡入眼底。金主亮詩：「立馬吳山第一峯」，即指此處。

吳山僅個把鐘頭即可遊畢，除品茗外，並無何流連之處。記者隨至萬松嶺轉鳳凰山，憑吊五代故宮，亦無特異可述之處。



中外人士展謁岳坟

刼後湖山

〰〰旅遊注意之點〰〰

記者本年來杭兩次，共計九日，大部份重要勝蹟，可說遊過。惟覺今日之情形與戰前不同之處至多。茲將旅遊應注意之點概述如下：

（一）遊覽時間　欲遍覽整個湖山，當然需要十日八日；但以復員不久之現在，若干過于僻遠地方，仍不免荒廢。梅花時節已過，西溪可以不必去；九溪十八澗在路橋未修理以前，亦可以不去，以省跋涉，現時以湖中、孤山、北山等區最適遊覽。如泛舟遊覽湖上及沿湖濱諸勝，盡一日時間已足；如僱人力車或三輪車遊北山區玉泉、靈隱、天竺、韜光，盡一日亦可；若分兩日則綽綽有餘，可遊寶石、棲霞、紫雲等處。至南山區連江干區如時間支配得宜，可盡一日時間遊六和塔、虎跑、龍井、石屋、烟霞，以至淨慈諸勝。若延展為二日，尤見從容。

（二）食宿方面　現時杭州旅館時告客滿，欲找一間房間實至困難；在未來杭之前，須先託定房間，以免臨時無容身之地。至食飯方面，隨時有菜館酒樓本無問題；但現時物價波動過劇，在點菜時應先問明價格。如喜杯中物者杭州有一種酒店，以賣酒為主，並售下酒小菜，較物美而價廉，于時間尤經濟。

（三）行的方面　小汽車不但價昂，且不易租到；人力車三輪車價亦至昂。現時有市區公共汽車往來拱宸橋三郎廟，永華公司公共汽車往來迎紫路靈隱寺間，不妨採用，以節省時間及財力。若干山徑地方；以安步較有意趣，此須視遊客之體力如何而決定。

最後附帶聲明：本社杭州分社為服務遊客起見，可以代僱汽車，游艇及三輪車；並代售杭州有名特產。給予遊客以種種便利。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衡陽武昌七百里

此文銜接上期「踏着戰跡歸來」

潘泰封

粵漢路遍體鱗傷

出衡陽到長沙，公路鐵路水路都可以走。公路因爲修復不久，路面特别壞，一百七八十公里的距離，汽車起碼走二天，目前是由川湘公路局的客車在行駛。水路是沿湘江下駛，如遇順風，四天便可到達，否則五六天也說不定。包船的價格，每艘三萬餘元，有五六人可載，行李儘你帶，所以行李多的人，多湊起來向船行包船。所謂船行者，本身並沒有船，他只是介於旅客及船家間的居間人，他收客人三四萬元錢，扣下了幾千乃至萬元，把餘下的交給船家，無形中給船家來個大大的剝削，這也是一種極不合理的惡習。鐵路上沒有火車，經常在通行的是軌行汽車，早上九點從衡陽開出，下午四五點鐘便可到長沙東站了。

長沙有水道通漢口，那便是由湘江入洞庭，轉入長江的一條線。目前在這條航線行駛的輪隻，有川湘公路局濱湖業務處，蘇浙皖輪駁事務所和湘西航聯局三家，所以班期很多，他們對於旅客攜帶行李重量，並無限制，旅客出了七千六百元買了張客票以後，再用同樣的數目，買只舖位，便可把所有的行李裝上去了。不過全程須走五六天，如果想急於趕路的旅客，自然覺得不經濟，那末你只有再坐二天到達的軌行汽車。

軌行汽車就是日本人玩的花樣，當他們侔進湘桂以後，爲了軍事上的原因，必須維持粵漢路的交通，但沿途的大橋很多，經過歷次破壞，既無法在短期內修復，要通行火車，自所不能。因此，在沒有辦法之中，便把軍用卡車，去了車輪上的橡皮圈，擱上軌道，後面再拖上三四節特製的小車廂，仍照火車的辦法，來回行駛，遠看過去，眞有些像玩具或模型。

軌行汽車現分慢車和特快車二種：慢車僅限於區間，只是在卡車後面拖三節平車，在開車前買票，無須登記。特快車行駛於衡陽武昌間，有車廂，裏面放長條木凳，有號碼，每節限坐四十人，行李放在凳下，所以每人祇限十五公斤，然而在上車之前，根本沒有過磅手續，所以稍稍超過一點，事實上也有通融餘地，只不過你的凳底下，能不能容納罷了。搭這種車，須預先登記，等到車站上公佈了你的登記號，才可購票登車。

是一個久雨初霽的早上，我和老佘從迴雁塔的寓所渡江到了衡陽東站。東站本是粵漢路最漂亮建築物之一，而今外表依然巍峨，內部却被戰神撻得遍體鱗傷了。

初次和軌行汽車見面，未免有些新奇，想不到兩種截然不同的交通工具，這時竟併了家！站上簇立着一大羣旅客，似乎和我們抱同感，指手劃脚的在談論，有的說，汽車爬上鐵軌不算希奇，美國人的水陸兩用坦克車還能入水，還能上天空哩！於是又有人說：美國人聰明，會創設，日本人笨做，會蠻幹，我心裏暗想：那末我們四强之一的中國呢？我們自重慶來，一路上坐的是美國車子，今天又換上敵製的汽車，坐來坐去，都是人家的東西，眞可憐！

軌行汽車的司機是日俘，在黃呢的皇軍制服上，有塊白布臂章套着，外貌是循良了，在我們候車的半小時中，他們始終不離那輛光頭的卡車，默默然不作一聲。在這條路上，留用的日俘相當多，差不多機務是清一色的由他們担任，車務也有很多人，在我們由長沙到武昌的一段，有幾站的站長，還是由日本人担任，他們的臂章上，還是寫着「驛長」二字，這眞是太刺激了，我們以前的鐵路員工，究竟到那裏去了？

衡長全程一百九十三公里，地形仍爲丘陵地帶，沿途並無高山大嶺。剛下過幾天雨，今天太陽又露出臉來，野外的景緻，雖不像春光的明媚，然而紅泥土和一簇簇的樹叢綴合起來的畫面，格外顯得清新。湘江伴着鐵路，曲曲彎彎的北去，有時近在眼前，有時遠遠躲去。就近處來說，在漣漪的江面上，白帆點點，冉

冉而逝，偶而有一羣水鳥，撲翅而下，一翻身，又疾飛而上，看她們逍遙自然的樣子，眞像是自由天使。過淥口，開始踏入湖南的心臟，曠野逐漸平坦起來，眞田光禿禿地平舖在原野上，村落疏落，雞犬相聞，人工開濬的汊港，像動脈一樣散佈在田塍間。

由長沙北行，起初則丘陵起伏，野外風光，和衡長間相仿。直到湘鄂之交，才逐漸變化，山巒一座連一座，田疇和村落，也慢慢地減少。洞庭湖邊上的草原，百里不絕。這時候，湖水早已乾涸，只有遠處的長江，獨自在天邊閃着白光，三四民船，張着滿帆，露出幾點舟影而已。從羊樓司進入鄂境，上坡路很多，沿途荒山寂寂，人烟顯比湘境爲少，舉目窗外，頗有淒涼之感。

沿途所有行道樹，槪被日人砍去，本來是濃蔭夾道的好風景，現在是赤裸裸的只賸路基和路軌了。車站也什九受過戰神的摧殘，雖然接收已經好幾個月，但是爲了經費的支絀，至今還沒有修理的模樣。最觸目的是日本人留下來的碉堡，差不多每一個車站每一座橋邊都有用磚瓦砌成的障礙物，四週都圍着有刺的鐵絲網，想當時他們蹲伏在裏面，戰戰兢兢地防備我們的游擊勇士去襲擊的情景，不禁對於這罪惡的堡壘發楞。耒河、洣河、淥水、瀏河、汨羅江、新牆河上幾座大橋，是這一段路上有名的大工程，沒有客氣，中美的神鷹飛虎部隊，都把它們炸得肢斷體裂了，在橋二端，還有許多炸彈坑沒有塡平，且讓它們留着吧，或者進一步再用竹籬圍起來，好替神勇的空軍，留下些戰蹟來。

大橋既經炸毀，在目前情形之下，簡直沒有辦法重建起來，只好借重便橋，勉强通車。那條最長的洣河大橋，因爲河面太寬了，便橋的載重量，僅僅能夠容納三四輛空車通過，因此經過這座橋時，旅客們都下車步行，我嘗數着脚步，從橋那頭到這一頭，足足有六百多步。

一手破壞粵漢路秩序的日軍，還有十萬多人遺留在這條路上，長沙北七十華里的橋頭驛，是他們的總部，敵酋坂西一良軍團長就是駐在那裏，他還有勤務兵，還有漂亮的會客室，和辦公室，雖然氣燄全消，但究不比那般踽踽於鐵路旁邊替路局拾柴作燃料的小兵那樣蹣跚可憐。衡長公路也由日俘修理，有時候從軌行汽車上望到那班作工的俘軍，全是沒精打睬的樣子，老百姓在他們旁邊走過，他們也知道乖乖的讓路了。車中同伴，遇到這種場合，又找到的談話資料，在談笑一陣之餘，大家都感到勝利的愉快。在我們歇宿的臨湘縣，有人告訴我們，那裏本國居民，只有二百多戶，俘虜倒有三四千，他們常把上面發下來的香煙雜物，賣給中國人，得來的錢，全都用來買魚買肉，甚至很多人已把冬大衣賣掉了。的確，沿途吾們曾看到很多日俘，衣服穿得很薄，坐在人家屋檐下曬太陽，他們那種圖一時舒適的個性，似乎可爲他們貿然發動侵略戰爭的眞好說明。

衡陽至武昌七百餘華里間，所看到的景像，只有「慘」和「恨」二字，足以形容旅客們的心情。

沒有被砲火毀滅掉的長沙

經歷過四次會戰，二次大火的長沙城，在沒有蒞臨以前，以爲一定毀壞得和衡陽差不多了。事實上，這臆想是錯誤的，長沙城內外的斷垣殘壁，雖仍觸目可見，但是所有主要的商業區，差不多已經恢復十之八九。我以前沒有到過長沙，初臨此地，看到八角亭坡子街那一帶的崇牆大廈，和湘繡莊鞋帽店外面所懸掛的斗大市招，深深感到長沙的氣派，的確非衡陽可比，加之因爲省會關係，就是沒有商業的培植，單憑數百年的政治薰陶，也足奠定長沙城深厚不拔之基，因此，殘酷的戰爭，無情的縱火，雖然幾次侵入進來，但究竟毀滅不了長沙。我嘗譬衡陽爲暴發戶，其興也驟，其衰也亦速，長沙則不然，他是個敗落鄉紳，靠者祖德餘蔭，一遇突然來的襲擊，雖或一時抵擋不了，然而過了相當時日，它的潛在力量仍然會把她迅速地恢復過來，卽使不然，她的深厚蓄積，也不會一下便毀滅淨盡，像衡陽那樣地慘。

我在長沙共住六天，六天之中，接觸的人不在少數，深覺外省人在此地的數目，遠不如渝昆筑等地之多，酒樓館店，街市風光，全是湖南情調，不像別的西南都市被外省人攪得一些沒有特點可尋。這種情形，顯然還可繼續下去，因爲在最近的將來，自西南移來長住的，一定是流亡多時的湖南人，外省人來到此地，不過是過路罷了。

長沙的大商舖，都有着一個龐大無比的大門面，外面的招牌，每字足足有二尺見方，舖內儘管沒有多少貨物，但是二三間開闊，二層樓高低的店堂間，似乎是大商店的起碼條件。這種場面，在八角亭最多，那是一條商業中心而還沒放寬的舊式街道，從南門正街望過去，狹隘的路上，盡是些五彩繽紛，招徠顧客的旂幟。集中在這裏的是湘繡莊綢緞店鞋帽店等。湘繡是湖南的名產，繡工的細緻神妙自不在話下，現在這東西也不便宜了，一幅魏德邁將軍的繡像，標價竟達十幾萬元，普通裝鏡架用的花卉，也要三四千元。

五五—三二六

住在省城的人，對於吃的一道，似乎總比要外縣人來得有興趣，這好像是全國各省共同所有的習慣，長沙人也不能例外。一早起來，大小茶肆裏，早都坐滿着人，洗面吃茶進早點，都在這裏面一一舉事，直到十時以後，才逐漸散去。在午晚時間，幾家大館子像「玉樓東」等，又是佳賓滿座，嘈鬧非凡。卽是幾家小吃館子，如南門的餛飩店，八角亭的清虛閣，乾元宮的吃食攤，也都生意興隆。湖南人稱餛飩爲餃兒，餡極細，入口可吞，不用咀嚼，南門口的餛飩店，只有這「餛飩店」三個字，據說前些時有人特地題了古雅的店號，開一家大規模的點心店在那裏，結果竟門可羅雀，不得已，改了三字招的餛飩店，這才轉過濟來，這是奇聞之一。菌子和湘蓮是當地的名產，所以菌子麵家家有，白糖蓮子羹到處可吃。乾元宮爲具體而微的上海城隍廟，飯攤上盛出來的飯，都用瓦器裝置，名神仙鉢飯，它的製法是用生米加了水放在蒸籠上蒸煮而成。

街上不時見到卸除了武器的日軍，他們的外表，很露出悠閒自然之態。在湘江邊上，還有日人駕駛的汽艇，坐在裏面的也是日本人，只是插在船尾上的旂幟，已不是他們的太陽旂，而改爲青天白日滿地紅旂了。聽說在湖南境的日軍，大部份是湘桂戰爭時從東北調來的關東軍，人數大約有十幾萬人，當天皇決定投降的消息傳到後，他們都爭著拋售物資，一車一車的東西，都放在街心叫賣，因爲價賤，一般商人都趨之若鶩，譬如一疋陰丹士林布，只賣國幣一千元，因之很有一些人買進巧貨，囤積若干時，再行拋售，大發其東洋財。我們在長沙時，軍用的旭光牌香煙，還是充斥市面，足見當時存底之豐，其實這些都是中國人的民脂民膏積聚而成，現在吾們這般聰明的商人用極廉的價格買回來，作投機的資本了。

到長沙後的第二天，邂逅親戚顧俞布君，他最近在長沙搜購碑帖，因之跟他在幾家碑帖店裏走動，在那裏不時可以遇到些精品，不過破碎不全的居多數，據說長沙經過幾次兵災之後，紳宦人家流出來的珍物，着實不少，顧君從碑帖舖買來的碑帖中，就有幾部蓋有王湘綺的鑑賞圖章。這種買賣，都用銀元論價，在他們名曰光洋，光洋每元作法幣四百元計算，譬如一部曹全碑定價十元，那便是四千元國幣。除了這種碑帖店，書店也有幾家，但裏面所陳列的，全是些古老的東西，買新出版物的竟找不到一家，湖南的現階段文化，顯然和時代隔離得很遠。我總覺得一批文化人，每喜歡集中在幾個大都市，不肯向文化貧乏的地方去墾荒，多多散播些文明種子。

大火毀滅不了長沙，但是她太古老了，平靜雖然是她的長處，但是時代之輪，終不能停滯着不動的，像這樣的城市，如果再不注射些新的血液，讓她活潑起來，那麼時代之火，一定會把她淘汰的。

嶽麓之遊

十二月十日由俞布兄引導，作嶽麓之遊。

嶽麓山爲衡山主脈之首，自此綿延南亘，一直到衡陽的迴雁峯爲止。立在山巔雲麓宮上，下眺長沙全景，可謂盡收眼底，並且頗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遐想。長沙的形勢，以湘江爲主幹，城市放在江東岸，市廛萬家，衡宇櫛比，如果沒有看到她的斷垣殘壁，誰不爲之心嚮往之呢！江中浮着一線沙洲，上面盡是些洋樓綠樹，據說長沙之名，實由此而起；往日沿江一帶太古怡和等外國公司營業鼎盛時，洲上的洋樓裏面，盡是洋行大班，他們都儼然以次殖民地的主人自居，盡情享受人間幸福。江西岸則爲風景區，其實只是一個嶽麓山而已。

嶽麓上面，除了絕頂的雲麓宮，因爲敵人駐此的關係，倖得保存外，山中最大的萬壽寺——又名麓山寺，則幾全毀，我們到的時候，正在鳩工修復。此寺據說肇自晉代，後殿前面二棵羅漢松，傳爲六朝遺物，所以大門上的門聯是「湖湘第一道場，漢魏最初名勝」。大殿四壁，本有何紹基寫的碑，現在只在亂瓦中發現其二，另外還有些碑，字跡都被彈痕掩蓋得不能辨認了。

嶽麓有四墓：最上的是黃克強墓，墓道正視南方，江水流於前，城市列於左；長沙形勢，全都在它俯瞰之下。墓旁沒有甚麼名人之類的題刻，倒有一種清淑之感。次爲蔡鍔墓，墓周環繞着石欄，欄上面盡是些二十餘年前的省長督軍題讚。其旁另有一墓，爲剿共時代殉難者汪馥之墓，體制比較小些，有墓碑刊載死者的事跡，我沒有去拜讀。最下面在萬壽寺左手的是張輝瓚墓，張字石侯，也是江西剿共戰役中的犧牲者。在四墓中，以這墓的規模爲最大，墓道墓廬魂亭之屬，莫不應有盡有。碑石琳琅滿目，無非讚美他死事之烈，有一篇祭文裏，還留着「閭馮既叛……」等字樣，不免令人引起今昔之感。

在嶽麓寺西側，有井題曰「古白鶴泉」，上有一亭，有人汲取泉水在道旁賣茗設座，我們也曾於此小憩品茗，泉味頗厚，可惜茶質不佳。白鶴泉西側，隔開一條山路，崖石上刻着「第五芙嵱巖」字樣，當然，這又是導遊書上的一勝了。

山中老樹，一望皆是，最美觀的要算是楓樹，舉目仰眺，紅隆滿空，怪不得前人詩句裏，有「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的歌頌。這一帶的山景，似乎在肅殺之中，蘊畜着一種瀟灑出塵的風趣，松風瀟瀟不止，落葉繽紛，是一片初冬氣象。

山麓爲湖南大學；是純粹東方式的建築。這時候，學校還沒有從藍田搬返，一座座的校舍，靜靜地矗立在山脚下，有些毫無生氣的樣子。其前有公路通江邊，中山門復興門等作爲她的界址。據說長沙區日軍向王耀武將軍投降，就在這裏舉行典禮，所以有人建議把湖大的禮堂，即是日酋坂西獻降書的所在，改作受降堂，以留紀念。

順流東下

由萬縣到南京

還鄉記之一

趙少文

萬縣是四川一個有名的商埠，除了重慶和成都兩處都市之外，可以說是四川第三名城市了。我自從廿九年一月因廣西南甯戰局轉移的關係，奉命隨廠由柳州入川之後，棲遲巴蜀，不覺已將六個年頭，在這六年中，除了卅年間曾調重慶任職一年之外，其餘五年時間都在萬縣工作。

現在抗戰勝利了，本廠已決定合併結束，我趁着可能搭到差船之便，乃決定自已先行「復員」，呈請「勝利長假」，順流東下，一方面藉這機會流覽長江沿岸商埠以及京滬都市，一方面覺得自已離鄉已經七年！萍蹤漂泊，故我依然！在這七年期間，雖然僥天之幸，炸唔死，病唔死，餓唔死，亦飽唔死，但家鄉——廣東台山五次淪陷，粮荒災疫，交通阻塞，僑匯不通，慘災空前，一切情形變遷得太利害了，現欣逢勝利，他鄉遊子，有回鄉一行之必要，數年來荷包雖然都是空空如也，沒有「滿載榮歸」之喜，但爲着抗戰在後方工作了七年，既蒙政府發給「勝利獎金」，又給予兩個月薪俸作旅費之用，還發給一張勝利長假證明書，這樣也可以說一句「凱歌南旋」了。

五年工作的萬縣，我覺得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地方，不過西山公園的梅花，含蕊待放，鮮紅橘柑，及時上市，誓迷仙洞，以及沱口風景，天生城太白岩等林泉山景，亦足縈迴，今一旦離別，未知何日重來？不無依依之感，尤其是多年同事，舊友新交，盛筵餞別，更覺慨然感念萬端！

起程那天——十二月十一晚，蒙雅良，耀桂，子琳，仲仁兄等幾位同事親送上船，更爲感激，所乘差船係民生公司民福輪，由萬縣差赴宜昌，船少人多，搭客爭先恐後，擠擁非常！我下午六時落船，那時已無插足餘地了！同事毛君一齊起程赴滬，扶老攜幼，眷屬八人，行李大小十五件！幸得送船幾位同事的幫忙，始將行李搬運上船，東置一件西放一件，暫爲安置，惟夜間睡息地方頓成問題，毛君眷屬老幼不能無地方睡息，不得已和船上水手商量，租讓了三個床位，當「黃魚」辦，我和毛君則在船頭把行李木箱當靠椅坐，聽着西山公園大鐘樓的鐘聲，一直到天明！幸得這一夜未有落雨，風也不大，大衣和冷巾還可以抵禦風露，否則更苦不堪言！

十二日六時在晨光微曦中船離萬縣，開至聚魚河裝載軍用品，我和毛君趁這時間在聚魚河江邊茶館稍爲休息，中午十二時鳴笛開船，順流東下，船離萬縣之後，沿岸山勢漸高，一時四十分過雲陽縣，這是四川一個產鹽的地方，每年產量很多，可以供給川東和湖北一帶，對岸有張飛廟一座，香火頗盛。縣城靠山建築，四川山地，沿長江縣市大多如是。船上伙食每餐四百元，自已加菜聊可充飢，四時十分船泊奉節明晨啓行，乃與毛謝二君上岸晚餐，奉節亦名夔府，縣市不大，祗有兩條曲尺形馬路較爲寬大，街邊生菓攤很多，附近有白帝城一座，是三國時代劉先主托孤之地，離奉節城約有五里，晚餐後因時已入夜，未克登臨一覽這個古蹟，殊爲憾事，昨晚因爲一夜未睡，飯後同船即與毛謝二君把被舖打開，在船上後艙佔一席之地，三個人好像「沙汀魚」一般，胡亂睡到天

明。

十三日晨五時半船離奉節，轉灣處山頂有劉先主廟一座頗爲莊觀，闢現已改爲中心小學，過此便入「瞿塘峽」兩岸狹小，山勢嵩峙，江水曲折迴旋，山水景物，目不暇給。入川數年嘗聞四川有四大風景，峨眉之秀，青城之幽，劍門之險，三峽之奇。可惜以工作時間和經濟關係，未有機緣遊覽，今乘輪出川，途經三峽，當然不肯錯過時機，這一天陽光特別好，風和日暖有如春天，我坐在船頭行李木箱之上，飽覽沿途一切風景，可惜無手影機，未能攝取三峽及沿途景緻。經過巫山十二峯，巫峽，黃牛峽，等地方，船上水手逐一指示，所謂巫山十二峯，山峯相連兩岸對峙，山頂上雲霞光彩，燦爛奪目，瞿塘峽，巫峽，黃牛峽等處兩岸山如峭壁，有若鬼斧神工，江流至此水急迴漩，激蕩成聲，曲折處遠望，好像「山窮盡水疑無路」，但船行轉折之間，山水景物別有不同，三峽之奇，確有奇特之處，八時十分過巫山縣，城北有一山形如僧帽，矗立江邊，巫山之名大約是取名此山，過此便出四川境，十時到巴東，十二時抵秭歸，兩岸山勢亦殊雄壯，所謂「牛肝」「馬肺」俱矗立江心，不過像形而已，過青灘峽水流至急，此爲長江灘險最要地方，船行之時，動蕩不定，據船上人員說知，洪水時期輪船上灘最爲危險，附近設有灘站，輪船上灘，要賴灘站機器鋼纜之力，始能逆流而上，輪船過此，無不戒心。一時過三斗坪，這是戰時川鄂湘數省一個臨時交通貨物轉運市鎮，極一時之盛，公務人員客商來往均取道于此，勝利之後該鎮商人，均已復員宜昌，現在已今非昔比了！下午四時船泊宜昌。

到達宜昌之後，第一個問題就是要探詢最近有無差船開漢口，因爲漢宜一段交通最困難，毛君攜帶眷屬和行李頗多，如多住留一天，所費旅費不少，船泊宜昌之後，先將行李搬上放存躉船碼頭，由毛君眷屬看管，謝君上岸購辦伙食，我和毛君二人步入宜昌訪問友人探詢差船消息，幸得一位姓朱同事的幫忙，說知鴻貞輪日內差赴漢口，蒙他介紹認識他的同學那位船上管理員，格外通融准予先將行李搬運上船并在該輪艙中睡宿，明天再行補辦搭乘差船手續，於是這一天住宿問題，和行李來回搬運麻煩手續，得以同時解決，可算難得之極。

十四日晨起頗冷，大霧迷江，爲着辦理乘搭差船手續，六時起來和毛君往訪那位船上管理員，把差假證托他代爲辦理，結果得孫先生的力量幫忙，非常順利，得批准乘鴻貞差輪赴漢口，宜漢一段路程算作解決。下午和毛君逛遊宜昌各街道，晚餐後回船，因爲鴻貞差輪係決定明晨開行的。

宜昌在湖北可算是一個重要商埠，爲川湘鄂幾省客商來往貨物集散地點，水陸交通非常便利，商業之繁榮僅次于漢口，前清時闢爲通商口岸。該埠係川省咽喉地方，武漢失陷之後，敵人不惜以重大犧牲爭奪該地，廿九年六月間不幸淪入敵手，時經現在計已五年！該埠一切民房商店建築物，因戰時來往爭奪，均被燬于飛機炸彈和大炮之下！各街道危牆矗立，處處彈痕，一片戰時遺跡，殊足感嘆！當地商民現已紛紛歸來，復營商業，但店舖已無一完整，乃因陋就簡，茅舍木屋暫時做生意，此大約是戰後因材料人力和時間的關係，所營生意以小食物舖爲最多，街邊擺攤很多，洋貨日用品和捲烟等貨物均來自漢口。旅舍祇有三四間，常告客滿，因在此間候船東下的公務人員非常之多，街上來往者多爲武裝同志。抗戰了八個年頭，復員還鄉，相信每個人都這樣懷想，但戰後交通尚屬困難，船少人多，長江之水滾滾東流，由重慶而至宜昌正在候船東下意想還鄉的他鄉遊客，望江興嘆而無船可搭的人，相信不知凡幾，我們這一次來到宜昌，能即日轉船赴漢口，可算作倖運非常了。是晚六時回船，搭客早已紛紛落船，非常擠擁，至夜深一時尚有搭客源源而來，每個艙位都塞滿人，我等因先一天落船，乃得在船艙佔得一席之地，尚可容身，未有再作「沙丁魚」之苦！但每日洗面如廁，排班站立，也够辛苦之極！

十五晨七時開船，宜昌以下兩岸平闊，江面寬大，一片平原陸地，水鴨飛翔，帆檣出入，風景如畫，比巫山三峽別有風緻。九時半過宜都，十時經枝江，下午二時到荊州，二時五十分至沙市，均未停泊，不能上岸一覽，六時抵郝穴在此停宿。船上伙食每餐四百元，我們在船上食中

午飯一餐，下午與毛君等上岸晚餐，據當地人談及：戰時該鎮被敵人佔領之後，卽把這個地方縱橫二十餘里劃爲軍事地區，當地百姓盡皆逃亡！該地河道縱橫，江面遼闊，四通八達，汽艇來往，可進可守，以前湖南常德以及湖北漁洋關等戰役，聞敵寇均從此地發動。八月敵寇投降，始行撤退，當地百姓羣相歸來，但房屋已破壞無存！一片瓦礫之場，荒涼滿目，非常悲慘，可見敵人之殘酷！

十六晨五時離郝穴，天陰微雨，兩岸一望均是平原陸地，田疇，樹木，屋舍，山林，一幅大自然風景，非常美麗。中飯後午睡，醒來已下午三時，船忽擱淺，乘客騷然，經一小時許，仍不能開動，據船員說知此處係沙灘地方，船無危險，惟夜間須防匪黨劫掠因在此附近地方，曾有輪船擱淺被匪劫過！時將入夜，民安輪自後開來，船上鳴笛向其呼救，回笛不理而去，船主及營理員恐發生意外，着船上部隊在船頭兩旁，架設機關槍，以防不測！船上男女搭客見此情形，更爲恐慌，傳說紛紛！同艙有幾位女客，手上金飾手錶，大約都是太太之流，見她們那種慌亂情狀，有若大禍將臨！其實事勢如此，萬一發生意外，亦惟有臨機應變而已，我看地圖幷詢船上水手，知船擱淺地方係在洞庭湖口附近，離城陵磯最近，七時許幸附近海關有一小汽船開來知船擱淺，乃指示水位，復經船員水手分頭努力，船向後退，始徐徐開動，幸獲脫險！時已八時，海關汽船復引導前進至一小市鎮在江中拋錨宿夜，一場驚險幸化爲夷，船上搭客皆慶幸至極。

十七日天甫亮船卽開行，九時泊城陵磯，船上廚房及搭客皆上岸購辦伙食，我與毛謝二君亦上岸食飯，三間小菜館一時生意興隆忙個不了，飯後回至江邊，船已鳴笛起錨，乃急雇一小划子上船，若再遲十五分鐘或趕不及！該鎮位爲湘鄂交界地方屬湖北省，在洞庭湖東北，離湖南岳陽僅十五里，在鎮上見有日俘很多，垂頭喪氣，見我武裝同志頻頻立正見禮，眞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十時半船離城陵磯，風浪頗大，船行動蕩不定！兩岸村舍頗多，屋宇齊整，下午六時泊簰洲過夜。泊船地點離市鎮有兩華里遠，聞說此處水鴨和桂魚很多，且價錢便宜，乃與毛謝二君冒着凜冽的寒風上岸，至該鎮一間小菜館消夜，水鴨與桂魚，味美頗鮮，但價錢幷不便宜，大約他們知道我們是過路客人，特別將價錢提高？是晚月明星稀，江風頗寒，長江月影倒照漁舟三五，江邊帆檣林立，一幅夜景，山水風月別有佳趣，飲了幾兩白乾酒，漫步回船一路欣賞，心曠神怡，不覺此身尙在客旅途中也！

十八日五時由簰洲開行，十時半已抵漢口，上岸住宿于前法租界萬國旅店，稍爲休息卽持差假證與毛君赴江漢路全國船舶調配委員會登記，中飯後本擬過江遊覽武昌漢陽二鎮，但因連日搭差船，精神頗倦，我以爲在漢口必定有二三天住留，然後可以搭到差船赴南京，所以祇在漢口逛遊街道，晚飯後回旅店寫幾封信之後便休息，預備明天過江遊覽。十九日上午我訪朋友去，毛君赴船舶調配委員會探詢差船消息，中午回旅店說知明晨澄平差輪開赴南京，而且希望下午可以批給乘船證，今晚落船。毛君因攜帶眷屬行李太多，當然希望早一天起程，以便減少旅費，我當然贊成他的意思，中飯後乃同赴船配委會，將已登記之差假證請批給乘船證。果蒙批發，於是連忙趕回旅店收拾行李僱車赴江邊碼頭落船。

武漢自從廿七年十月間被敵寇佔領之後，已經七年了！現頑寇終于屈膝投降，於是這三個繁盛的市鎮，經我收復，漢口現時公務人員客商來往，車馬頻繁，一切商業似日趨繁榮，街道頗整潔，尤以江邊馬路及前法租界一帶最好。一般物價，比四川稍爲便宜，若能繼續逐漸下跌，則一般人民生活可以好轉了。現時水電尙未恢復，商店多點電石燈，聞月底可以恢復一部份路燈，市內商店各建築物之破壞，不若宜昌之甚！江邊江漢關等大廈洋房，還依然無恙，其中被燬的危牆，現正由日俘來做拆卸工作，其他淸道，運輸搬磚石，拉貨車等工作，也由日俘担任，街上日俘臂纏白布通行證的始獲通過，見我武裝同志，要立正見禮確是一種好辦法，這是我到漢口所見最快的印象，不知那些一世之雄的日本俘虜，他們在做着苦工的時候，還記得戰時威勢，和牽念他們三島正在倚門望閭的紅顏白髮否？

此次經過武漢，因趕搭差船關係，來來去去時間忽促，乃連適革命

成功地點的武漢三鎮名勝古蹟，未克登臨遍覽，惟有待之他日重來了。

澄平差輪係定廿日晨間赴南京，我們三點半鐘趕到江邊碼頭，以為早一點落船，得佔些少艙位，不料到達躉船之後，守船衛兵不許上船，延至九時始准上船，那時搭客個個提取行李搶先，六十幾名蜂擁而上，秩序欠佳！毛君行李太多，等到搬運上船，已無餘地了！把行李木箱在船尾後艙擺開，勉强可容三四個人睡息！和船上水手商量想租讓兩三個床位，因索代價太昂，「黃魚」做不成，幸攜有帆布椅兩張，又可容兩個人，但仍不够位置，不得已我自己出了千餘元的代價租了一張籐椅在船頭睡過這一夜，算起來比住旅店還要貴！

廿日晨五時鳴笛開船，朝霞燦爛，百鳥飛鳴，武昌漢陽，兩岸風景，格外顯出美麗，船離漢口之後江面比上游寬大，沿途海鷗追逐，山光水色，船行頗快，所經各縣市如黃岡，鄂城，蘄春，武穴，等地均未停靠，下午四時船入江西境，將近九江的時候，見一片山峯相連，廬山在望，頗為峻秀，六時抵潯，船舶招商局碼頭，搭客多上岸遊覽。

九江磁器世界聞名，是以此處做磁器生意的商店特別多，碼頭街邊都有擺攤的向過往客商兜售。所售磁器式式俱備，茶具，碗碟，花瓶，文房用具，磁聾，等等，五顏六色應有盡有，很為美觀，價錢比別處稍便宜，大約是減少一層運費之故，船上有幾位搭客和太太之流買了很多，大約係帶到南京送禮的。

九江附近的避暑勝地——廬山，早已聞名，心焉嚮往，這次途經此地，雖在冬季，未嘗不欲順道登臨，一覽天下聞名的廬山勝景，祇以時間經濟關係未能如願！如是匆忙，「山水有靈應笑我」矣！

是晚得船上朋友幫忙，在三樓船員宿舍走廊地方，得佔一席地睡宿。廿一日六時船離九江，途經小孤山，聳峙江心，山頂建有廟宇，頗為幽勝。九時經湖口，出澎澤馬當口而入安徽境，風浪頗大，兩岸都是平原陸地，村舍頗密，下午二時抵安慶，稍為停留，上完搭客之後，復向下游開駛，六時至大通。下午天氣驟寒，風雨頗大，船舶江心，船旁及三樓走廊昨晚睡宿地方均被雨水打濕，船旁搭客均無處睡宿，紛紛擇地他遷，船艙本來早已塞滿了人，這一晚更擠擁不堪！稍為能蔽風雨的地方都塞滿人，男男女女縱橫交叉，蒙頭而睡，我至夜晚十時跑來跑去，仍找不着地方睡息，寒冬之夜江風凜冽，勢不能坐到天明，後來在廚房工作人員房間內有一行人路尚可容一人，乃不管地方之淸潔與否，把油布被舖展開，和衣而睡。

廿二日晨七時起來，船已開行離大通兩小時，十時至蕪湖，搭客數人上岸後，繼續下駛，中午經太平馬鞍山而入江蘇境，船上搭客均收拾行李，準備上岸，下午三時半船舶南京下關碼頭。此次由萬縣至南京，共計十一天行程，在宜昌和漢口各住留一天，轉船三次共航九天，沿途均搭差船，人多擠擁，在船上稍為辛苦，然一切尚稱順利，在戰後復員時期，交通仍未暢達，我這次能一路平安，沿途無何阻誤，到達南京，可算作倖運非常了。

毛君與眷屬多人僱黃包車八輛，連行李一齊載赴京滬車站，趁晚快車赴上海，我另僱一輛馬車入南京城，在馬蹄得得聲中，懷着輕快的心情，來到首都。

卅五年二月寫於南京途次

墨林碑帖書畫社
經售歷代各種碑帖古今名人書畫
價值平廉如有家藏舊拓碑版金文
真跡字畫硯臺圖章等割愛出讓本
社重金收受或承 委託寄售誠意
服務 地址上海三馬路七〇二號
電話 九五一六二



↑張良廟全景

山環水繞張良廟

送秦一椎·辭漢萬石

李光久

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予有廟台子之行。晨四點半，卽起身。盥漱畢，由寶鷄住處雇車赴龍泉巷汽車站，時街道路燈尚在放光。抵車站，站門仍未開，乃憩於豆漿油條舖中，吃豆漿油條以待。六時半，車站門啓，魚貫入內，按次登車。車小人多，歛而無篷。乘客共三十人，每排四人，分排坐於行李上。捲擠情形，有如罐頭內之沙丁魚。最後來一老漢，坐於汽油桶上，殊爲危險。予乃極力騰挪，讓出一隙地，請老漢坐於予前。車開行，顚簸特甚。人坐其中，如在搖籃。老漢因不勝顚簸，躺予懷中，如坐太師椅。予腿脚均被所壓，苦不堪言。其他乘客，亦因互擠互壓，叫苦不已。

車過𨑓門鎭檢查站，復上黃魚三人，擠上加擠。車至雙石舖，停一小時，午餐。餐後，繼續前行，又增黃魚數人。雖司機台上，亦無隙地。途中一黃魚未付車資逸去，乘客均謂「黃魚飛了一條」，弄得司機啼笑皆非。

過酒奠梁，柴關嶺兩處，山高坡陡，車搖擺甚烈，令人心悸。車載重逾量，司機只圖混水撈魚，不顧乘客安全，言之可恨。山中毛毛雨，時降時止，衣履盡溼。下柴關嶺，卽至廟台子。予以目的地已達，下車後，伸臂舒腿，愉快有如走出集中營。至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會晤史惠生，袁忠瑜兩君，老友重逢，歡聚如家人。途中之苦，盡爲之消失。

張良廟處山環水繞之中。風景清幽，有仙境之稱，爲陝南第一名勝。廟台子鎭卽因張良廟而得名。廟門北向。門前有石碑一，上刊「漢張留侯辟穀處」。門楣爲「漢張留侯祠」。入門有橋，名「進履」。按張良圯上進履，並非此地。乃後人附會之詞。過橋有亭三：右爲鼓樓，左爲鐘樓，中爲靈官殿。其後又有三官殿，三清殿，三法殿，東華殿，雲水堂等。建築均甚宏偉。右轉登第一殿及第二殿。其中碑碣林立，對聯遍懸。第二殿中，有于右任先生所書石刻一。詞爲：

「送秦一椎；

辭漢萬石。」

翏翏八字，概括留侯一生。筆力蒼老遒勁，刻工亦好。

第三殿方爲正殿。內有留侯塑像。儒服儒冠，似一白面書生。門外殿內，楹聯亦多。玆擇錄佳者於次：

其一

雖云山水宜人，那須過客登臨，祇談風月；
況値國家多難，不有先生勳業，莫學神仙。

光緒卅年百州許涵度撰貴筑楊調元書

其二

收秦關百二山河，奇謀獨運；
輔漢家統一事業，成功不居。

十七，十二，廿二，馮玉祥

其三

壯士奮揮椎，報韓已落秦皇膽；
大王煩藉箸，策漢終函項羽頭。

光緒丙戌長沙陳文縠

其四

遺跡白雲，留芳紫柏，看此地山高水長，風景不居華夢下；
受書黃石，從遊赤松，憶當年功成身退，英明却比韓信。

甲寅冬月邱斌

正殿之南，爲南花園。卽招待所所在地。園中央砌一圓池，流水潺潺，白鴨三兩，浮游水上，怡然自得。池邊花木頗多。有牡丹花及五綵繡球花兩種，均係珍品。池東北邊有梭羅樹一株，頗高大，葉均七出，結子如胡桃。據云，以水煑沸飲之，可治胃痛心氣病等症。當地人多檢拾其果實，以之售與行旅。據廟內道士談，此樹甚少，他處不易見到。

柴關嶺高出海面四四一〇市尺，留侯祠高出海面三七八〇市尺，氣候較寒。宿於招待所內，雖在炎夏，早晚仍須着夾衣，入夜仍須蓋被。旣少蠅子，復無蚊蚋，實爲一避暑佳地。

正殿之北，爲北花園。門上一聯云：「身閑喜與圖花友；氣靜欣同水石親。」門內復有馮玉祥先生聯：「豪傑今安在？看青山不老，紫柏長存，想那志士名臣，千載空餘憑弔處；神仙古來稀，設黃石重逢，赤松再遇，得此洞天福地，一生願作逍遙遊。」園內花木扶疏，景物宜人。道士引水入園，砌池四五，或大或小，鑿石爲龍頭二，水自龍嘴流入池中。另有石如盆，上刻「洗心池」三字。其旁復有石刻「洗心滌慮」四字。園東廂爲「陝南名勝攝影社」。攝製陝南各地古蹟名勝風景照片出售，佳作頗多。園西一大廳，名「仰止軒」。窗明几淨，有纖塵不染之緻。

仰止軒右有亭名「拜石」。相傳張良拜黃石公於此，亦附會之詞。亭內有聯二：其一爲：「亭前留竹影；石上聽泉聲。」另一爲：「引水曲流至亭左右；觀山崇峻與天古今。」均自然之極。亭中石碑刻有明趙文肅公大洲詞一。爲整個廟內最早之石刻。字跡詞意均好。刻工則較差。其詞云：

「紫柏山前車馬道。道上紅塵滅飛鳥。塵裏行人不知老。謁來幾度懷山好。年少懷山心不了。年老懷山悔不早。君不見京洛紅塵多更深。英雄着地皆平沉。」

耐人尋味，發人深省。

陝南名勝攝影社門左壁上，嵌有石碑一方。上刊有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閏四月十三日巡按陝西川湖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汝南傅振商步柴關山館趙大洲先生韻詞一。爲廟內石刻之次早者。詞亦典雅，茲併錄於次：

「持斧往來秦蜀道，流光如箭催花鳥。青山不管遊人老，白髮更覺青山好。開籠放鶴久了了，竹冷鶴怨歸不早。君不見：紫柏山上彩雲深，仙人長看世銷沉。」

由拜石亭北上，不數步，復有一亭，名「雲迴」白石爲柱，柱上刊有辛亥六月津門王世鏜所作一聯。聯云：「鹿逐中原成功終非憑力士；獅醒大陸畫策還是問先生。」于右任先生對於此聯極贊賞。更由雲迴亭拾級上登，路名「雲梯」。鑿石爲階，兩旁修篁夾道。路盡有亭，高聳雲表，傳爲黃石公授張良書於此，故名「授書樓」，亦附會之談。登樓遠眺，四面山巒聳秀，松柏參天。林木蓊鬱，蒼翠欲滴。雲繞峯巔，若烟若雨。俯瞰全廟，飛樓傑閣，宏敞壯麗。其旁公路如帶，溪流如練，全部佳景，盡收眼底。怡心悅目，胸懷爲暢，塵慮皆消，雖不神仙，亦令人作超然之想也。

卅四年十月一日于廟台子招待所

台車

太風

在台灣西部平原各地，盛行着一種以「台車」或者「手押車」爲名的交通工具。台車行駛在一種小型鉄路上面，軌距只有一七五呎到二呎。行駛其上的車輛，爲一種特製的四輪車，最多只能容納四位旅客和一二個押車伕。如此輕巧的東西，自然不需要像正式鉄路那樣工程鉅偉的路基，只要是公路或者具備公路規模的通路，都可舖設台車的車軌。

台車的優點：在輕便易樂，台灣的交通系統中，頗有特殊地位。主權多屬於各企業公司以及私人，据一九三七年的統計，經營台車的組合，一共有五十八家。營業路線長達一千二百公里，車輛總數四千九百四十四部，是年共運旅客三百二十萬人，貨運五十七萬噸。

西北邊地拾異

陳澄之

哈密素描

哈密是沙漠裏的天堂；可是在新疆的十個行政區裏，哈密是最苦的一區。由內地到新疆，這是第一個到達的西域大城市。哈密的景色和情調與「口內」相較，已經是大不相同了。



哈密維吾爾族婦女入城禮拜

這裏最熱鬧的一條街，也是惟一像樣的一條街叫做鎮番街。遠不及沿海各省任何一個鄉鎮上的大街的規模。但在哈密，這鎮番街是南京的花牌樓，上海的南京路，杭州的旗下，重慶的民族路，北平的東西長安街。

這條街在新城和老城之間。新老兩城都是漢城，新城在前清是旗營。如今老城裏機關多，新城裏的泥土多，一脚可以把鞋子全沒下去。由鎮番街往南去不多遠便是維吾爾族人聚住的回城。這是一座土城，不及老城整齊，却比新城大。

既是三座城合起來的哈密，牠的市面一定相當可觀。事實上哈密三城的範圍，也祇不過相當于上海的一座兆豐公園那麼大而已。

滿街上都是用毛驢馱着簍筐賣哈密瓜的。很便宜，相當于香蕉在南方那麼便宜。瓜皮上細紋越多，味越美。皮色分青黃兩種，瓤有青、黃、白三色。以白瓤者最佳。這乃是古代所謂的敦煌瓜。漢書地理志注內有『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這瓜的好處據我所知，即便在嚴冬裏吃多了也不會鬧肚子。這瓜何以哈密名之？蓋哈密回城一帶所產者皮薄而且軟，大者如枕。嘉峪關內所產者大如斛，皮厚而脆，趕不上哈密者多多。這瓜的妙處正如曉讀書齋雜錄所形容：『熱時到口即消融無滓。』在內地，客來奉茶，這裏是客至敬瓜。遇到味道不好的瓜，主人一連開上好幾隻，直到遇有適口者爲止。

其實這瓜最佳者不產在哈密，而產在鄯善。

什麼是愛斯喀？

新疆全省以哈密區爲最苦。除了哈密瓜是大宗出產外，糧食燃料莫不有仰外給。冬天生火爐不用煤，而用木柴，就拿這木柴來說，也是從三四百里天山麓裏弄了來的。木頭先由山上砍好，等到春夏雪融時由山水冲到山下，再由山脚下用馬車運到哈密來。每一立方公尺的木柴運到哈密，單是運費要新幣九十元，合國幣四百五十元。幸而哈密的氣候在全疆算是最溫和的，冬天裏也不大下雪。馬哥孛羅的遊記裏却說這地方『比較我們所知道的世界上任何地方還要冷些。』

哈密 Qomul (Hami)在當年是用兵的軍需總站的所在地，在商業上，是羊毛貿易的集散地。光緒七年（西元一八八一）開爲商埠。乃是新疆的咽喉，交通的要衝。可惜先天不足，四面都是沙漠，當中祇有一線可通，北達鎮西，去蒙古包頭；南接安西，爲入關必經之地；西連鄯善，東通札薩克圖汗；西北至奇台，西南入吐魯番，此乃去迪化經由天山

南北路的兩條交通線。不論今後西北交通發展到什麼程度，哈密將永不失其爲要衝的地位。馬哥孛羅從前走到這裏，就曾看到這裏「有許多城市集鎭。」由此可見，哈密是今不如昔了。

他並曾這麼說：「治理他們的第一代王，並非人的來源。乃是從樹皮上流出來的汁液，乾後結成的瘿中生出來的。那類瘿，我們叫做愛斯略 esca 。…… 這些拜偶像的人，對於他們自已的法律風俗皆有深學。」如今呢，我覺得他們並無「深學」，全城連一座中學都沒有。

哈密的三絕三通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三絕三通』的故事便是發生在哈密。

在第一世紀和第二世紀初葉之間，西元七四（後漢永平十七）年，竇固擊車師的前一年，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開始屯田，這就在今之哈密。一年後，班超留屯西域。再一年，罷罷。匈奴便乘隙派兵駐守到此地。

直到西元九〇（永元二）年，和帝的大舅竇憲被他母親竇太后以侍中銜派到塞外打匈奴。竇侍中遣閻磐收復伊吾這是一絕一通。

西元一〇七（永初元）年，又罷西域都護，同時停罷了伊吾屯田的吏士。西元一一九（元初六）年，爲了西域附匈奴爲寇，再使索班到哈密去屯田。這是再絕再通。

索班到了哈密，匈奴和車師後王把他趕跑了，當時內政不興，自顧不暇，鄧太后便索性把都護撤回至敦煌。直到西元一二二（延光二）年，班勇兵破柳谷，才得復通。這是三絕三通。

西元一二六（永建元）年，閻太后死後，馬賢破隴西羌，直搗關外。五年後，置伊吾司馬，重行在哈密屯田。太平了不到二十年，西元一五〇（和平元）年，中原不靖，梁太后又死了，匈奴呼衍王便乘機攻取伊吾屯城。敦煌太守馬達奉詔就近出兵援救，總算把入寇的亂衆趕了出去。這時漢祚危亟，無力西顧，漢末時哈密又被匈奴侵佔了去了。

漢代通西域，也有南北兩道。這南北二道不是今日由哈密分天山南北而行的二道，那時乃以玉門關和陽關爲南北二道。元和志曰：「玉門故關在壽昌縣西北一百十七里，謂之北道。陽關在縣西六里，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謂之南道。」今日兩關的遺址早被淪沒在沙漠裏了。

九龍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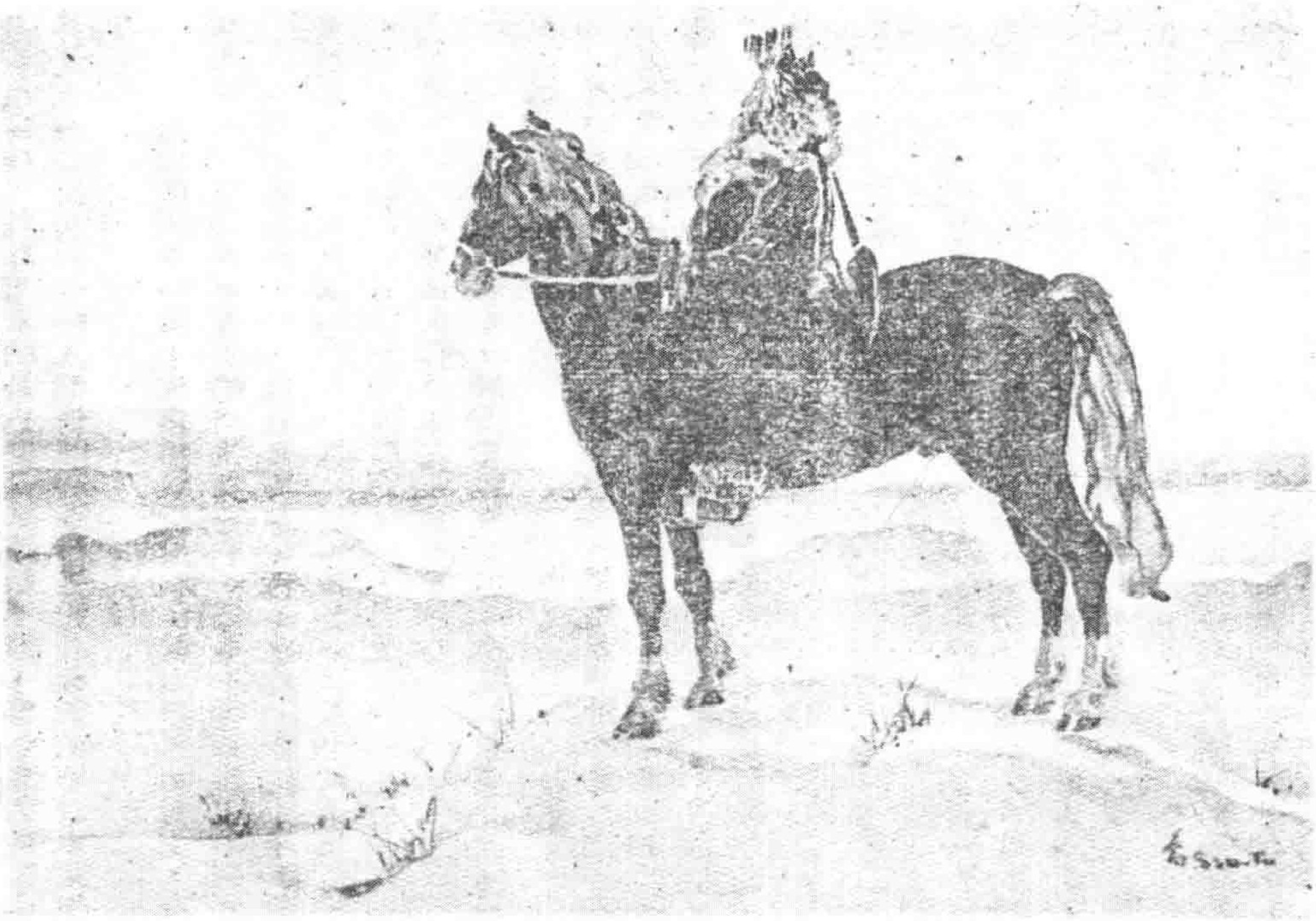
哈密回城裏的居民全是維吾爾族的。回城不像是一座城，倒有點兒像北方村莊上的大園子。這城裏沒有街市，買賣都得上鎭番街。房屋都是土的，東一幢西一棟，七零八落，凌亂異常，而且遍地都是牲口的糞，泥糞齊飛，奇臭撲鼻，煞是骯髒！這裏有當年札薩克住的堡壘，賽似宮殿，屋頂牆壁都是翠綠的琉璃磚瓦。如今衹剩得一個軀殼，破壞得不像樣了。西南角有古樹，分根劈幹，偃仰如龍，人以九龍樹呼之，相傳係千年古木。陶葆廉的侍行紀曰：「某阿渾家有九龍樹，往視，則老楊臥地，處處生根，枝幹糾紛，穿垣踰壁，蔭十餘丈。」如此說來，也就沒有什麼希罕了。

這土城滿淸時原是哈密回部的大本營。西元一六五五（順治十二）年，哈密回首克拜臺葉爾羌表獻內地民表，署阿布都拉汗。而哈密，吐魯番和葉爾羌的三位回王都是手足弟兄，他們的父親叫做阿布都拉汗。這人家三位回王中葉爾羌的是老大，在這以前，凡獻表都是由他領銜。這人家在遜淸一代裏出過不少的力。回王伯錫爾，尤爲饒勇，在同治年間打過不少仗，竟因此犧牲了他的「福晉」。後來白彥虎由陝西到了哈密，焚毀了回王墓，擄走了老福晉。她是伯錫爾的母親，這位老太太深得南路維吾爾族人的信服，因此羣起而助之，結果白彥虎失敗了。

西元一八八二（光緒八）年，新疆改了行省，所有各族人等一概歸由地方官管治，原有的回王伯克便都不再干政了，惟哈密仍舊。民國初年依然保全着他家的權威。楊鼎丞的補過齊文牘內，有一條陳是爲了哈密回部親王沙木胡索特在民國二三年，要到北京去晉謁大總統一事，申其利弊。

威赫的尾聲

前清時候，像哈密回王這些常駐邊地，賜有爵位的人進京朝覲時，



新疆富人的馬上雄姿（司徒喬繪）

「爵爺及護衛等廿八人需大車二十輛，包馬二十四匹，騎馬二十八匹，自帶小車一輛，騾五頭。」民國時這封爵制度未廢前，發給特別川資二千元。這位哈密親王沙木胡索特當時打算繞道俄國，經西伯利亞而去北平。爲了這件事，楊增新（鼎丞）曾在民國三年五月三十日上了一個呈文給北京政府，從這裏面我們就可以看出楊某的思想，政治見解以及民族觀念了：「自乾隆時隸藩以來，二百餘年能久安輯者，實由口口口知識未啓所致，今該親王若由俄道進京，東西歷數千里之遙，使之睹外國文物之繁盛，輪軌之交通，器物之精良，在在可生豔羨；況某國夙懷遠略，若出其籠絡手段，餂以甘言，誘以小利，難保其不生二心，前清末葉，達賴喇嘛進京，曾受外人簸弄，旋有獨立之舉。……」

沙親王爲什麼要進京？完全爲了像他這樣的人晉京一次，可以大大地增加他的統治權威和聲望。他是老王爺的妻姪，不知怎的由他來世襲了爵位，當然不符衆望，何況他一味蠻橫，差徭繁重。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艾提巴在東山叛變，就是爲了自咸同以來，維吾爾族人供王爺差每月祇三天，光緒間，沙親王襲爵以來，改爲每月五天，而他的手下爪牙還暗中強加人數，終於逼出了一場亂事，直到民國二年三月十四日才算平服了下來，所以他很想去走一趟北京。

我在哈密時我還看到過親王的一位孫子，他家雖早已失却了權勢，可是他還是那麼神氣活現，騎在一匹極其秀俊，銀色鞍輿的馬背上，隨從人等亦復騎馬衛護。這人家大半移居到鄯善去了。至今哈密區的首富還是這當年的王侯之家。

天山雜寫

在回城的北門外，有歷代哈密回王的墓地，偉大之至，是今日哈密的勝地之一。那拱圓的大墓，內分三層，可以拾級而登，巍然雄壯的氣派不亞南京的明孝陵。墓堂的外層是翠綠的瓷甎，內層是白色的。這些瓷甎都是當年在四川訂燒了搬運來的。站立在墓陵的塔頂上：俯視墓基，日夜有人在此膜拜；仰眺遠處，三城在望；四面八方包圍着哈密的金

是金色黃沙，此外可愛的景色便是那連綿不斷，雪峯聳天的天山了。方外之人的心境比較世俗人等清靜得多。天山在他們的心目中就顯得更美了。

「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盤桓賞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獨嘯夜光毬。」這是長春眞人的「天山詩」，別是一番心境，不同凡唱。

「高如雲氣白如沙，遠觀日脚射銀霞；橫空一字橫千里，照地連城及萬家。」又截眞人的這首「天山詩」就遠不及長春眞人的脫俗而毫無凡氣。再一讀紀曉嵐的「天山打獵」詩，就覺得紀昀者輩倒底是官場中人，愛熱鬧，好繁華，內心老是那麼浮燥不安：

「白草粘天野獸肥，彎弓愛爾馬如飛；何當快飲黃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圍。」

今人之吟天山者多矣，某要人有「橫笛何須怨楊柳，天山瀚海總春風。」更有友人鄭君同沿天山之麓赴伊犂，曾口占長短句曰：「蒼松交翠，幽壑爭鳴。車兒沿着溪邊行，幾點微雨壓飛塵。驀地裏，一對白鳥；展翅翻飛撲面迎。是人間，還是仙境；暑氛俗氣頓消釋，遍體輕清。」

哈木爾，俱密，哈梅里

哈密的漢城是西元一七二七（雍正五）年築的，倒是一座很壯觀的磚城，祇是範圍太小了些；回城是一七一七（康熙五六）年建的土城。

關於「哈密」這地名的由來，似乎有解述一下的必要。按辛卯侍行記：「纏回之稱哈密，皆曰哈木爾，或呼庫木爾。」一般考古學者以哈密爲漢伊吾，殊不知哈密的由來亦復很古。

元和志：「伊州納職縣北有俱密山。」在古代西戎語裏，哈，俱，庫，克等音都很相近似。可見「俱密」就是「哈密」。哈密乃由此音轉而得，更可見哈密道名字始于伊吾之先。易言之，在漢代以前，這裏就被名之爲哈密了。

現在三堡西北的哈木爾 Omuel達坂，即是古代所謂的俱密是也。根據這一點來看，那麼可以說「哈密」這名稱的發軔尙在今日哈密的迤西，非可以今之城池概之也。

「哈木爾」就是元代所稱的「哈密力」；明初的「哈梅里」；永樂時的「哈密衛」。中國過去的史官以及史家在這一方面所遺留下來的舛誤至夥，不曉得哈密的土音就是哈梅里，竟誤以爲是兩個地方，便是這類舛誤的一個實例。

哈密四郊，渠水長流，在這些流水裏產有不少的黃鱔。哈密夙不產魚，當年湘軍用木桶盛了黃鱔至此，傾在溝渠，繁殖至今不絕。本地人視之爲蛇，不敢食。

據說城東鐵爾版金莊和一顆樹的附近，有漢李陵的題字處，確否尙有待於考證。

大小風戈壁

出哈密向西行，沿途不是石沙，便是戈壁，過了頭堡，二堡，便到了那冷得可怕的三堡，再往前走，便到了那終年積雪，滴水成冰的三道嶺。再過去便是天山脚下，四季大風的瞭墩了。我曾在這瞭墩住過一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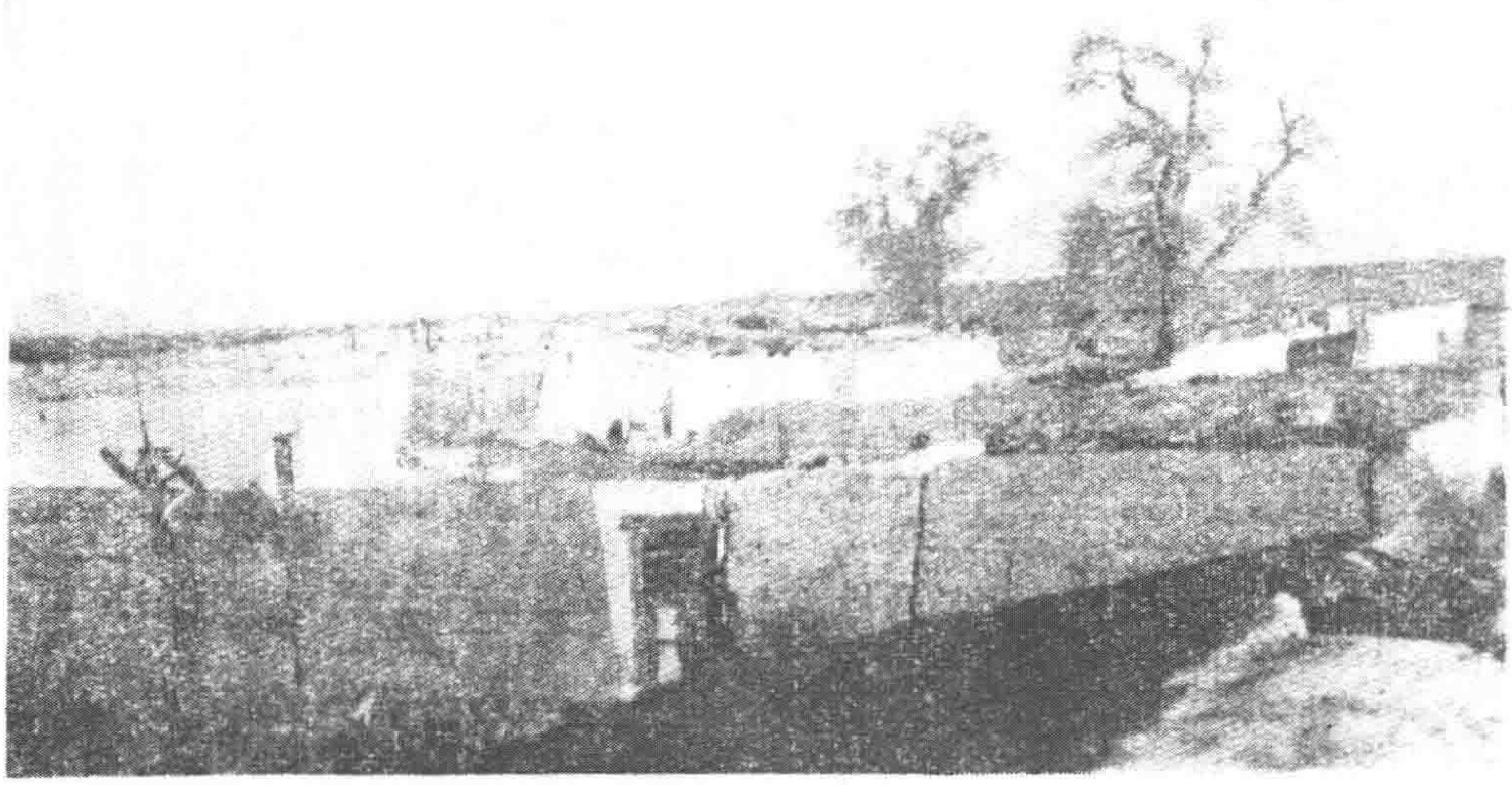
我住在那看守沿途電線設備的工人家，也是這地方最殷富的一家；在沙漠裏其所謂富，不是富在別的上，惟比別的人家多一口井而已。水在沙漠裏看得比黃金還要貴重哩！

主人是一對盼望生兒子把頭髮都盼蒼白了的老夫婦，亦如其他沙漠中人，待客至爲殷勤。讓我睡的是熱坑，吃的是白麵。沒有菜，祇有鹽，他們覺得說不過去，特地剖了一隻哈密瓜給我佐餐。斗室裏生了一隻木柴火，滿屋子烏烟瘴氣，却又不敢稍敞一敞門，因爲這裏在冬天裏寒冷徹骨，而且終年刮着大風，一向被稱爲「小風戈壁」。

再往西南行一程，便是十三間房子，這地方叫做「大風戈壁」。你我這樣的「口裏」人，簡直不用想能在大風戈壁裏生活下去，一陣風可以把行人刮出去一二十里；逆風而行，有立斃之虞。

五五—三三八

由大風戈壁往北走三四公里便到了天山脚下。白雲鎖頂，雪光閃耀，高插霄漢，人獸絕跡。當年薛仁貴征鐵勒。追到此地，連發三矢，殺



天山脚下終年大風的瞭墩

了三大敵將。其時軍中曾有這麼一支壯歌——

將軍三箭定天山；
壯士長歌入漢關。

「隨風滿地石亂走」

由瞭墩至一盌泉之間，山路崎嶇不平，大風終年不斷，黃土滿天飛，沙石迎風走。住慣江南的人決不相信世界上有這樣惡劣的所在。最奇怪的是一盌泉這地方却毫無風沙之苦，水草豐茂，土肥地沃，祇要播種，無需耕耘，即有收穫。誰料在苦漠中有此一片大好土地。

過了一盌泉，向北行，深入天山凹處，又是一塊終年狂風不息的地帶。古人有句吟此：「平沙莽莽黃入天……隨風滿地石亂走」。殊未料生在今世的你我至此，仍復有「從來幽井客，皆共塵沙老」之慨，就未免有點兒慚愧！但在一盌泉和車箍轆泉之間，突出天山支脈的一高峯，擋住了風勢。由此至七角井約廿公里，哈密距七角井二百公里。

七角井的四面都是巒山峻嶺；形成一塊小小的盆地。土肥宜耕，數十年來，一再經營，屯墾了多少次，結果都是白費勁，其弊在風！風把人們對農產的希望刮得無影無踪。

再往前走，便過了梧桐窩。一過七八月這裏便冷得要命。行人冬日至此都忽然間變得蒼老了，鬚髮上都結了冰霜，成了銀鬚白髮。嘴裏噴出來的汽，不祇立成雲霧，簡直都凍成了一粒粒細小的雪珠。前站惠井子（本地人把這地名俗呼成「回頸子溝」）的風就更可怕了，向有「風刀」之喻。走出山道，至鹽池，這池子的面積相當大，中有土邱，惜已乾涸了。前程既無風，又無雪，四季皆春，白楊參天，田畦密佈，倍覺可愛。原來旅行到這裏原來已入了古今聞名的鄯善的境界。

最古老的麻札

鄯善是個極其富庶的地方：田隴如織，林木密佈，渠水長流，農舍相望。由七角井來，先到一個極其熱鬧而整齊的回鎮。鎮上的房屋沿溪

而建，溪畔又密密地種了兩排白楊，高聳參天。最引以為怪的就是這裏的房屋都是用磚瓦蓋的，固無絲毫破落之象，而且建蓋得古色古香，中國的情調極為濃厚。像這樣的景色，在內地已不多見，此地却還很新鮮地保存着。家家戶戶的門樓都是雕鏤的，雕鏤得極其工細。上面都刻着「積善之家」，「書香傳世」等吉祥字句，儘管這些主人們一個漢字也不識。鎮上的居民穿着得十分整齊鮮豔。男的都是美髯紅膚，女的娉婷窈窕。雖江南無此勝境焉。

鎮東有個地方叫做頭一工。這裏有一座新疆境內最古老的麻札（回族人呼墳墓為『麻札』）。這麻札裏埋葬的回族祖先的名字叫做蘇他勒列耳斯阿魄。

蘇他勒列耳斯阿魄是回族同胞當中第一個去新疆開拓的人物。據說他到了此地，為了跟蒙古人爭地，就戰死在此。後人為了崇仰敬慕他的大功，就在這裏建蓋了這座豔墓。我老覺得頭一工這地名乃「頭一功」之誤。

鄯善瓜之美遠在哈密瓜之上，但產量遠不及哈密多。同時鄯善人製的瓜乾煞是好吃，其味之芬芳甘美，決不是江南人所能理想得到的，而且非常便宜，一斤新幣二元，如運至上海，至少可以賣五百元一兩。

古今鄯善

今日的鄯善縣，和漢時的鄯善國同名；但祇同名，却非同地。今鄯善在滿清時名之曰闢展。按饒巡撫新疆設郡縣疏云：『闢展，故鄯善國』。這眞是大錯特錯！闢展（今鄯善）其實是古狐胡國，並不是古鄯善國。以『闢展』為『鄯善』自魏源何秋濤始。當日疏於考據，將錯就錯，以致名實相乖。即以古狐胡國言，其中心不在此而在魯克沁。

今鄯善縣乃是漢時的車師都尉。第二世紀初葉（安帝延光中），班勇為長史，即其柳中地治焉，柳中亦名柳谷，就是在這一帶。

古鄯善國在蒲昌海（羅布淖爾）之南，今婼羌縣的附近。晉法顯佛國記：「由燉煌西行十七日，至鄯善；……皆傍南山行。」水經注：「蒲昌海水積鄯善之東北。」後魏書：「鄯善都城方一里，北即白龍堆。」李光庭漢西域圖考亦說，『由鄯善逾白龍堆至狐胡國。』

由是可見：古鄯善和今鄯善之間，遙隔着一塊極廣的沙漠，和一個極大的淖爾（湖泊），何竟相混？更可見近世以來，疏誤邊政到如何的程度了。

來鄯善經三堡，堡南有峽，名曰玉門口，又名磨子城，此即中外聞名的高昌壁也。唐書有『貞觀十四（西元六四〇）年，侯君集伐高昌，自磧口進至柳谷，又進至田地城，田地城即高昌壁。』這在魯克沁的近郊。西元一九一〇（宣統二）年十月間，巡檢張清來三堡掘古蹟，掘得唐代張懷寂墓誌碑等古物，據說存在迪化江浙會館中，但我並未見到。其實這一帶古蹟的精華早被斯坦因發掘了帶回英國去了。

「人質」在中國邊陲

據漢書西域傳，載：『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杜氏通典曰：『樓蘭在婼羌（筆者註：這古婼羌在阿勒騰塔格嶺之南，又不是今婼羌了。後寫至婼羌時，再詳述之）西北，漢時通焉。王理扜泥。……池沙鹵寄田仰穀旁國，人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武帝……欲通大宛，樓蘭姑師當道苦之。……趙破奴……虜樓蘭王，……於是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擊之，於是，遣一子質漢。……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漢使；昭帝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縣首北闕下，乃立其弟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

傅介子是大將軍霍光遺派了去的，那是西元前七七（元鳳四）年的事情。由此足見當時中國在西陲以及中亞細亞一帶的威赫了。

樓蘭更名為鄯善後，其新主由漢歸去，在漢書西域傳裏有這麼一段紀載：『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亦作『拒』）。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塡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這位「身在漢久」的樓蘭新主，便是當年遺派到漢朝來的「人質」。中國古代早有這一套把戲，在第二次大戰中亦曾屢聞不鮮。但願今後勿再有這一類惡作劇發生於人間。

扜泥，伊循，在古時都是很大的城。是現在的什麼地方呢？

（未完）

打箭爐到甘孜

梅幼雲

——打箭爐到甘孜，分南北二路，南路出南門翻折多山，經長壩村至泰寧，北路出北門，經二道橋，鏞鼓至泰寧合路，去歲十九卷第七期之「康藏途中」係南路紀行，此篇係北路之見聞。

——附識

「啊……噓……噓……」幾十個烏拉娃（當差經管牛馬的蠻子）發出口令，兩百多條毛牛，二十幾匹騎馬，出了康定（打箭爐）北門，開始踏上赴甘孜的旅程，向那遼遠的雪山走去。過了距城十五里大名鼎鼎的二道橋溫泉，又走了十幾里路的光景，烏拉娃不走了，在一片荒山上野宿。老薛，老孫，老吳，和我四個人是一組，也祇得叫士兵（蠻子給漢人當衛士的叫士兵）七手八脚的支起了自帶的白布帳蓬。老薛在蠻地住過幾年，精通蠻話，由他命令着士兵搭帳蓬，舖地舖，預備就寢時，狂風大作，雪花飛舞，初夏的季候，竟比內地的嚴冬還要冷上幾倍，風絞雪由帳蓬縫裏直射進來，刺骨傷膚，重裘厚被，毫無暖氣。

離康定才幾十里路，一夜大雪，我們已不是向着雪山走，而是身在雪山中了。從第二天起因爲牛馱走得太慢；每天至多走四十里，便要歇宿。歇時，烏拉娃爲便於牛馬放草之故，又一定要找草地在山上野宿，不住房子。我們睡在帳蓬裏，已覺寒不可當，而烏拉娃則僅用馬墊舖在雪地上，將身上穿的一件唯一的蠻皮衫脫下來蓋在身上露宿，毫無畏冷之態。沿途山水，均爲雪掩，白茫茫的滿眼皆雪。眞如置身琉璃境中。

過鏞鼓，翻大砲山時，傳說匪風正熾，這是由打箭爐到丹巴趕烟會的必經之路，常時有大股匪徒在此刼掠烟販子。我們馱子經過時，也常見有三五成羣的大漢，揹鎗騎馬，在山口上忽隱忽現地，幸未發生意外。

幾天來都在雪山上走，白天口乾時也祇有吃雪團。第六天，才到達泰寧，烏拉娃仍是找了個野地駐紮。他們的牛廠便在山後，要求在此休息一天。我們四人便帶了士兵，騎馬到泰寧街上去玩。

泰寧有一所實驗農場，但已倒閉。在康定時曾吃過該廠提煉的純淨酥油，堪與西人之黃油媲美，終因開支大收入小而停辦。老薛引我們到一家小飯館，切了點臘肉，炒了盤鷄蛋。還算好，居然還有酒賣，菜也還可口，總算沒白跑。

泰寧動身，天公作美，竟停止了風雪。使我得領略了沿途的蠻山蠻水。又經過三天的旅程，到達道孚縣。這裏是一個換烏拉的站口。俄巴——蠻保長——引我們到街後去年三總段的舊址居住。一路來，看見的營甘段的工程，多係很平易的土方，且僅係修出毛坯便了事，並無路面，橋涵也做得很馬虎。道孚比泰寧熱鬧得多，有兩三家茶館，還有一家很漂亮的大飯館，前堂賣茶，門口左側是雜貨部。經理姓曹，江津朱楊溪人。合家在此，已苦幹了十多年，除此生意外，還在附近開墾了不少田地，夫妻都相當精幹，經理雜貨部的便是他的令郎，才十六七歲，一見便知是位克家之子。

進了茶館，幾張桌上都擺滿了賭具，圍滿了人在賭錢，才跨進去。倒有大半人認得老薛；

「薛大爺！稀客！好久攏的？喂！給薛大爺他們泡幾碗茶來。」

開茶錢的開茶錢，敬紙烟的敬紙烟，老薛滿面春風地應接不暇，吃完茶，我們買了點新酥油、核桃、花生。回來叫湯役（蠻頭人派來的當差）做酥油茶。聽說蠻子就是因爲天天吃酥油茶所以不怕冷。酥油茶的製法，即以蠻茶（四川之老鷹茶，爲蠻子不可或缺的東西，全仗漢人運售，價甚昂，現由康藏茶葉公司統辦。）加鹽煮沸瀝淨傾入一個特製的長木桶內（如澱桶狀），再將酥油及椿爛之核桃米，花生米倒入，用一

根一頭有小木片之木棍像抽水似地抽緊打勻卽成。挺香挺好吃，酥油是牛奶的精華，最補身體；再加上天天吃牛羊肉，無怪蠻子一個個都跟犛牛似地强壯。

道孚喇嘛寺在山後面，老孫約我進寺去玩，寺中房屋衆多，好不容易找到佛爺住房，佛爺請我們吃點心。是酥油和灰麵炸的油條，又脆又香。在大殿最高的地方。由天窗下望，大殿有好幾丈高。俯視下去，見底下柱頭上用鐵鍊拴着三個犯人，黑幽幽地頗有點陰森氣象，那三個犯人都像是關了多年似的，六只眼睛從菜色的面孔裏向上射出幽厲的光，令人和想像到是地獄中的罪人無限的幽憤似的，悚然生畏！小喇嘛不懂漢話，祇用手比脚鐐。意思是告訴我們犯人脚上還有鍊子，又用手在頸上作着殺頭的手勢。不知他是說這些犯人要被殺呢？還是說他們犯了殺人之罪呢？

「爲什麼犯人不送政府，而押在大殿裏？」老孫問我。

蠻子的政治權根本在喇嘛手裏！

過道孚，天氣便大不相同，天天炎日高照。途中靑苗遍地，蠻房子比比皆是。蠻房子建築得相當漂亮，木料全是整的，一堵木壁要用不少根整木料，堅固美觀，多係樓房，遠看跟大碉堡似的。樓下是拴牛馬的地方，住室，廚房都在樓上，屋頂是平的，收靑稞時便成了打麥場。廚房多係地板，因爲他們盡是在灶前席地而食，夜間又在灶前睡。有錢的人家，經堂裏金碧輝煌，雕梁畫棟，牆上五顏六色的油漆佛像，供着不少的菩薩跟佛經，且有很多法器。窗子多而且大，很像洋房子。蠻子一大了便要給漢人當烏拉娃，餐風飲雪，露宿奔波，所以初生的嬰孩跟幾歲的小孩都不准在屋裏睡，不論晴雨，都是在屋頂上舖個羊毛毯，披着蠻皮衫，從小就訓練他們露宿。

走了三天，到霞娜坨，街房很整齊地排在公路兩傍，全是漢人，街後還有一所出關來第一次見到的瓦頂洋房。馳馬入視，原來是法國人修的天主教堂。附近田產全是教堂裏的！入教的人才能以低價租種，雖然任你怎樣也不易變更蠻子的佛教信仰，可是他們這種精神，眞令人佩服！所幸傳教的那位法國人死於地震——蠻子說是神佛見責——現在的神父仍是中國人，房子純係西式建築，樓房曲折。花木叢生，教堂裏且附設有一所教會小學，正在放假期中，我們卽借住教室，四壁貼滿了老師的傑作，文句不通，錯字連篇，令人看了，啼笑皆非。在街上買了些鷄蛋牛奶，飽食一頓。黃昏時，風搖花影，淸趣盎然，眞有點捨不得走了。翌晨；由霞娜坨動身，這裏距鑪霍已沒多遠，老孫和我騎馬先行，走了十幾里，路傍一座小房子，門口站着個蠻丫頭，老孫約我下馬，前去要茶吃，誰知蠻丫頭急速進去，出來迎接的却是一位六十餘歲的漢人，老孫大失所望，可又不好不進去。這位老者是跟趙大帥征蠻來此安了家的，他的兒子進藏做生意去了，蠻丫頭便是他的兒媳，他見了我們非常親熱。等bg，薛到後，又上馬前行。到達鑪霍縣，遠遠地便聽見一片「四……拍」，「四……拍」的擊土聲。和蠻歌聲相和，上街一看，祇有一家茶館，找到俄巴（蠻保長），他引我們到學校去住。這裏的烏拉更困難，恐怕又有六七天的躭擱，住處找好，吃茶下馱子，叫湯役燒水洗去了滿面風塵，便向那「四……拍」聲走去。祇見幾百個蠻子，男女都有，在一個紅衣喇嘛監督下做工，正在修一個很大的麻柳堆的屋頂，——是修來專門放麻柳的屋子。蠻子死後，火葬的骨灰由喇嘛唸經和泥土做成很多大大小小的上尖下圓的東西就叫麻柳，這座房子便是專門修來堆麻柳的，另外還有路傍時常看見的許多刻有經文的大小石塊堆成長條形的也叫麻柳堆，不過那些是供行人禮拜的，全是露天放着，並無房屋。——工程相當偉大，高約五六丈，寬約兩三丈，兩尺多厚的土牆築成的一個四方形的建築物，外面做成紅色和赭色的燕窩泥似的，富麗堂皇的已經完工。這幾百個蠻子，輪流在平的屋頂上，每人拿着一塊很小的木板，隨着合唱的歌聲，很有節奏地向屋頂拍擊，意思是要將屋頂邊沿的土拍緊。祇就這將完的一點小工程上看，蠻子用這樣多的人力來做，那整部份的工程是如何的偉大，如何的認眞，便可想見了。所有關於宗教上的建築物，全由蠻子義務工作，蠻子對於喇嘛的敬仰，眞令人驚異。

作工的蠻子裏，有很多年輕的蠻丫頭，都穿着紫紅色，或白色的普羅蠻衫，腰間紮着很鮮豔的帶子，頭上用紅頭繩密密的盤成一條大辮子，辮子又成一個圓形盤在頭上，很有些東洋女人的風韻。蠻衫無領，很像日人的和服，膚色並不似想像中的糙黑，臉上也出乎意外地有紅似白，且有幾個姣豔可愛的。她們全都非常活潑大方，決不似漢人女子裝做的種種羞澀小氣。休息時，全很天眞地圍着我們咭咭呱呱地又談又笑。歡喜得老孫張開大嘴，合不攏來。

「老孫！你問她：「河不通啊唷？」」老薛說。

「怎麽講？」老孫是廣東梅縣人。四川話已够高明，再要他說蠻話，更不容易。

「河就是你，不通是丈夫，啊喲是有沒有，就是問你有丈夫沒有？」

老孫依言試法，向一個穿紅衣的小丫頭問。

「墨多！」（卽沒得之意）

老孫用這句才學會的第一句蠻話問了又問，問到了一個年紀大點的丫頭。她指着老孫用她的漢話說：

「我的不通你一個是囉！」——就是說「你就是我的丈夫」。引得大家哄笑。紅衣喇嘛也在笑容滿面時又招呼她們去做工，我們也回到學校裏來。

次日：老薛約我到黃連附的煙館去玩，這裏的駐軍官兵大都附帶着做點生意貼補生活，有多數娶了蠻丫頭或是跟蠻丫頭上了門的。蠻丫頭也以嫁漢人爲榮，不過就是「找伙計」在蠻丫頭以爲是無庸隱諱地常事。而在有蠻妻的人則感覺得頭疼，因爲蠻丫頭嫁了人後，如再和另外的男人相好，便叫「搭伙計」，一個蠻丫頭有五六個伙計很平常，「搭伙計」之後，她會很高興地告訴她的不通：

「我伙計一個有囉！呀莫呀莫的（好得很）！洋錢我跟前他多多給囉！（卽給了我很多錢之意）」

至於弟兄合娶一妻，在蠻家更認爲毫不稀奇。他們的規矩是今夜丫頭跟誰睡，便將她的腰帶拴在誰的門上，作爲標誌。

鑪霍街上全係漢人，衣着飲食都已與蠻子同化。進了烟館，黃連附和老薛也是舊交，老薛開始過癮，我則躺在烟舖上聽他們擺趙大帥趙屠戶的龍門陣。

趙大帥才來時，還不清楚蠻子的性格，據說趙大帥初次命令蠻子在七天內催征貳仟頭烏拉，一再逾期，猶未足半數，大帥震怒，殺蠻子頭人數名，首級號令，蠻子嚇得魂不附體，不數小時，烏拉牛馬遍山而來，較規定應征之數超出甚多，大帥才知道蠻子果是「畏威不懷德」的天性。從此無論何事，都以「殺」爲前題，蠻子才將大帥敬若天神，不敢或違，大帥治蠻，政績斐然。眼光遠大，計劃周密，興學、修路，安設電綫，如不爲奸小陷殺，今日蠻夷之地，進步必有可觀。

大帥規定的，蠻子如殺了一個漢人，除拿銀子比照死者的體積賠銀外，還得賠五顆蠻首級；漢人如果殺了一個蠻子，則祇須給五十兩銀子作撫卹金了事。蠻狗如咬了漢人一口，則照「狗咬一口，白米三斗」的規定，照價計賠。所以當漢人進村時，蠻子須先將狗驅避後。再來牽馬墜蹬，卽在途中相逢，也須老遠的下馬讓道，不敢迎面而走的。因有「漢人老祖公，蠻子蠻雜種」之諺。

大帥爲取信蠻夷計，對手下人也很嚴明。有一次；某蠻酋謁見大帥，事畢。大帥揮手令去，翻話的通事想「抬包袱」，乃大聲向跪着的蠻酋打着蠻話說：

「大帥叫你孝敬狐皮伍百張。」

他是利用着大帥揮的那只手。不是正好五個指頭嗎。蠻酋也相當狡猾，他獻狐皮時，一定要當面獻呈大帥，大帥查知，立將通事斬首號令，益使蠻夷畏服。

大帥最喜殺人，人稱之爲「趙屠戶」。傳說大帥笑容一現，便是要殺人的前奏曲。獻上人頭時，大帥必定掀髯大笑，殺的頭越多，大帥越笑的起勁，如有一天不殺人，大帥便要愁眉苦臉的無精打采。

大帥初來時，因不懂蠻話，還鬧了個笑話。蠻話說「不知道」就是

「哈姆哥」。「慢慢的」就是「格咭里」。大帥常聽見這兩句話，就問通司說：

「甚麼叫哈姆哥？」

「不知道！」

大帥連問幾次，通事都回說「不知道，」大帥已經很不高興了。又問他：

「格咭里，格咭里，是什麼意思？」

通事回說：

「慢慢地來。」

大帥大怒。說：

「連一句普通話都翻不來。還敢叫我慢慢的來，你當什麼通事。」

立即撤職。

後來大帥為尹都督昌衡所殺，尹又帶兵入藏，蠻子聽說趙屠戶都被尹都督殺了，一聽說「尹都督」三字，渾身抖戰。不料有一次，尹都督高興，票了一齣戲，於是聲威掃地，蠻子看了戲後就說。

「我當是三頭六臂的尹都督，却原來是個戲子！」

老薛癮巳過足，我的龍門陣也聽了不少。

鑪霍茶館裏也是跟賭場似的不能坐，儘是呼么喝六的吵得頭疼，好不容易，挨了七天，僱得烏拉到手。

翻身上馬，跑出鑪霍，才覺心曠神怡，出關來看見的儘是些仰視才見頂的蠻山，司空見慣，也就不覺得稀奇了。最感覺不舒服的，就是氣喘，因為空氣稀薄的緣故，稍一動作，便覺氣喘。走了兩天，到了朱倭，李、王二人也在朱倭未行，他們是奉令先來朱倭坐僱我們的烏拉的。由朱倭河邊上官寨子，是一個很長的陡坡，上去相當費力，官寨子是蠻家修來專供漢官居住辦公的，這座官寨子有六層樓，去年五總段便在這五樓上。上樓後，一見老李，他頭句話便說：

「可惜你們來遲一天。沒見着天下第一美女。」

「硬是漂亮！」小王搶着說：「安逸得板！昨天甘孜佛爺在此過路，附近的蠻丫頭全都來了，有一個蠻丫頭，哎！硬是漂亮！乖得很！乖得我說都說不出。」

老孫哎聲嘆氣地自恨無緣。正追問到底如何乖法時，俄巴來說。烏拉催齊了。不得不下樓趕路，在康定時，就聽說朱倭大喇嘛寺的小活佛，才十幾歲，是個漢人，是鑪定某商人的獨子，能够未卜先知，很想去見見。也來不及了。路上又請敎「蠻子通」薛大哥。他說：

「這個小活佛本是漢人的兒子，初生時，朱倭大喇嘛轉世，打卦說是生在他家，寺裏就派了許多喇嘛到瀘定來接他，費了不少力，允許在朱倭修所漢房給他父母住。並供他父母終身，才把他接回寺來。他入寺後，從懂事起便能先知。有一天，他在寺中閑眺，見一富蠻騎馬在寺前過路，他把這個富蠻叫上來說：「你不用到甘孜去了。趕快回去。把你的人鎗集合，明早有大批「夾幫」——即土匪——來搶你的財產」。富蠻聽見佛爺吩咐，急忙回家如言準備，果然第二天，一早夾幫即來光顧，幸有准備，祇被搶了十幾頭牛馬，小佛爺的兩位師傅聽見便來見他說：「佛爺在未得師傅許可前宣佈天機的要受體罰」。兩個師傅先向佛爺磕頭請罪後，即將小活佛「冬加學」——（打）了一頓。他便再不敢說先知之事了。後來甘孜事變前半個月，他又對他父母說：「此地將有刀兵之災，你兩位老人家最好先回康定住幾個月再來，免受驚駭」，他又忘了先徵求師傅的同意。又被重重的冬加學了一頓，嗣後再也不敢先說了。他見了蠻子，架子很大，見了漢人，則非常親熱。」

朱倭距甘孜九十里，走完最後卅里平坦的「龍燈大壩」就是甘孜。「龍燈三壩，走得張胯！」好一片跑馬場！我跟老吳不禁跑癮大發，韁繩一緊，兩腿一夾，兩匹馬便飛騰急馳，老遠就望見聳立山腰的甘孜大喇嘛寺，寺頂上的金頂，光耀數里，紅色的寺房連亙半山，煞是壯麗。令人敬慕之心，油然而生。

歡迎讀者惠稿

五五—三四四

西湖之奇

本誌攝影記者在杭州所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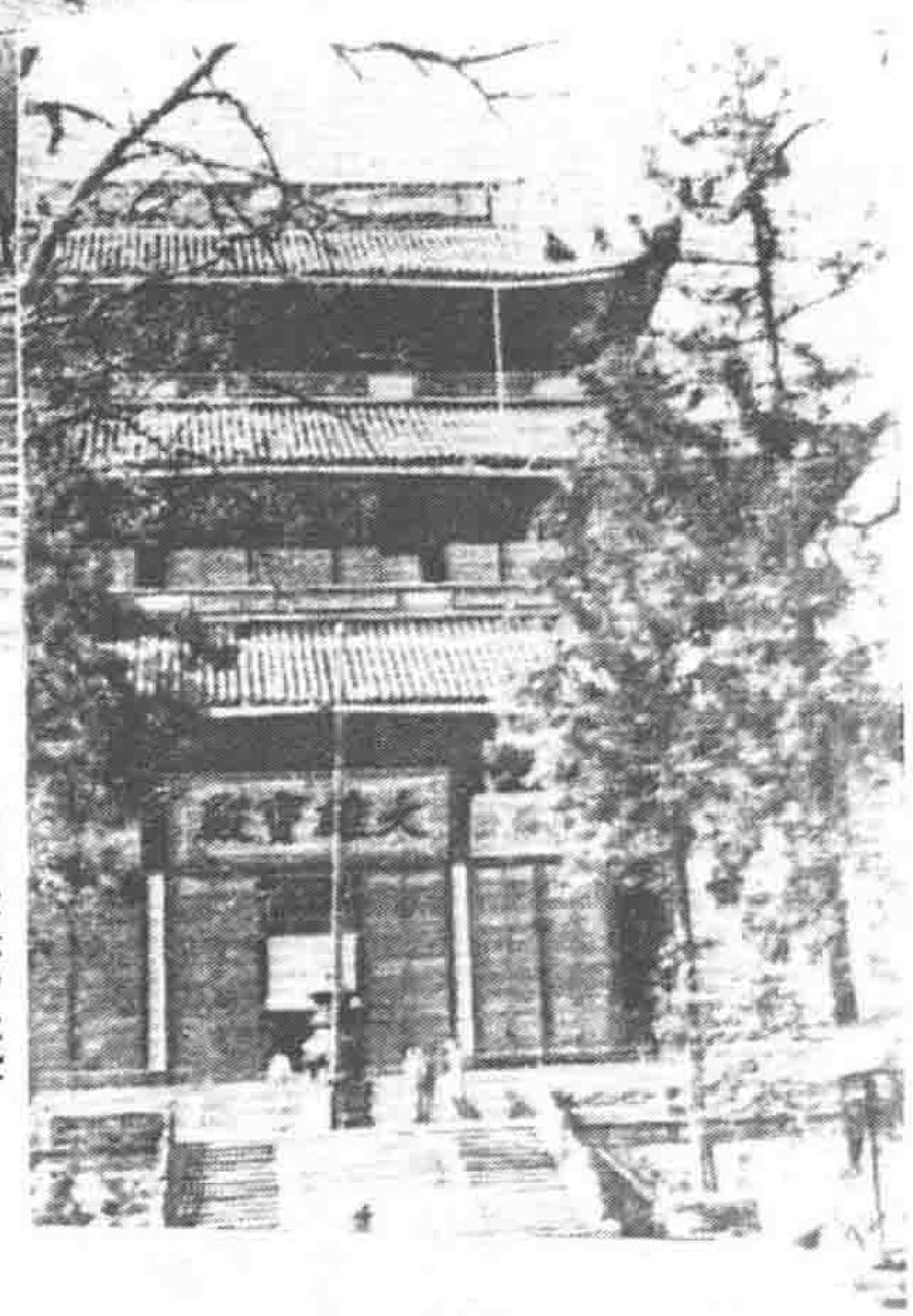
岳廟前之碧血丹心牌坊



小瀛洲之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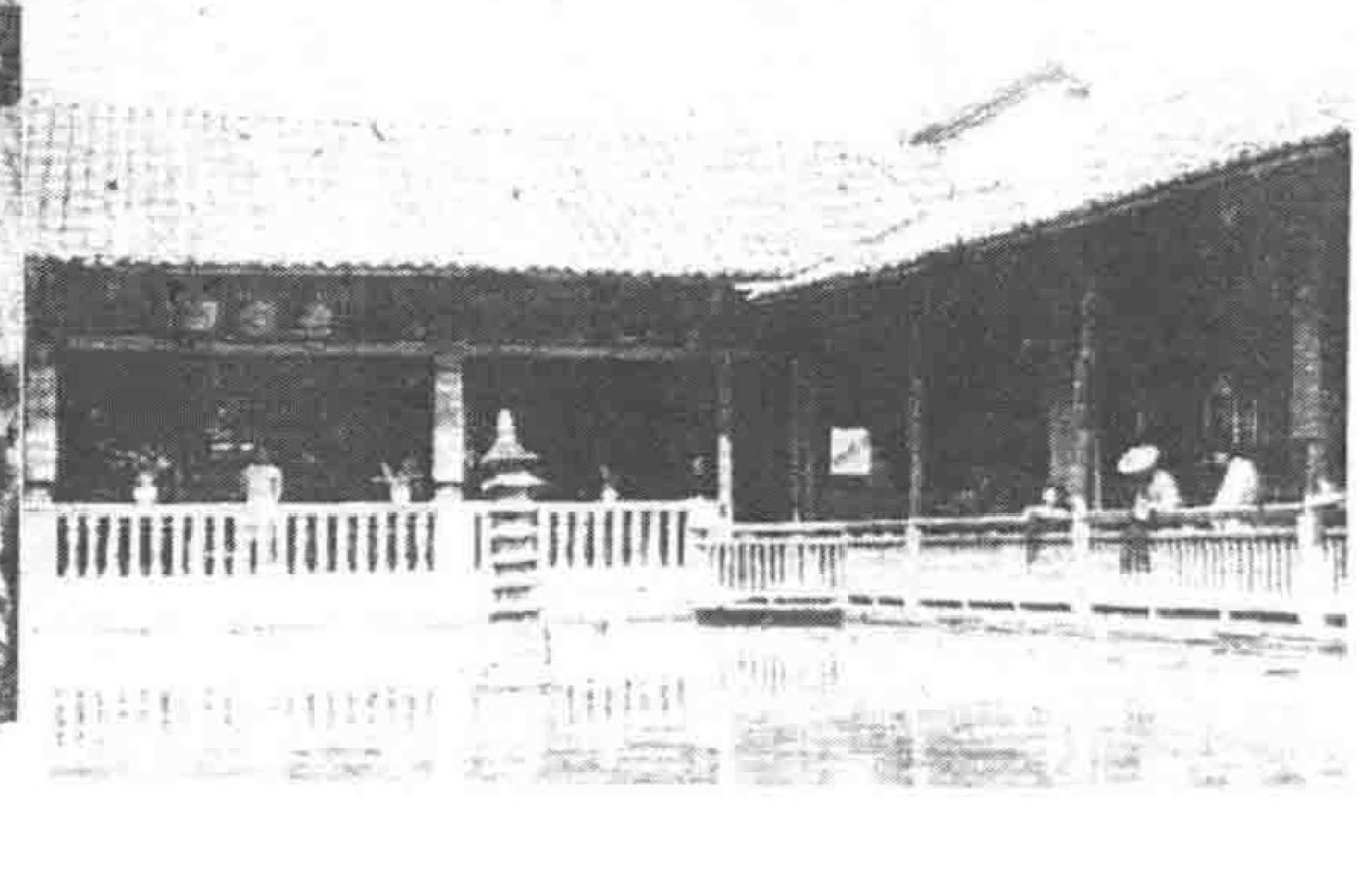
平湖秋月三面臨水一望無際萬頃鷗波一葦可縱尤當月圓之夕素魄流輝小立欄畔意境幽絕



靈隱雲林寺大殿



煙霞嶺象鼻峯



清漣寺之玉泉魚樂國

美國南部

旅行的新裝

以大西洋中百慕大島為背景





⇧遊覽新裝之一，人造線質料，織有大花。



⇧兩種不同式樣的遊戲裝，一種帶有裙褶。

號稱「跳豆」的遊戲裝，用棉布所做。⇩





⇧自由車新裝，在百慕大島上很為風行。

游泳和遊戲兩用的短裝，裙褶係條花紋。⇩

昆明拾翠

帥・雨・蒼

曩昔予旅安徽至德，台兒莊捷報傳來，軍民共慶，舉行火炬游行，有持「金碧增輝」旗幟者，蓋是役之捷滇軍功首位也，予嘗記詩云：「頻傳捷報台兒莊，金碧煇煌舉國狂，徧殺蝦夷功卓絕，萬民共慶擣扶桑。」嗣於年尾攜眷入滇，甫出滇越車站，見「金馬」「碧雞」兩牌坊巍然屹立於金碧路上，憶杜工部詩有「西出碧雞坊」之句，據寰宇志成都亦有碧雞坊也。茲者親蒞滇境，頗爲爽然。路端有雞鳴橋，坊側有雲津市場，樂女集中營也，金馬碧雞者，原滇垣山名，古今圖書集成云：金馬山在昆明縣東，山勢透迤，西對碧雞，中隔滇池，山不甚高，綿亙數十里，傳有金馬隱現，碧雞山據樊綽蠻書云：在昆池西岸，與拓東城隔水相對爲逦西通衢，昔有鳳鳴山間，村人不識，呼爲碧雞。

昆明有五華山位城區中央，吳三桂置宮於巔，今爲滇黔綏靖公署所在地。

予初旅昆，寓好生巷，有雙塔屹立高處，蓋巷在祖遍山農，塔在大德寺內爲元代建置，林箐環合，俯瞰南郊，景色幽靜。

出西城至大觀樓，有隄長三里，白楊成蔭，閒植桃李，春來花發，宛然置身西子湖邊，傍依篆塘，與隄並進，寬約丈餘，游舟如蟻，間有帆桌，復多蘇州城河風，嘗記一絕云：「輕舟一葉篆塘中，夾岸桃花映水紅，三竺六橋懸想憶，葑泥隄畔弔蘇公。」

大觀公園，濱滇池而築，遍植荷花，時有村姑泛舟采蓮，嬉作采蓮曲云：

「采蓮復采蓮，橋後又橋前，五月蓮初結，亭亭立水邊。
采蓮復采蓮，彼女正華年，一葉輕舟過，顚狂柳絮牽。
采蓮復采蓮，水滿葉田田，及早負花去，換來多少錢？
采蓮復采蓮，蕭瑟夕陽天，秋深荷枯老，伊人倚水憐！」

近華浦畔大觀樓，面臨滇池，有石塔三座矗立荷花塘中。名三潭印月，周圍長隄如帶，垂柳似烟，曲欄縈紆，洵攬勝佳地，樓前懸有長聯，都一百八十字，爲清孫髯翁所撰，聯曰：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州，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北郊五老峯麓龍泉觀，以漢祠，明墓，唐梅，宋柏，世稱龍潭四勝，穆清堂詩集，阮文達詠唐梅云：

「千歲梅花千尺潭，春風先到彩雲南，香吹蒙鳳龜茲笛，影伴天龍石佛龕，玉斧曾遺圖外畫，驪珠常向水中探，祇嗟李杜無題句，不與逋仙季迪談。」又云「鐵石心腸宋開府，玉冰魂魄古梅花，邊功自壞鮮於手，仙樹遂歸南詔家，今日太平多雨露，當年萬里隔烟霞，老龍如見三滄海，試與香林較歲華。」

南豐譚光祥蘭楣詩云：

「我識此潭龍起處，老梅枝幹似龍眠，七千里眼意俱古，八百度花人未傳，



大觀樓前

野外壹觴不辭遠，山中姿色本來妍，巡榻獨步貧詩句，時有香風流竹泉。」

今讀其詩，景物如繪，唐梅傳爲道安和尚所手植，現僅西院尚留枯枝，燦爛發花者，迺傍枝耳。

會澤唐繼堯題薛爾望祠聯云：

「斯志與日月爭光，允宜血食千秋，昭回雲漢；

舉目有山河之異，遙奉心香一瓣，克服神州。」

爾望名大觀，江蘇無錫人，明洪武間入滇，以氣節著稱，明朝國變，挈眷隱居黑龍潭，清兵陷滇，永歷奔緬，迺闔家投池以殉節，陳榮昌文曰：「明社墟矣，茲邱歸然，七人同穴，一息千古，日乎月乎，入泉壤以相照，松耶柏耶，泫風雨而有聲！」七人者：大觀與其子之翰，妻楊氏，媳孟氏，女夢雲，靜玉，婢玖兒。許弘勳聯云：「寒潭千載潔；玉骨一堆香。」洵切實也。

北郊陲山又名蛇山，爲會城諸山之主，鐵峯菴位於巔，李本恂題聯云：「慢謂山高更有青天高在上；都言寺靜不知太古靜如何？」與西山羅漢崖傍一聯曰：「置身須向最高處；舉首還多在上人。」有異曲同工之妙。

陳圓圓遺跡，在北郊蓮花池畔，墓在商山寺內安阜園，二十八年春，該寺因貯軍火，守軍謝絕游覽，昆明縣府乃移墓於蓮花小學右側，今爲川滇路火車所經，聯大校園傳爲梳妝臺舊址，聞尚有衣冠塚於東郊歸化寺，三十一年冬予偕高君實因往訪未獲，吳梅村詩：「徧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一幕美人爭奪劇，猶在眼前。

諺云成都薛濤井，水味甘冽，村民煮茗設市，其往啜茗而讀薛濤詩者，俗念冰釋，而昆明城郊，亦有名井，若南郊燕支巷井釀酒殊美，北郊酋紅井染色特鮮，豈亦東施效顰耶？

翠湖公園位五華山麓，有海心亭，蓮花禪院，放生池，燕子橋，采蓮橋，阮隄，唐隄諸勝，綠柳垂蔭，波光瀲灩，予游斯園，每在日朗氣清之朝，二十九年某日拂曉，太虛法師由昆入緬，予代表何委員杰甫送其行，時太虛寓翠湖佛教會，得飽覽雨中景色，風雨晦明，俯仰百變，洵不誣也，嘗占一絕云：

「十里湖山霧裏天，一園曉色淡於烟；

蘘蘘芳草森森樹；細雨迷濛幻萬千。」

昆明城區除翠湖公園外尚有圓通公園，倚螺峯山而築，入門有坊曰：「圓通勝境」古柏夾道，規模頗壯，山腰圓通寺爲唐代古剎，湖音洞，擁翠亭，納霞亭，唐繼堯墓尚爲園內勝跡，唐墓嵌有聯曰：

「功業須當垂永久；

風雲常爲護儲胥。」

屈委員長映光、二十九年夏出巡滇省賑務，公暇游覽昆明，予奉命偕往攝影，有中正上海兩醫學院設識白龍潭院址，潭位龍泉公路之傍，一泓流水，由高山林間急瀉而下，有西湖飛來峯下觀瀑之感，嘗占一絕云：

「疑是天池破閘邊，龍泉飛瀑起雲巔，

清流誰說出山濁？遍溉山村萬頃田。」

滇茶以普洱著稱，因多產自普思沿邊者，平時經緬出口，國際市場亦負盛名，二十八年春振委會配遣大量浙贛製茶雜工入滇，乃由雲南中茶公司就近於宜良縣設廠製茶，何亦晉君主廠事，於是寶洪茶負名一時，寶洪者原縣北山名，夷胞聚居，產茶甚豐，羅多貨棄於地耳。

吳興楊先生辛耜，年逾六旬，歷長政廳多任，學者也，二十七年冬避亂入滇，初居圓通街，嗣以空襲頻繁，移徙茨壩鎮之陳家花園，與敝寓羅家花園相邇，時得晤會，先生三十年離滇入黔，予索其書，承自畢節惠寄詠翠湖及詠昆明湖二首云：

「汪洋一碧渺無涯，隔岸青山望眼賒，

漢武樓船空想像，江南春雨萬人家。」

「絲絲楊柳碧如烟，扶到湖邊怯上船，

搖過小橋人語寂，六橋風景憶當年。」

今予客旅巴蜀，讀之又有滇中風景憶當年之感矣。

張大壯潤例

山水立軸　每尺法幣壹萬元　四尺爲限　屏條每條照立軸六折

扇面　每頁壹萬伍仟元　手卷　冊頁　每尺同扇例　青綠仿古加倍

外埠郵匯通用掛號回件

收件處　上海西門路永裕里九十八號

念成都

牧人

我時常念及成都。

雖然在民國廿六年我就到了重慶和自流井，但我第一天到成都却祇是在三年之前；幾年來的夢想到了那時才能實現，尤其容易感到它的美麗，舒適。

那時為了想弄一個農場在成都，我由昆明搭CATC的飛機直航成都，Lockhead式的運輸機飛行很快，雖然戰時的機位不容易有，同時也沒有戰前的舒適，但較之取道濾洲或重慶的公路，是便宜而又安適得多了。

記得我們飛機到達時正是一個陰雨的天氣，雖已深秋，但並沒有像在昆明時想像的那樣冷，從鳳凰山機場搭車到航空公司，取了行李，趕到騾馬市中旅招待所，巳是客滿，好在老友周醫生住在那裏，我就暫搬在他房裏住，等到他返到臥室來時，看見我正睡在他的床上，正駭了他一跳。

那時該所的經理是劉君，襄理是邵君，都是熟人，我在那裏一住就是三個月，後來答村的場屋蓋好以後，我才搬到場上住。

成都的中旅招待所並不是在熱鬧地區，它位置在西北門，一座改建的西式樓房，裏面住的都是他鄉來的遠客，在那裏遇見了徐士浩大律師，湯恩伯將軍，可惜那裏房間不多，時常有「客滿」的牌子放在櫃台上，內地的旅館，尤其在成都，數字上並不可算少，可惜管理太不會改良，這無怪大家要找招待所了，——同時各都市的招待所這名詞也愈來愈多了。

倘你喜歡住在一個安靜的都市裏的話，成都這都市無疑也可成為他選擇目標之一。

望江樓，薛濤井，草堂祠，武侯祠等等說不盡的古蹟，附近灌縣，青城，峨嵋等等的名勝，在古今文人的筆下，不知有多少記載，在此不贅。

成都的幾條大街都相當寬，這城也相當大，最熱鬧的區域是春熙路商業場一帶，新式的百貨公司，酒樓戲院，多集中在這一帶，成都的電影院似乎比昆明重慶都多，小吃館是本來有名的，最有名的是「吳抄手」，和賴湯圓。

這都市的人力車不少，分二種：一種跑長途，往往是像驛站那樣換班的，一天可跑八九十里，城市裏的洋車索價也比重慶或昆明便宜得多。

這裏的飯館取名多很特別，有一家叫口叩品的館子，另有一家叫不醉無歸小酒家，還有許多可惜記不起來了！

使我最懷念的却是我們牧場附近的華西壩。

華西壩在成都的南郊，三四十年前原是一帶田畝，現在却成了學術中心有名的「壩子」了，「壩子」裏建築着東方宮殿式的校舍，圖書室，一幢一幢地排列着，大草地那邊有西式的小洋房，是教授們的宿舍，還有建築雄偉的鐘樓矗立在鴛鴦湖畔。

鴛鴦湖，斷魂橋，這些香豔的字詞，顧名思義倘你處身其間，滋味也可概見。

在一個歲將暮交的時節，我曾騎一輛三輪送貨車在大雪紛飛下，騎過神學院那邊的一條狹道，穿過二岸柳樹的大道，去訪問在寒假中的華西壩。

那裏偶然仍有幾個男女學生在散步，可不是像去上課的那樣緊張，也不是寒鳥覓食的在苦門。這裏是白雪蓋沒了屋簷，大操場上一片荒涼，原來在踢球的人，去拷火去了，原來時常點綴在場上的幾頭奶牛也關進了牛棚，一切令人覺得清涼，安逸，明年該是一個豐年！

我們也曾在前壩的街中躑躅過，我們曾在後河旁坐過，那裏的風景，似乎在上海是沒有的。

在燃放勝利爆竹的時候，我剛在成都割去了盲腸，在參加勝利大遊行以後幾天，我飛去了昆明，又從那裏飛來了上海，人事紛紛，在這緊張的上海生活下，我想起了成都，時常念及成都的一切。

湖上雜誌

許穀人

岳武穆祠

劫後重臨似夢溫，精忠祠宇赫然存。班師未遂黃龍願，繫獄先凝碧血痕。共仰英名昭日月，長留遺烈貫乾坤。棲霞山下多行客，婦孺咸知千古寃。

張蒼水祠

湖上偶尋蒼水祠，登堂肅拜舊威儀。狂瀾既倒勢難挽，大廈將傾力獨支。千古忠臣留正氣，一生事蹟誌殘碑。來看破屋封蟲網，想見英靈不勝悲。

歐亞飛航

李國華

瑞士的火車從不誤點，而大戰後經瑞士的國際列車却老是遲到，我們在去冬十一月上旬從瑞士東部的蘇黎支城（Zurich）乘坐自奧國開來的國際特快（Allbeng Express）去巴黎，車應下午三時半開到，誤了兩小時多點，等到開出時已六時半了，車在燈光中慢慢推動，我們離開這六七年共處的小城，未免有些依戀，車行一時餘到邊境的巴塞爾站(Basel)，我們不知已恢復戰前在車中檢查護照和行李的辦法，下車去打聽情形，祇留送我們到邊境的T君在車守候行李，不料這車停留不久卽駛至法境Basel Elsass站，把T君無意中帶出了邊境，一無護照證件，我們替他揑了一把大汗，虧得德軍已退去，不然就有入集中營的危險。

一入法境，車頭換了蒸汽機車，瑞士幾年來坐慣了的電動機車從此不見了。法國煤荒，車中電燈也黯了，車窗又不密，煤煙時從窗隙透入，而且車廂內還有臭蟲——在這國際特快的二等車廂裏六年來幾乎每星期坐火車，却從未感到坐火車受罪和這次一般。過法境後來了二位法國旅客，承他們告以不少法國情況。他們看我們吃瑞士帶來的巧格力糖，說此物已數年不見了，我們分給他們一些，他們感激不盡，有一位還包了回去說帶給太太吃。

我們匆匆離開瑞士沒有工夫買些法國法郎，沒奈何把紙煙賣給同車旅客，弄到一百六十法郎（合一美金）原來法國紙煙亦缺乏，配給很嚴，所以很貴。

到了巴黎

翌晨八時，車抵巴黎東站，一下車沒找到熟人，原來朋友們接錯了南站。我們都是初次去巴黎，法語又不懂，好容易打通了大使館的電話，可是沒有人辦公，戰後汽油缺乏，巴黎的街車須向警察局請准後，方可僱用，市上惟一交通工具爲地下電車，該車擁擠萬分我們又不知方向，拿英德語問訊，又沒人懂。當時情形，非常窘迫，幸而車站上有美軍招待處，承他們很客氣地告訴乘車方法，才找到了大使館。

巴黎給我們的第一個印像是「髒」和「亂」，覺得到處是灰色的老房子，破舊得很——後來知道，我們在瑞士住久了，看慣了整齊和清潔的生活，一比就覺得巴黎更髒更亂了——戰後的法國也窮了，聞名全球的巴黎時裝，這次看來還比不上瑞士。那時正中歐的深秋，氣候已相當的冷，然而巴黎的仕女們大半還光着粉腿，買不起襪子。

巴黎的旅館都被軍事管理，很多旅館又被聯軍徵用，我們幸虧大使館幫忙，才解決了住的問題，可是全巴黎除軍事旅館外，都無熱水暖汽。晚上放在房外讓擦的皮鞋，還有被竊的危險！

黑市世界

巴黎眞是黑市世界！糧食，衣服，紙煙，酒等日用品，名義上都是配給，其實你有配給票子，反買不到東西，他們要留着貨物高價黑市賣去，我們在瑞士法使館簽證護照時，同時領到三天的糧票，可是我們在巴黎住了三星期，沒有一餐飯被討過票子，菜單上往往寫着要多少油票，等收賬時却把這黑市票價也算在裏面，無形中加上食客一大筆負担。法政府把菜館分爲五等，定上五種官價，不得超過。可是吃官價飯便吃不飽，或祇好多啃乾麵包塞肚皮，所以客人便多另外點菜，價錢可貴極了。我們有一次吃飯，照官價祇要一百七十法郎，因爲另外點菜，却吃上一千法郎。

那時美金官價每元合五十法郎，黑市却到一百六七十，所以一切官營事業如火車，郵政，電話等都比較便宜。例如巴黎去倫敦的頭等火車來回票價約一千一百多法郎，用黑市法郎祇合七個美金，眞便宜！

法國這次得到了個僥倖勝利，却沒改變浮惰的本性，娛樂場所，咖啡館中，都是天天客滿，生意興隆。但是正式的工作，一星期內祇有五天，却有二天休息，星期日星期一工廠停工，商號休業，早晨十時前，連早點都找不到地方吃。城市居民還是保守着不願生育祇願享樂的習慣，一般人都討厭孩子，有孩子的家庭，往往租不到房子，因爲房東怕麻煩。人民苟安圖逸，投機取巧，做事只顧表面，不講效率，這些都是拉丁民族的通病。看來這僥倖的勝利反把將沒落的民族注射了一針麻醉強心劑，能夠永生具效，可眞成問題了。

倫敦十日

從巴黎去倫敦的路，本有三條，戰後修復的祇有Dieppe到Newhaven的一條，該路由英法二國管理，所以法國其他鐵路擁擠不堪，獨有此路限座乘車，預先購票，每人都有座位，英人的辦事精神，的確令人佩服。以前我們在國內及印度等殖民地，所見到的英人的確很多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然而一到英國本島，從海關檢查員的辦事認眞及謙和起，總覺得在英國的英人個個都是奉公守法，不敷衍，不浮誇，所以這次英國能復興，不是偶然的。

『在英國幾乎沒有黑市——完全和法

國相反——英國的衣著用品是向來出名的。但是配給極嚴，連一條領帶，一副手套都要票子。我們托老留英同學想法去買黑市票子，都無辦法。食品雖不充足，却也絕少黑市品，英國本來每天早點都有鷄蛋的，可是我們住了十天，祇吃過一回，還是用鷄蛋粉做的，我們想多化錢吃火腿煎蛋，很難達到目的。

倫敦的損毀比巴黎多得多，在巴黎城中幾乎看不到敗瓦坍垣，倫敦却有不少商店橱窗上的大玻璃幾乎都震碎了，便改裝木窗，當中嵌一小玻璃，住房炸毀既多，倫敦又冠蓋雲集，人口增至一千四百萬，住的問題更大了，旅館並不和法國一樣軍事統制，但是不讓你住久，定房間時先告訴你祇能住幾天，到了那天非讓你搬家不行。我在倫敦住了十天，一共搬了三次家，有一次打了二十幾個電話找房子，幾乎做馬路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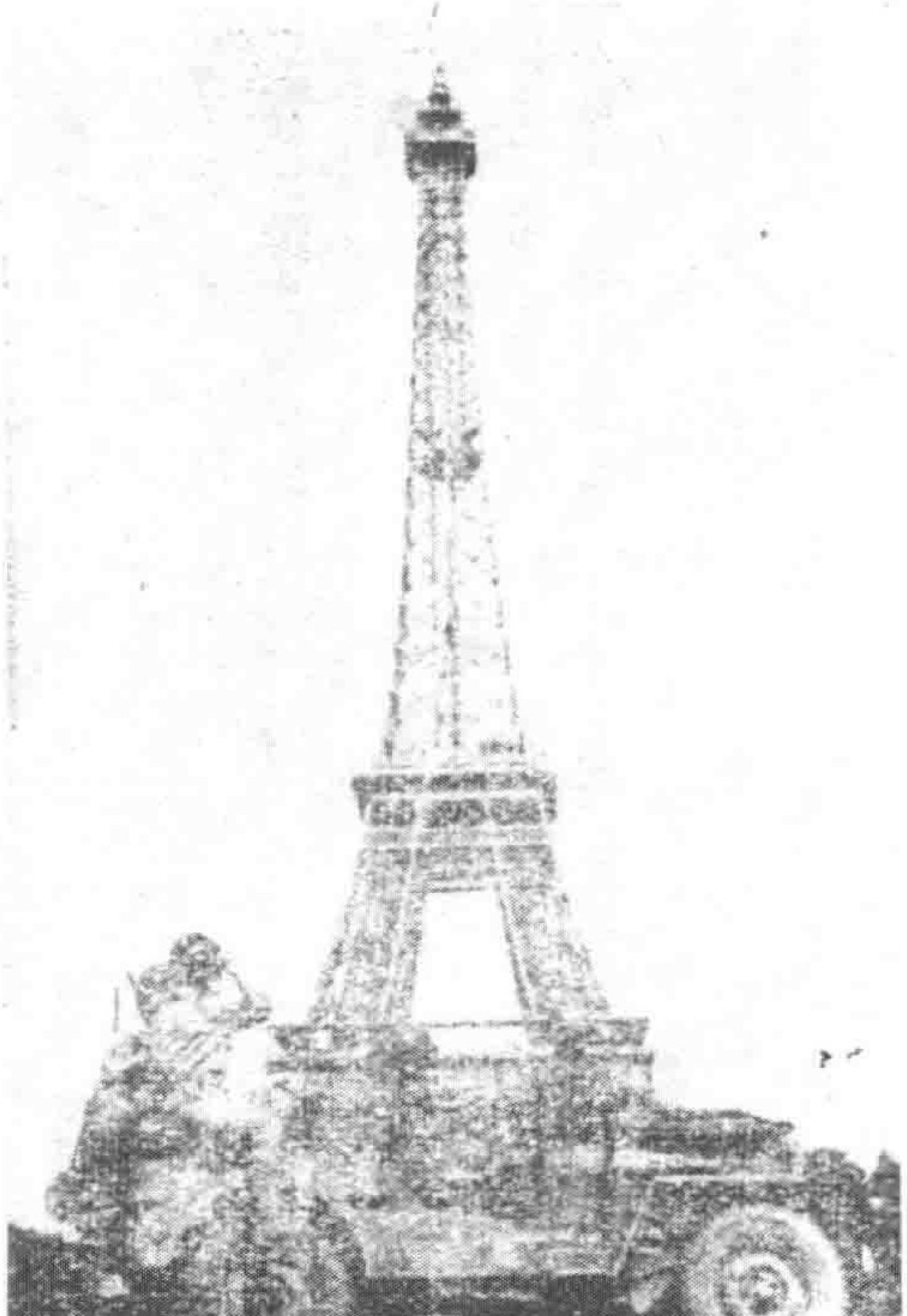
英國人仕的彬彬有禮，固然是不虛傳。有一次我在路上不留神碰了一位小姐一下，我說「對不起」Excuse me，她還說「很抱歉」Sorry 可算客氣之至了。英人說話也負責任，即如問訊問路，他們如果知道時必仔仔細細清清楚楚告訴你，不比法國人隨隨便便信口說一句，結果教你上當。英國經過這一次戰事糜爛後，也窮了，可是他們先天好，又兼政治廉明，外匯統制之嚴，幣制管理之佳，可說爲全球冠。倫敦人仕雖也穿舊衣，婦女在冬天雖也赤着脚，可總很整齊清潔，與大陸國家大不相同。總之這次英國能獲勝利，確不是偶然的。

美軍飛機

我們回到巴黎乘坐ATC的飛機返國（ATC爲Allied Transport Commando之縮寫，名爲聯軍，實係美軍主持）。該組織好像一個大規模的航空公司，不過偏於軍運罷了，每個航空站都有會食堂，點心室及寄宿舍等設備，較大機場的城中，還有招待所，都是徵用以前的大旅館，設備完全，價格便宜，管理之佳，眞令人佩服美軍的組織，我們非軍人坐到美軍機後，亦照軍人待遇，可以享受一切權利。甚至連他們軍人自用的便宜食用品也能買到，譬如在印度，香煙市價每條四十盧比，在美軍販賣處却祇要二盧比，難怪市上就有黑市美國軍用煙出售了。

我們在去年十二月七日晨飛出巴黎的是C 5 4四發動機運輸飛機，乘客有三十一人，大部爲軍人，機中有一個兵士，專司招待之職，開機後他替每個人蓋上毛毯，散發畫報雜誌，並發給每人一匣乾糧，內有六塊三明治（Sandwich）和一包小糖果，再倒一杯咖啡，這些東西並不收費，招待員亦無小賬。飛了一小時後，地中海突起大風，機中顛簸甚劇，這三十餘乘客中祇六人未吐，把吐物的紙袋都用完了。飛行五小時抵羅馬，進城住ATC招待處Hotel Hasler該旅館由瑞士人創辦，華麗潔淨，即在瑞士亦難比擬。美軍規定每人每夜一百里拉，官價二美元，黑市祇六角多美金！戰後的羅馬經濟恐慌已極，很多人民挺而走險。晚上十時後，我們都不敢走出旅館，在羅馬住了一夜，翌日即乘原機飛開羅，飛行八小時抵達，機場中人特派小汽車送我們進城，參觀金字塔，瞻仰之餘不如幻想中之什一。宿一晚再由他們派車接至機場，由開羅飛十三小時抵英印Karachi住上一晚，飛十餘小時抵加爾各答。一離開歐洲以後給我們一個最深刻的印象是：侍候我們的土人太多，吃的東西太豐富，白種人們自以爲主人翁，沒有在歐洲般的和藹了，我希望戰後在中國的白種人不是這樣！

在印度就擱了到一星期，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飛抵昆明，一旦踏進離別了六七年的國土，心中的興奮和熱望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這幾年來淪陷區的同胞，受到水深火熱的痛苦，自由區的軍民更埋頭苦幹爭取勝利，而我却躲在世界樂園的瑞士工業大學讀書，大機器敝內工作，安安逸逸地過着生活，相形之下，覺得無限慚愧，不安祇能勉勵自己努力爲國服務，希望在建國過程中能盡一點小小的力量。



參加解放巴黎的美軍停在艾菲爾鐵塔下面

勝利後閒話朝鮮（上）

Willard Price 原著

蔣學楨

我們可以從朝鮮認識我們的敵人日本。因爲朝鮮知道日本得太清楚了。

數百萬亞洲的人民，夢想着英勇的日本人來解放，共同建立所謂「亞洲人的亞洲」，如果張開眼看到朝鮮的情形，就知道他們究竟可以從日本方面得到些什麼。

日本人不斷的敎育亞洲的人民恐懼白種人。可是亞洲的人民却逐漸對日本人處處提防。

在亞洲，除了白種人的成就外，我們應注意到歷史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日本在她那悉心經營的「共榮圈」內主要的一環——朝鮮——國內的種種「德政」。

如果所有的亞洲人民，都能到朝鮮一行，我們將多增加幾百萬的反日的忠實盟友。

拘禁——對付「危險思想」的手段

日本人將朝鮮蒙上一層祕密的煙幕。嚴厲的檢查制度，使得許多不利於日本的消息，不能透露出去。朝鮮人沒有出國的自由，尤其是那些被認爲具有「危險思想」的人物。反之，他們却被關禁起來。只有極少數朝鮮人，好容易能逃出來作些忠實的報導。

戰事以前，對於外國的遊客，日本旅行局從不勸他們將朝鮮列入遊程表內。如果旅客們堅持要去，他們總有人伴遊監視着的。

在釜山登陸，旅客們踏上一輛考究的火車，馳抵日人稱爲漢城的朝鮮首都，再換乘汽車，開進華貴的朝鮮旅館。

當旅客的足踏上厚厚的地毯，目光出神的看到周遭的粉紅與金色的裝飾，華貴的傢具，鮮花，噴水池，鋼琴，和出於一位在巴黎學畫的日本藝人手筆的種種關於朝鮮風土人情的巨幅壁畫時，他們開始對於朝鮮，發生了喜愛。

他們在旅館的閱書室裏，看到全世界的書報雜誌——只有朝鮮的書報在外。在裝璜考究的酒吧間裏，旅客們更對於朝鮮，加深了喜愛。

當電梯將他們帶到臥室裏，他們看到浴室的設備和上好玻璃板內映出的日本政府建築，銀行，百貨商店和學校的種種景象時，他們深深的感到現代化的進步的日本，對於落後的朝鮮，眞是供獻不少。

旅客們這種享受是可以原諒的。因爲旅行無非是享受。嚴肅的考察人員很少到朝鮮遊覽，因爲他們有更重要的國家可去。新聞記者也從不到朝鮮，因爲在朝鮮，根本就沒有新聞——至少，在表面如此。

外表看來，朝鮮仍是名符其實朝鮮之邦（Land of the Morning Calm）。

可是在世界的演變中，作爲亞洲主要課題的朝鮮，逐漸成爲重要新聞的中心。

朝鮮半島的尖端，直指着日本。尖端離開日本本土，只有一百十英哩。同我們較爲熟悉的弗祿利達半島相較，朝鮮只有它一半面積。但當一五一三年龐司弟里昂在尋求所謂「青春的源泉」，無意中發見了弗祿利達半島時，朝鮮的名字，早在歷史上存在有三千年之久了。

與弗祿利達不同，朝鮮是多山之島。有些地理學家曾說過「如將朝鮮熨平，它的泥土可以舖蓋全球。」

朝鮮是礦藏之邦

朝鮮的山，既多礦藏，又美觀。山脈中藏有大量金礦。此外還發見有沙石、水晶、煤（多半是無煙煤），鐵、銅、銀、和鉛。朝鮮出產幾種日本沒有的礦泉，和日本本身甚感缺乏的礦脈。朝鮮並出產錫、鎢、筆鉛、鋇、鎳、螢石、鎂、雲母、鉬、滑石，還有可以提煉鋁的明礬石。

礦藏地面的泥土深厚而肥沃。穀類和菜蔬在上面滋生着。由美國移植過來的梨子，葡萄，和蘋果繁殖。日本的農藝家利用了科學方法，使肥沃的土地，造成最高的生產。可是在這種生產富庶中，大半的朝鮮人，仍過着飢餓的生活。

朝鮮的氣候，可說與理想不遠。每天早晨，似乎都是星期日的早晨一般，異樣的晴朗和清鮮，天氣清新，就像詩人所說「好像教堂的鐘聲。」整天空氣清明。下雨時間甚短促，通常在陰雲周圍，兩旁映着陽光。只有夏季才有長時期的下雨。

朝鮮氣候的理想，最好的證明，就是飛鳥也喜歡久居朝鮮。最觸目有趣的是一種黑色的隼（獵人通常用來訓練後用於鷹獵），華貴的孔雀，莊重的天鵝，有斑紋的水鴨，儀態多姿的紅鶴，白鶴，鶺鴒，友好的白鴿，靈俐的信鴿，和善唱的金鶯和雲雀。

朝鮮的野獸，山居頗爲享受。山間村落，時時要提防老虎的侵襲。朝鮮虎較之熱帶的老虎，更爲壯大美觀。有時老虎竟走入朝鮮的首都，咖了人走。豹子有時也公然走進首都的闈牆。

長白山中野獸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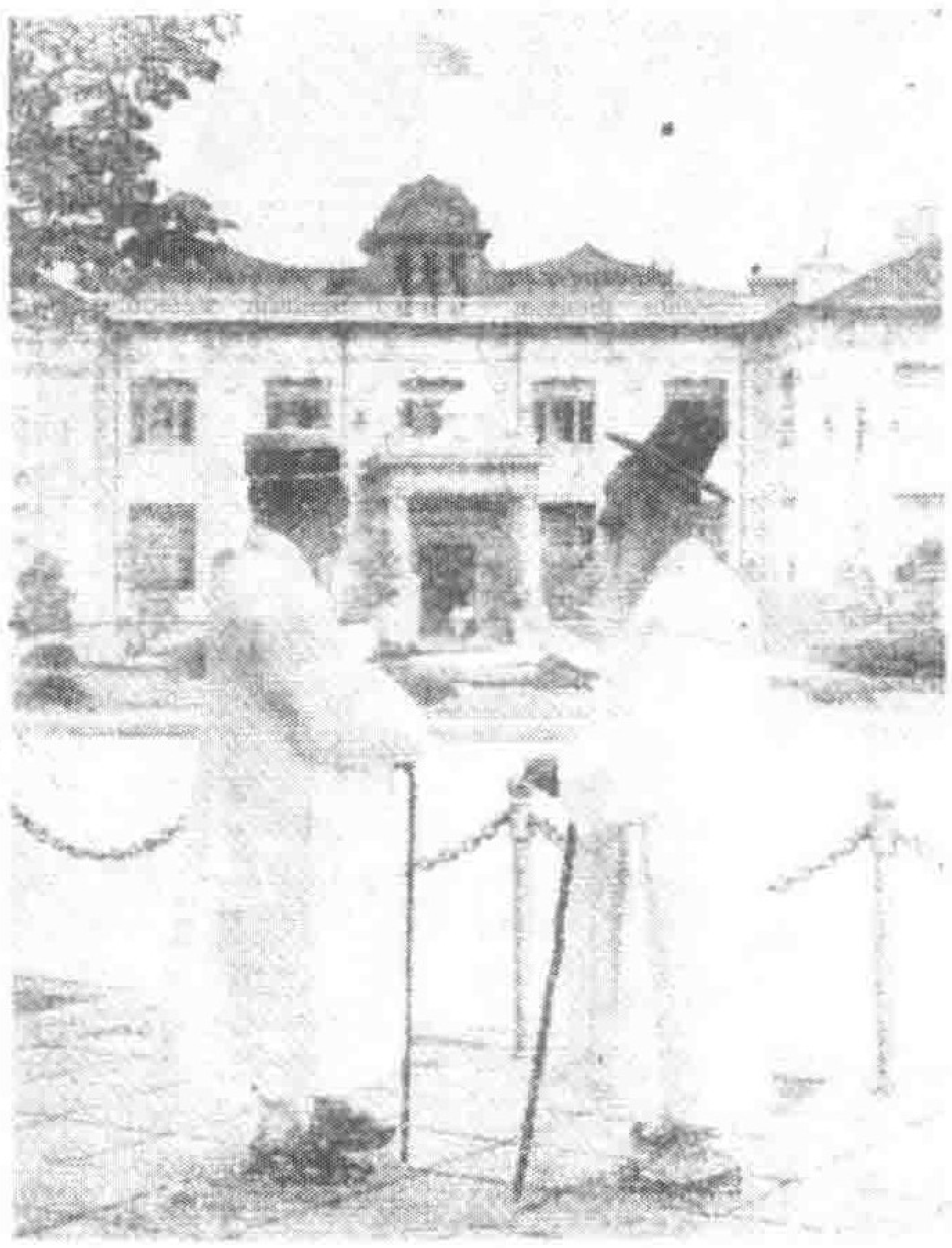
朝鮮國境北部是蜿延千里的長白山。長白山雖然並不終年長白，可是山上一年中有十個月積雪不解。巨大的朝鮮熊，在山中可說終年瞌睡。好動的野豬，比老虎更可怕。長白山中至少有五種鹿類，還有形形色色的水獺、狸、貂、虎、貓、貛、狼、和狐狸。

也許最熟悉朝鮮的野獸的人，是著名的俄籍狩獵人喬治楊柯夫司基。他的生平，是一部驚人的故事。

他出身貴族，曾經組織白俄抵抗布爾希維克司，戰敗後，被逐出鄰近佛拉迪伏司托克的價值二百餘萬的鹿園，乘了木船，同着二十五名家屬，四十名部下，和他鹿園中佳種的鹿，牛和馬，逃到朝鮮的北部。

在峭壁下濃林中一條奔騰的山溪旁，他築起了一所山舍，靠着狩獵爲生。

幾年前我去探望他時，在門口我遇着一隻大得如狼的美麗的山貓。



一個穿古色衣服的朝鮮老人與一個穿了日本製造而美國式服裝的生意人對立着談話

楊柯夫司基趕快來替我解圍，他說「這山貓不會傷害你的。它很馴良。我以前有一隻豹，脾氣太野蠻。我只得將它放走了。」

他的山舍，好像甚途山恩仇記中的宮邸一般，不過是木製的罷了。山舍的後牆，實際上是一塊岩壁。他在岩壁裏砌起一只大壁爐，和煨火的位置，使人感到好似處身在山洞裏一般的感覺。因爲周遭全是山土，這山舍比之築在山外面來得更爲冬暖夏涼。山舍的另一面，望出去是一片奔騰澎湃的瀑布，上面掛着一頂搖搖欲墜的繩橋。

山舍外巨松成林，有些枝幹從屋子的松板牆穿進來，再從赤楊搭成的屋頂穿出去。四壁全是狩獵紀念品——有鹿皮製的，有野豬的牙，有製成的蒼鷹，有弈弈如生的豹。十四隻獵犬，在屋外廣地上咆哮着。

楊柯夫司基反對用陷阱狩獵。他說任何他和他的獵犬所不能捕到的野獸，是應該享受生存的權利的。

他做着很大的皮貨生意。他爲動物園裏捉活老虎，並且供給博物院稀有的標本。

捕捉蝴蝶的獵人

他的兄弟幫助他捉蝴蝶標本，成績斐然。有二十種標本，題着他的名字。一年之中，他可以賣掉五百元價值的蝴蝶，這以蝴蝶的數量看來，是很可觀的了。

全世界的搜集家和博物院，都密切注意他的新發見。除了蝴蝶的發見，如Saturuia Jankowskii, Marumba Jaukowskii之外，他另外發現一種叫做Cygnus Jaukowskii的天鵝，和名叫Captolabus Jaukowskii的甲虫。

他的工作的地區很廣。有時越過滿洲的境界，伸入到蘇聯地區。可是在蘇聯，他很小心從事，因爲那裏的當局，在懸賞捕捉他。

當我們一邊吃着香味撲鼻，肉頭較粗的豹肉時，楊柯夫司基一邊告訴我他獵豹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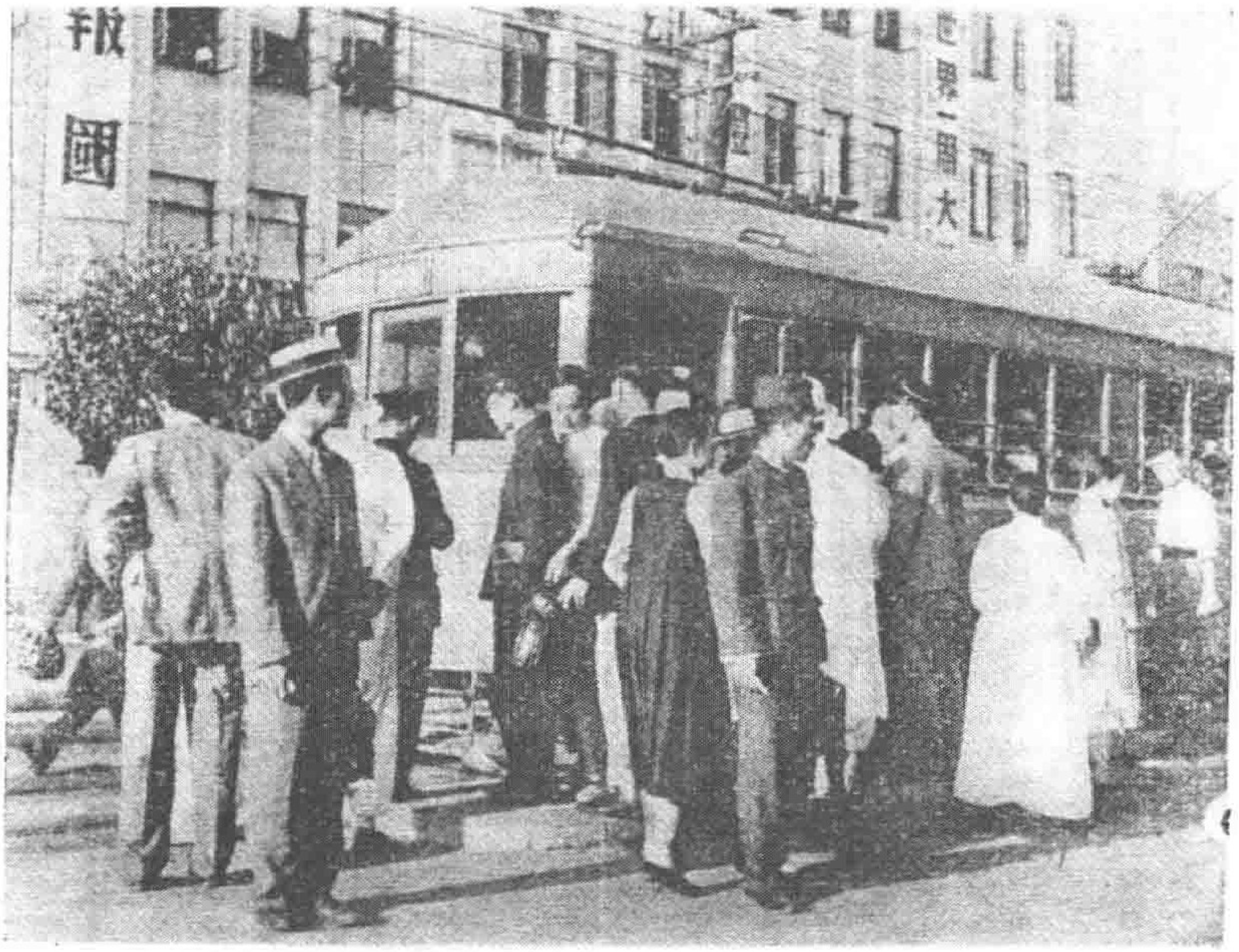
他說「我甯願獵虎。老虎是很易注目的。豹却很善於躲藏，老虎總是在地上

與你短兵相接。豹却藏在樹上。我們現在吃的，當時就躲在路旁的樹枝上。

「我的亞拉伯種馬，在走過時突然停住呆立。對於馬，遇着附近有虎豹時，老是有這種催眠的現象。我目光四周上下搜尋，一無所得。後來我下了馬，終於找到了豹，將它打死，從樹枝上跌下，却巧落在我的坐馬的脚下。我的馬連肌肉都不動一動。

「可是當豹死後，我們回家的時候，我的坐馬突然變得神經緊張，簡直難以控制」。

接着他又給我講狩獵朝鮮熊的故事。



這一羣的人中，日人很少，穿着官服的人旁邊立着一個女人，她與穿白色服裝的姊妹對立着。數年前美人在該地設計開闢了高麗的第一條電車路。

他說「可是最緊張，要算獵捕野豬了。朝鮮的野豬，是全世界最大的。重逾四百多磅。在朝鮮，這種野豬，多得非凡，每年平均有二三百人，死於野豬手中。一個受傷的野豬，較之虎豹熊更可怕。捕獵時很緊張，你要不要也來試試？」

我說我只想做旁觀者，看別人狩獵。

可是後來的結果，我非但做了旁觀者，我簡直險些做了犧牲品。在黃昏時分，我們爬過橡樹林，在那裏，野豬時常跑來吃橡實的。

楊柯夫司基同我說，「記住，野豬老是跑着直線的。當它向你奔來時，你站着等它離你五六碼時，趕緊閃過一邊。」

這聽上去非常簡單。好比跳降落傘一樣，只要踏出飛機，從一默數到十，然後扳動線紐。

一只黑影，從樹後轉出。它的身型，大得可怕。有兩個人那般大小。楊柯夫司基叫道，「開鎗啊！」我開了一鎗。開鎗的結果，使那受傷的野豬，像夜行飛快列車一般的向我直衝過來。它的刀樣的利牙，閃着白光。

我覺得立住不動是容易的。可是我懷疑自己是否能做到我朋友敎我的第二步辦法。因爲我那時也像那匹亞拉伯馬一般，兩脚好似膠住在地上一般。

幸虧事實上也不需要我動。楊柯夫司基開鎗將野豬打死在地上。次日晚上，我們大吃新鮮的豬肉。

驚心動魄的捕鯨事業

朝鮮東岸獵鯨，更爲動人心魄。戰前由日本人出錢，朝鮮人出力的捕鯨事業，每年收入有幾百萬元之多。

在朝鮮海外，一個美國人給他重新發現在加利福尼亞逃走的灰色大鯨。這條灰鯨，一度在美國的西岸很出名，後來因爲搜捕嚴厲，忽然失蹤了。大家都認爲它是絕種了。

可是，它並沒有絕種，却在朝鮮海外生存起來了。這是由戈壁探險家羅埃却普門安得羅所證實的。

安得羅用獵鯨箭向那灰鯨射了一箭，自己身上給嚴寒凍得發僵。他的努力的酬報，是之後六個星期中給他看到四十多隻灰色大鯨。

這種鯨類，非常原始。照安得羅的話，「簡直是一堆活動的化石。」看到這種鯨類，就像走進了遼遠的過去，檢討原始時代的生物標本。

可是近來因爲又一度的嚴厲搜捕，恐怕又將絕跡了。這一次大概要絕種完事了。

出產豐富的朝鮮境內的窮困人民，是很可愛的人民。美國人認爲與自己很相同。

朝鮮種族的根源很難査明。他們大都是蒙古種，但朝鮮人和普通的蒙古人比較，更爲高大，强壯，美觀。膚色較淡，身型比較正常。朝鮮女子，在西方人看來，似乎較中國日本的女子都俏麗。朝鮮人的容貌，和西方人所謂美的標準，相差很近。

在東方服務過的美國敎會中人和商人們，都認爲朝鮮人的思想，和美國人差不多。

在朝鮮住了幾星期，我簡直忘了我的朝鮮朋友們，是屬於另一民族。可是在日本住上五年，只有加强我們對日本和西方强烈的對照的觀念。

日本人儘管穿西裝，打領結，可是骨子裏他仍是天之子。朝鮮人雖然穿着全世界最奇特最自成一體的服裝，可是他們却是和我們一般的血肉之軀。

奇形怪狀的服飾和「聖經袋」

朝鮮人通常在白短衫外，穿着一件白色長袍，燈籠褲，褲脚上打着藍結。在腰上另外打一條藍色或是白色的腰帶。衣上沒有鈕釦。從前是連口袋也沒有的。自從許多朝鮮人入了基督敎以後，爲了到敎堂去要帶聖經，因此在衣服上添了一只口袋。到現在這口袋還是被喚作「聖經袋」。

全國最普遍的衣服顏色是白色，因爲白色在朝鮮是喪服的顏色，按照國法，朝鮮皇族任何一人去世，國人一律替他服喪三年。

朝鮮皇族，有一個時期死亡率極高，因此國人一直在服喪，後來也就習慣於穿白衣了。

在高大的身子上，朝鮮人通常戴着一頂馬鬃編成的高帽。（這種高帽，現在很少看見了。）帽子編結甚稀，可以看到裏面的髮結。

有些地區，未婚的男人，頭髮是下垂式的。卽使是八十歲的老頭，假如他尙未結婚，在他人的眼中，總當他是一個小孩，他的意見也不足爲道的。一等到他結了婚，頭髮立刻盤在頭頂上，村中大小事宜，也無一不與他相商了。在朝鮮，頂上的髮結，是智慧的表記。

到現在有些村落仍有這種風氣。可是在城市裏，許多年青人穿了西裝。有些少年男女，連頭髮也剪掉了。

女人的服裝，較爲平凡。在腰間繫着一條鼓起的裙，長拖於地。村姑們將脚踝深藏在裙底。可是她們袒露着前胸，却毫不在乎。因爲她們的短衣，做得太短，遮蓋不住胸部。

朝鮮的女子，結婚得很早，很能做賢妻良母。她們婚後的日子，大半消磨在用木棍打洗衣服，再用木製滚筒熨平。這種做法，如果做得熟練的話，比用鐵製的熨斗，效果來得好。

朝鮮家庭生活

要瞭解朝鮮人的家庭生活，最好是住在朝鮮人的家裏去。這裏我來寫些海恩的家庭瑣事。海恩是我認識的一個朝鮮青年。曾見過大城市的市面，但不以他的父母所住的山中泥舍爲耻的一個青年。

泥舍的院子裏，全是大可容人的罈子。裏面裝的是冬天置藏的醃菜，外加葱、蒜、胡椒和魚汁。這是朝鮮人最喜歡的醃菜。可是任何外方人吃了，担保連胃都要翻出來的。

海恩領我到了門口，高興地打開一扇雕刻美觀的矮門，說，「這裏就是。請跨過門檻吧。」

我小心翼翼的跨過門檻，懷疑地瞧着海恩。

海恩解釋道，「這無非是迷信。每所屋子，有一位管家的神。門檻是神的頸。所以不能踏在門檻上，否則，神發起怒來，就要對於一家不利了。」他笑了起來，說，「這不過是舊思想。可是我們尊重舊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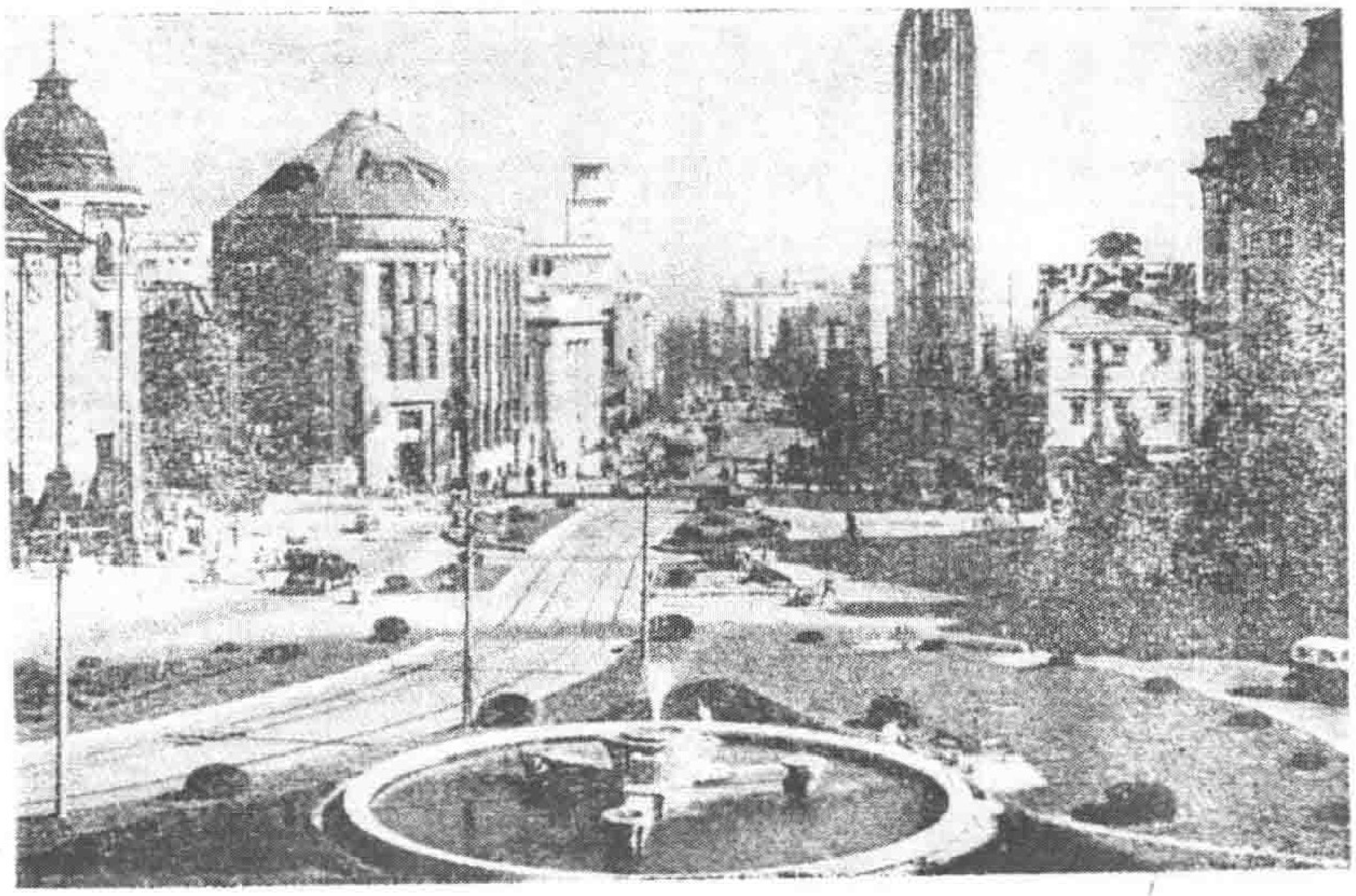
他給我介紹他的穿白衣的父母和俏麗的妹妹。然後請我坐下。房中沒有椅子。我們都坐在地上。

屋外秋氣料峭。到了屋裏，我感到一陣愉快的温暖。這温暖好似從地下發出一般。

後來給我發見人類自取火時代以來最聰明的發明。原來我們坐的是火烘着的地板。美國和歐州，任你是多聰明，却沒有想到這一點。中國有一種很類似的東西，叫做坑，是一種火烘熱的磚坑。北方的中國人，終日在坑上生活，很難得跑下冷冰冰的地板上來，這樣保持着適度的温暖。

可是朝鮮人的發明，比中國人更進一步。他們是整個地板是一個坑。

在一個冷暖不均的生着火的屋子裏，有誰不感到脚趾發冷而頭腦發脹呢？因爲冷氣照例是由上而下，將熱氣趕着上升，所以根本的辦法，熱氣應當由地板裏發出。並且還不應拘於一隅，而應當是由整個地心裏發出的。



這種看似明顯的原理，除了朝鮮人，似乎沒有其他的人發現。朝鮮人將地下廚房的火爐裏的熱氣，通過全屋地下，然後再由屋子的另一端放出。

朝鮮人廢物利用，使一室生春。

在京城街道上，日人對來參觀者誇稱他已將朝鮮經營得進步多多了。

屋子的地板，離地約高一二尺。地板是用石磚砌就，用三和土密封，火煙不致透入室內。石磚極易吸收熱氣，又不易發散。

爲舒服起見，地上再鋪一層彈性的油紙，厚度和薄地毯差不多，極易保持清潔。在這種一塵不染的綠光氣的油紙上，鋪着墊子作坐位，夜裏則作床鋪。

一日三餐的爐火熱力，已經足夠使一屋全日溫暖，晚上燒着松針，可以保暖到天明。

室內牆上，除了掛一幅中國名家墨寶外，並無他物。窗子貼着半透明的油紙。

珍貴的玻璃瓶碎片

玻璃在朝鮮甚爲少見。我朋友家中有一扇窗上，嵌着一塊曲形的綠玻璃。望出去可以看到一片曲折奇特的街景。

朋友對我解釋：「這是啤酒瓶的碎片。玻璃瓶在此間很罕見，非常珍貴，因爲瓶的碎片，可以拿來做窗子。有了它，我們可以不用在油紙上戳洞看外面了。」

女人則在廚房中忙碌，過了一會，她們搬出三張矮桌，放在我們三個男人面前。我們在筷盒裏抽出筷來，開始吃起來。我發現那盆臭氣沖天的朝鮮名菜——臭醃菜——却沒有拿出來，心中覺得一寬。

我面前是一大碗飯，周圍一圈全是菜碟。每碟都有一根酸黃瓜。味道頗爲可口。吃一口飯，咬一小口酸黃瓜。

所有菜碟全吃到，每次吃一口酸黃瓜，種類不一，別有風味。有蔬菜，有松果，有蘿蔔，有槭木的葉子，有灑着黍子的豆，有香菌，有海菜。每碟都安着一根酸黃瓜。

此外另有一種人參和薑煎成的濃茶沖食。

入睡時，他們給我舖了一條厚大的虎皮毯，上面舖着美麗的被褥，顯而易見是特爲用以款待上賓的。朝鮮的女人，都是縫紉的名手。

我的朋友海恩給我一只墊子，當作枕頭。但當我看見他和他的父親都用一段木頭作枕頭，我也堅持要睡木枕。未到天明，我已經深悔我主意打錯了。

朝鮮人通常用的木枕，是用光滑柔軟的松木做的，可是任憑是最柔軟的木，對於不慣於睡木枕的外人的頭顱，已經是其硬難當了。

我朋友的家，比一般朝鮮人的家較好。朝鮮的鄉村生活是很樸素艱苦的。田地上勞力得來的結果，全部歸日本主子所有。朝鮮人只空有回憶而已——回憶着從前執着進步和思想的火把的黃金時代。

〔下期續完〕

靈鷲山前王舍城

周祥光



印度阿琴洞

昔年閱玄奘之大唐西域記，知奘師之爲人，擅長文詞，兼通哲學，杖錫西邁，遠涉流沙，遍遊天竺，十有七年，卒好佛藏傳譯中國，發揚光大，私衷欽慕。更悉天竺佛教八大聖地，若鹿野苑 Sarnath，菩提場 Buddha Gaya 王舍城，Aigri那爛陀Nalanda，祇樹給孤獨園 Srayasti 羅毗尼 Lum-bihi 三迦沙Sankisa及雙樹林Kusinarga，心情響往，倘來日有機，必遊斯地，以快平生。年來到印，苦爲校務所羈，株守加城，未作遠遊，去年冬間，作者擺脫校務，乃作印度各教聖地之遊，藉償宿願。遂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加城搭車赴派德那 Patna李君維綱偕行。派德那爲比哈省會，離加三百四十英哩，車於加城七時半起行，明晨八時卽到派城，時細雨霏霏天氣較寒，蓋以地近喜馬拉雅山故。

余等承謝應瑞君伉儷之邀，寓其家中，余等早點畢，卽雇車至錢能教授家中，錢教授藏各國古物甚多，建屋一幢，而陳列之，儼若博物館然。其中所藏書畫陶瓷等物，關於中國者亦夥，屏風四列，置於大廳中，則爲乾隆間產，更有一幅仕女畫，描摹幗內之圖，一丈夫跪於其夫人之前，維妙維肖，且題一詩，亦極幽默，余嘗記其最後兩句曰：「豈因屈膝聞獅吼，唯說閨中夜已深。」十二時返寓，午餐後休息。下午三時，余承派城光明報記者之盛意，陪同參觀派德那大學，校舍櫛比，規模宏大，惟時屆耶誕節，學校放假，故僅到法學院參觀。該院位在恆河之濱，河上歸帆，若隱若現，耐人尋味。晚間覺甚疲倦，九時卽行就寢。

翌日偕胞黃泉琴，葉新民二君自阿三回來，於謝君處相晤，彼等聞余至靈鷲山，心至欣喜，遂與余等偕往。靈鷲山離派德那六十三英里，先由派城搭車至白克的耶浦 Bukhtiapore 再由該城，搭輕便火車至王舍城，惟白城至王舍城一段，祇三十三哩。但因路軌較狹，車行甚緩，途中竟費時四小時，余等早上十時在派城起身，迄下午五時半始到達目的地，宿於一緬僧叢林中，四顧蒼茫，五峯環繞，此卽佛經中所謂靈鷲山；五峯之名，印度各種文籍中所載互異，然較今日所稱，則爲維白嶺 Vaibhar，梵坡嶺 Vipula，雷塔那Ratna，謙塔Chatha及塞嶺Saila。山麓寺宇櫛比，則爲王舍城之故址。去寺半里許，有溫泉，可沐浴，惟余剛注射防疫針，且天氣甚寒，不敢于郊外更衣沐浴，留於寺中，謝李諸人，均前往，是夜余等熟睡，不覺東方之旣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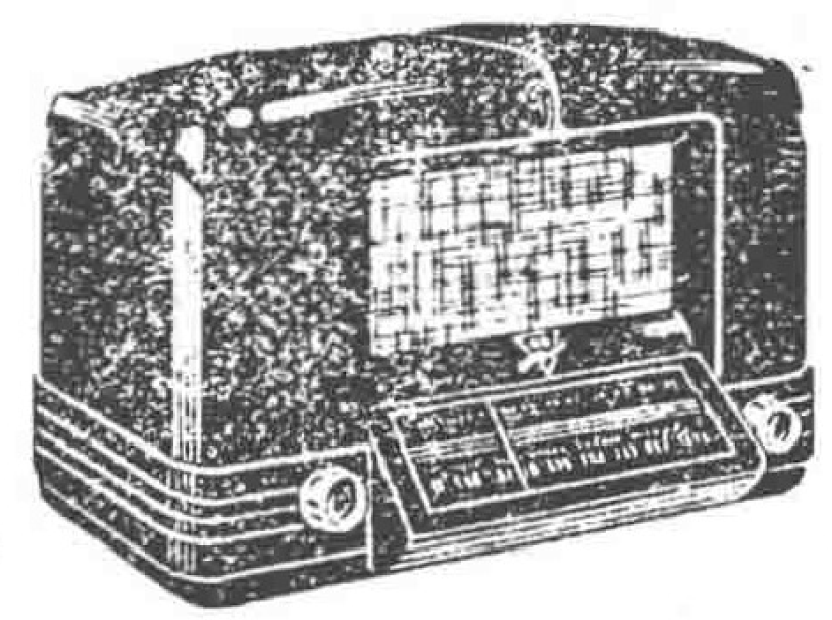
考王舍城，古名維修孟德 Vasumati 載於印古史羅摩衍 Ramavana 一書中，蓋維修爲婆羅門之子，建城於此故也。城後有山，山有五峯形若鷲趾，故名靈鷲山。釋迦佛在生之日，嘗居靈山與王舍城，宣講法華經，不知度過幾番寒暑，巴利經典中曾載佛言：「光明之地是王舍城，光明之地是靈鷲山……」。迄佛滅度，天竺國王阿琴刹得晉 Ajataratru 攝佛之舍利珠還，建塔於王舍城以藏之。嗣佛陀弟子千人，於佛滅度後數個月，舉行第一次結集於靈鷲山，闡明佛陀生前之教，阿琴刹德晉王乃於山中建方場以迎之。此方場之遺址，現仍存在，位在維白嶺右側，余等曾往觀，見原有方場，業已崩潰，祇有二石洞，洞高三丈，深二丈，據緬僧告余曰：「當日佛弟子結集時，方場可容數千人，今則年代久遠，滄海桑田，無復留存矣。」言下嘆息。余乃語緬僧曰：「物質終必毀壞，決難永生，此爲宇宙律使然，倘欲永生，須證無生，佛言無我，其義在此」。緬僧曰諾。

二十九日清晨，余等早餐畢，由緬僧仇祥德嚮導，往遊靈山及王舍城，余等出叢林半里許至王舍城之南門，城牆均毀，無復留存，略有亂石堆積，遺址隱約可辨。再由此前進爲維白嶺峯麓，地近溫泉，泉水清澈，可謂天然浴池，余睹此景，不禁思起了李和尚詩，頗足形容之，詩曰：「碧水溶溶浸一泓，亂流仍在此山中，我今尋到源頭處，坐看五峯盡向東」。上數十步，有一石屋，古名碧波羅石屋Pippala Stone House 當地土人則呼此爲守望台，屋頂上面有回教坟墓五座；緬僧所云，昔印回兩教在此爭戰，嗣回人得勝，乃將陣亡將士葬於此。惟考巴利經典所載，碧波羅石屋，爲當日佛弟子第一次集結，上座弟子摩訶迦葉尊者 Mahakaeayapa之住所，某日迦葉尊者感

到身心痛楚，釋迦佛親來此屋探問，而考大唐西域記所載，亦復如是。余等特在此屋前留影誌念，由此步小徑可達峯頂，兩旁荊棘叢生，然因余等熱情嚮往，一鼓勇氣，竟忘却路之不平與足之疲也。峯頂上有摩訶達維與耆那古廟，而後者屋宇已毀，現存石刻神像，建於千年之前，亦古蹟也。由此右行，卽佛弟子結集處，前已言之，不多贅。嗣由山頂直趨山下，到王舍城，南行里許，有剎巴德佛洞Snnbhan Dar Caves，洞有二，各高二丈，廣四丈，洞前有維修奴像，聞係古柏德王朝年間所建，洞內空無所有，據印考古學者柏格拉Beglan 所云：「此二佛洞，原爲釋迦及阿難之洞，建於公元第三四世紀之間。」由此向前行十分鐘，到牟尼廟 Maniyer Math，四週圍以土牆，寬廣各約二十多丈，中有小屋，形似亭閣，半入土中，聞係耆那神龕所在，而據傳聞，則此屋係藏舍利珠者，惟年代久遠，詳不可考，姑誌之。余等再由此南行里許，到毗別沙監獄，地廣二百方英尺，頹牆敗瓦，野草蓬生，據印度考古部所證明，此乃阿琴剎德魯王拘其父毗別沙於此。時日已西移，余等自清晨出來，爬山越嶺，腹內已飢，緬僧子祥德自布袋中取出地瓜數個食之，如獲甘露。食畢匆匆返叢林，途徑日本寺廟，日僧今已返國，現由印人主持，査日人在印到處建有寺廟，崇佛信敎，頗深得印人好感，吾國僧人在印建廟者，祇鹿野苑，那爛陀，菩提場三處耳。晚間緬僧出示舍利珠，珠現金黃色，爲錫蘭大覺會所贈，眞僞與否，則不可考。另有緬僧迦耶君與余相談，渠獲有巴利文學位，通內典，彼欲赴華研究，余則告以佛敎傳入中國，發揚光大，不但保持原有宗派，且能另創學說，如天台法華宗，賢首華嚴宗是也。可見吾國學人，不但吸收外來文化，且能消化發明：今中國太虛法師創巴利文學院於西安，汝可前往，余當負介紹之責，彼乃連聲道謝；因明晨赴那爛陀古佛敎大學參觀，遂匆匆就寢。此行因時間關係，靈鷲五峯，祇遊一峯，但王舍城却已遊遍，聊慰私衷。下次有暇，當述那爛陀大學，玆錄古偈一首，以結此文：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祇在汝心頭；
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奇固牌



機件堅固 式樣美麗

名家主持（專造）經驗豐富

收發報機·無線電台全部工程·超短波醫療器械等

精工修理 修理部 校驗免費

奇固無線電工程公司

營業部北京路二五五號四〇一室電話一四二五九
製造廠海防路人和街一二一號電話三八〇一〇

英國的城堡

John Lothian著 雷紅譯

英國的城堡是和歷史上泯漫的故事緊密聯在一起。從不列顛的此端到彼端，著名的城堡如史德令，柯奈望，慮特洛，卡非，或朋堡——每一個堡壘中都有其自己特殊的傳說。

英國的城堡中常有鬼物出沒；要估計英國的城堡有多少，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在鄉下區域，你可以遇見老輩中人，他們仍舊相信在某一個時候，城堡裏會出現着白的女身幽靈，黑袈裟的僧侶，綠天鵝絨的孩子，以及屬於此朦朧世界中的其他鬼物。不過城堡中比了這種鬼怪更其生動的東西是出現在英國歷史上的人物，你時常可以在緊張的一頁上讀到——歷史上著名的男人和女人，他們之笑語曾經在扁石舖砌的走廊中發出回響過。他們在宴會室中醉酒歡笑；計劃過偉大的事業，或者圖謀敵人；他們常常在劇烈的戰鬥中受到圍困的苦楚。眞的，英國史上泯漫之一頁確可說和這些堡壘有密切關係，循至今日，英國郊外的城堡仍在光榮的建築物之列。

想到坎尼爾華斯城堡(Kenilworth Castle)時，誰不會聯想到偉大的伊麗莎白皇后？坎尼爾華斯自十二世紀以來，好久是皇族的城堡，現在可只是一所華麗的古蹟，莎士比亞樂府常以此爲令人喜悅的背景。事實上，坎尼爾華斯之入於皇族的禁宮，開始於伊麗莎白皇后，英后把這城堡送給她的寵臣雷士德伯爵(Earl of Leicester)。伯爵把城堡裝飾得更其堂皇，並以豪華的筵席宴請伊麗莎白皇后及其他閨人，王爾德在他的一篇小說「坎尼爾華斯」中曾經敍述過這個故事。城堡的「大廳」像主教禮拜堂內部一樣廣大；穹形屋頂，細工格子窗戶，鑲板壁爐，種種裝飾，要算國內同類建築物中最精美的大廳。

其他的英國城堡，朔其淵流，殆與坎尼爾華斯同一時期。諾曼人越法國而來，建立一個新的王國，他們亦建築了不少堡壘。最初是諾曼公爵在邱陵上蓋建木質的城堡，外圍用深溝木柵以爲防禦之用。不久就由扁石砌造，面積亦日形擴大。到中世紀，某一采邑中的男爵擁有一座合乎他尊嚴與權力的城堡：他在外圍範籬之內，建造一所雄壯的別墅，入口的城門前建有鐵閘，必要時可將鐵閘放下，阻斷城壕裏的水流。波堤城堡(Bodiam Castle)，離孔德海岸(Kent Coast)不過數哩路，風物宜人，就是屬於這一型式的堡壘之一。圍牆從戰壕中矗立起來，計有七十五呎高；在舊時平靜的年代中，仍舊維持着難忘的尊嚴。

華威克城堡(Warwick Castle)聳峙於英國郊外的綠野中。原來是一座簡單的堡壘，重新加以建造和裝飾，足以抵禦礮彈的堅固要塞，最後成爲公爵起居之所。近南海岸的惠德島(Isle of Wight)上，有一所華麗莊嚴的建築物，便是人們認爲英國所有堡壘中最迷人的開列史白羅克城堡 (Carisbrooke Castle)，其中有許多古代的紀念物和遺物，諾曼人保守了很長久，眞是一座雄壯的堡壘。憂愁的英皇查理士一世(King Charles I)曾經拘禁在此深厚的壁壘之間，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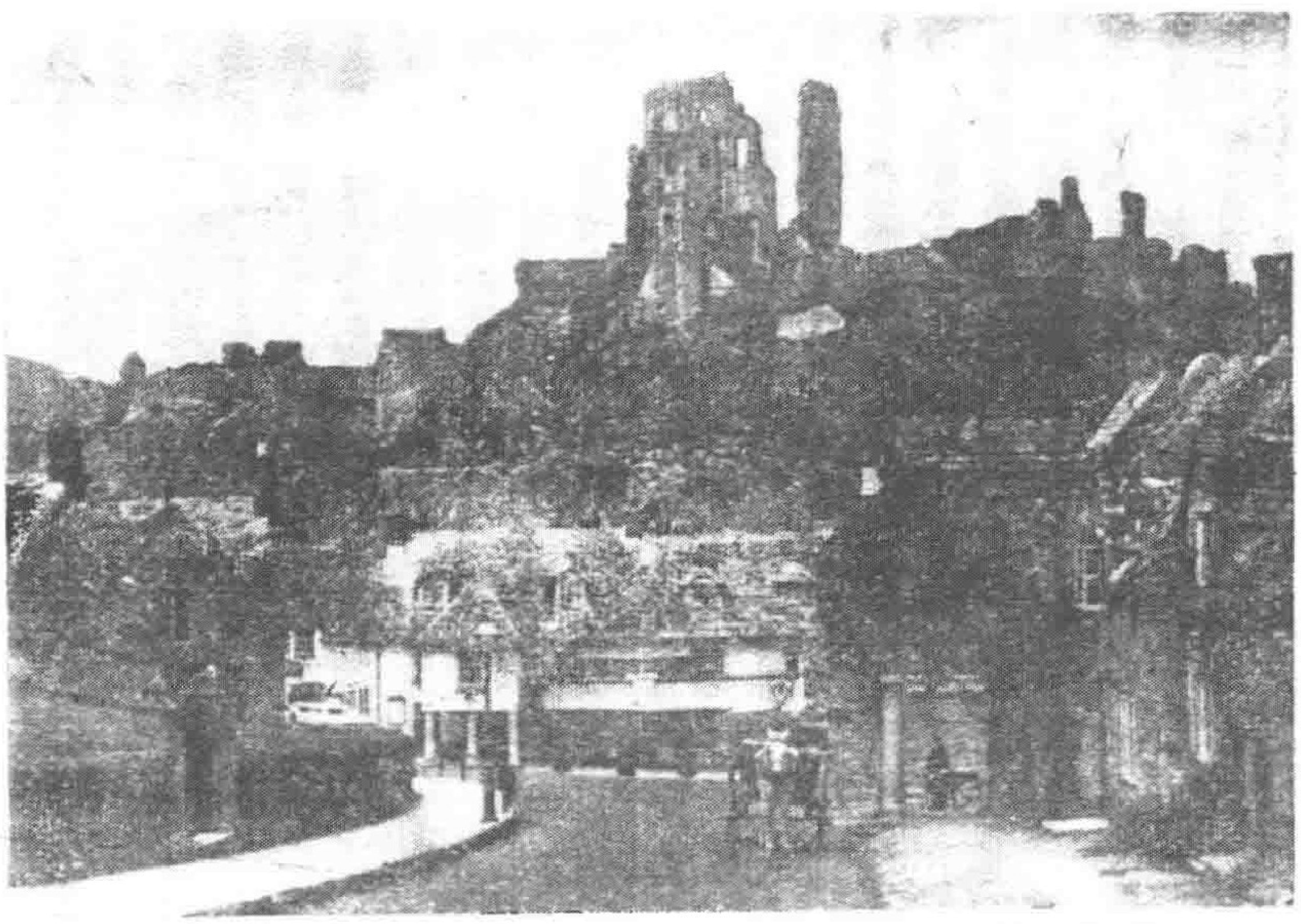
華威克城堡

過其末日，終於在一六四九年在絞臺處決。

朋堡(Castle of Bamburgh)站在一個極其不同的地位。位處寂寞的英國西北海岸，這一堡壘孤獨地警戒着海岸有八世紀之久，北海的怒濤衝破堤岸，在城堡下面滾滾翻動。它好像是警衛着附近的聖島(Holy Island)，此島有一時期爲不列顛北部的基督教傳道中心。我們可以從東海岸旅行至相對的威爾斯海岸，雖然地處遙遠的西岸，倒是有着偉大城堡的土地。柯奈望（Carnarvon）在今日是國中最有深刻印象的古蹟，此地的堡壘雄視全鎮及港口的碼頭，英皇愛德華一世的孩子即誕生於柯奈望 城堡。當一三〇一年頃，由老皇爺册封孩子爲第一任威爾斯親王 。另外一座屬於蘇格蘭的皇族寓邸，卽是史德令城堡(Stirling Castle) ，爲史蒂華王族所最喜愛的住宅。史德令矗立在一塊主要的巖石上，人們公認之爲「北方的屏藩」，因爲進犯的軍隊想從蘇格蘭南部通到北部，郊外的城堡恰好扼住這一條主要的通路。憂鬱而又美麗的蘇格蘭的皇后瑪麗(Mary of Scots) ，在此建築物中加冕。其時皇后出生只有九個月，在她勝利時代，曾經一再凱旋到史德林來。像愛丁堡的好萊路特霍和斯宮(Palace of Holyroodhouse) 一樣，史德林城堡泛濫着瑪麗皇后的回憶。

瑪麗后的晚年，被失望腐蝕着她的心田，曾經在若干古代的堡壘中渡着淒涼的囚獄生涯。她逃亡到英格蘭時，禁錮在鮑爾登城堡 (Bolton Castle) ，這座堡壘居然還很完整而好地保存着。數百年來鮑爾登屬於某一族姓，其後裔的職責便是要在此堡壘中維持邊陲的安甯與和平。蘇格蘭后在此做了六個月囚犯，永遠沒有重返故土，結果死於福瑟淩海城堡(Fotheringhay) 中的斷頭台上。

鄰近都塞特海岸(Dorset Coast)多岩石的伸展地上，矗立的是卡菲城堡(Corfe Castle)。關於這座高聳峰嶸的廢城流傳着有不少故事。最最光榮的或許是蓓克絲夫人(Lady Bankes)，卡菲城堡的女主人，以少數守軍抵禦奧立佛·克朗威爾 (Oliver Cromwell) 的六百名軍隊。克朗威爾在十七世紀是一個勇猛的將軍，操縱英國命運在十年以上。經過六星期的苦守，繼續着堅強抵抗。直到三年之後，進攻者用了詭計，城堡才算陷落。五十個新募的小兵，作爲增加城堡警備力量之用的，不料是出諸克朗威爾部下軍士的僞裝，因此裏應外合，卡菲因告失守——攻城時砲轟所造成的摧殘，我們在今日還可以看到。



卡菲城堡

盧特洛(Ludlow) 城堡以「西部城堡之皇后」著稱，比之其他堡壘要有更多的傳說。回溯到十二世紀，盧特洛的爵主和英皇爲了維持英格蘭與威爾斯邊界曠野區域的和平，假堡壘爲出席談判之地。盧特洛的巍垣似乎有一種永恆的景象，位處高山絕頂，下臨二道河流的會合處，成爲天然防禦的壕溝。關於城堡內外的故事，流傳世間的，要算麥麗紅(Marion de la Bruere) 的故事最羅蔓蒂克。

麥麗紅是盧特洛男爵的看護，愛上了一個因有叛逆行而拘禁在堡壘中的男子。男子名亞諾爾特(Arnold de Lys)，愛情開始的時候，麥麗紅答應每天送食物到監牢中去，她還幫着他計劃逃走。過了數天，男爵帶了大部份兵士出去，女郎即送一個訊息給她情人；亞諾爾特因之不但越獄出來看她，並且和他友人戰勝了男爵所留守的少數警衞軍，佔領盧特洛堡壘。麥麗紅其時倒自怨自艾起來，她看出亞諾爾特及其友人無意撤退，即拔劍自刎，以謝男爵。自刎的時候，她使身體從城牆上摔下來而死。如其盧特洛城堡有着白的怨鬼出現時，一定是悲劇化的主角麥麗紅！

麥麗紅時代之後的數世紀中，盧特洛成爲西部最重要的城堡。作爲英皇在威

爾斯政府的行宮，此地有主持正義的法院，受理所有英王領土中的案件。對於研究英國文學史的學生，最感興趣的聯繫是詩人約翰密爾頓 (John Milton)。一六三四年紀念聖密契爾(St. Michael)節前夕，密爾頓的科默斯詩篇 (Comus司宴樂之神，其像爲有翼之俊顏少年。據密爾頓詩，此神以醍醐妖術，誘陷清白無罪之人——譯者）第一次在城堡中的會議廳上當着廣大羣衆朗誦出來。當然這種戲劇化的詩文充滿着豐富的韻律，從來沒有在這樣莊嚴而偉大的背景下讀出來過。但是盧特洛城堡，自此次集會之後，自身倒是很快地把帷幕落下來了。自克朗威爾執權，盧特洛卽告衰落，立刻成爲今日如畫的古跡矣。

一時頗有威望的堡壘，漸次凋零衰頹，不免是悲哀的事。它們有過數世紀的偉大，無數匆促時間內的劇戲化與浪漫化的演出，但是當英國海岸周圍重新建立了和平的時候，對於堡壘的需要已成過去。它們今日矗立在一隅，成爲用岩石寫成的英國史料之一部份，引起我們的緬懷，提醒我們對於過去一個時代中五色繽紛的虛華之回憶。

品質精良 到處風行
大賚彩花被單
註冊商標
大賚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著名出品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餘興里 電話九四七三九號
製造廠 上海檳榔路廿七號 電話三九六二一九號

集寶齋 碑帖 金石 古玩 書畫
承辦 買賣
刻搨碑帖 鈎摹上石 墓誌墓銘 紀念塔銘
古今書畫 名人手札 舊畫古帖 珂瓔版等
玉器古磁 金石古玩 陶器竹木 紅木紫檀
如蒙賜顧 竭誠歡迎
本號開設蘇州護龍街大井巷口

墨西哥的新姿

Michael Scully 著
銅駝 譯

今日墨西哥城的旅行者希望在旅行廣告上發現此一城市為閑暇的，浪漫氣息濃重的古城，同時亦可以充滿着驚奇去渡過一個游覽的假期。那裏仍舊是保持着一片十八世紀恬靜的土地——一所燃着琥珀色燈的教堂，一個便宜市場，一座有柱廊的內院。但是圍繞在四周的是一個車路輻輳的興盛城市，矗立着鋼骨的新興大廈，工人在開築新的道路，擴大分歧的河流，像一九二〇年時的地德律城(Detroit)一樣。原來是北美洲最古的城市，突然成為美洲六大城市之一。一九三〇年時，墨西哥城的人口一百萬還不到，現在則已經達到兩百萬了。

旅行者可以看見墨西哥人買一件七元的襯衫，二十元的帽子，五十元一套出外用的衣服。他也可以看到另外一部份墨西哥人住在簡陋的茅屋中，無力獲得最起碼的合法房屋。他可以讀到個戶罷工，黑市價格，零星犯罪案件的消息。他在其他方面可以聽到勞工的不敷，一個偉大的醫藥中心之興起，價值數百萬元之水道系統之近於完成，一所劇院兼夜總會兼跑馬的娛樂場所之興起。

在這種錯綜的畫圖後面，只有一個簡單的解釋：墨西哥正受到一次延擱過久的工業革命之掃蕩，現在只有少數國家經驗到的是墨西哥城被幣值低落的洪流所泛濫。這種現象特別顯著於蒙德雷(Monterrey)，瓜特拉哈拉(Guadalajara)及其他城市，不過墨西哥城市成為焦點而已。在四百種新興工業中，約有百分之七十是集中在首都墨西哥城。

大改革的直接影響是通貨膨脹，僅對少數人有極大利益而大部份人感到苦痛。如其墨西哥按照預定計劃解決問題的話，結果能造成一個强有力的現代化國家，使所有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唯墨西哥馬首是瞻。

墨西哥之不能建設起來，受到兩種破壞，第一是長期的閉關政策，其次是技術人材之缺乏。正在想使全國工業化的時候，一九一〇年革命爆發，所有建設事業受到打擊，停頓了十年。後來因世界不景氣的影響，遭遇阻礙。直到一九三〇年冬季，才開始有進步的徵象，而奇怪的是最受物議的墨西哥總統卡滕奈(Lazaro Cardenas)一方面使工廠與都市不絕進化，一方面造成種種困難，使今日溫和的進化受到阻礙。

卡滕奈大量收買土地的政策，使國家財政的根本發生動搖。收買後的土地，為農民創造自治體的田地。墨西哥的財富原來是繫於土地；地主對於其他一切收入都加鄙夷。可是因為土地之被收買，地主不得不用種種方法，把土地上的資金搶救出來，投資於都市商業，工業和大廈之建設。這是墨西哥城所以興起的原因。

卡滕奈使鐵道，油礦及其他實業國營，為了管理上的關係，成立了一個規模浩大的行政機構。墨西哥城無形中使增加了數千名新的工作人員，他們需要宿舍，食物，學校，衣服及其他日常用品。

另外一個結果則是出於意外。都市工人以政府為背景，發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工作——不過這種龐大的問題祇有加速農村的破產。不幸的農夫開始向城市移動，造成勞力過剩和嚴重的失業問題。

但墨西哥亦有其地位上的便利。自西班牙內戰以迄希特勒的迫害使歐洲難民紛紛逃避到墨西哥來。大部份人帶了財產和技術人材，建造新興事業，幫助墨西哥吸收了一部份過剩的勞力。而在一九三九年，美國有大量游客到墨西哥來，每年消費在五千三百萬元左右。因此使墨西哥不得不建設更多的旅館和公路，造成銀礦及其他工業的擴展。

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墨西哥以前有不少進口貨，因受戰事之影響，不得不自行製造。為了刺激實業起見，康邁柯(Avila Camacho)所領導的新政府在一九四一年之初，頒佈法令，五年之內，新廠商免徵進口稅及捐稅。

這種鼓勵打開了一條復興的路線。美國資金為要逃避本國的重稅，逐漸流到墨西哥來。墨西哥在卡滕奈秉政時所流去的資金重新歸來。美國大量收買軍需品造成數百萬新興的投資。

首都附近的農場成為工廠區域。政府本身用一千萬元資本創立一個鋼鐵廠，一個煉油廠，和一個水電公司。一九四四年，私人投資於實業者總數達三千二百萬元，一九四五年，增加至近六千萬元。去年九月，墨西哥建設了一項最偉大的工業。由墨西哥及美國銀行與威斯丁霍斯電氣廠(Westinghouse Electric)合作，斥資一千五百萬元在墨西哥城附近購買地基一百六十畝。至本年年底以前，即可成立一嶄新的電氣工廠，製造無綫電，電器冰箱，電熨斗，電氣洗衣機，以及

製造各色燈光方面的設備。股權分配，百分之五十一屬於墨西哥，百分之四十九屬於美國。

外國對於墨西哥的未來有極大的信任，使此種完善的創造，因最近墨西哥城的工業有顯著的進展，而感到確有重大意義。一九三一年墨西哥電影事業僅有二個簡陋而有缺點的電影場。到一九四四年，有三家墨西哥電影公司生產了八十三部電影片子，電影工業的總利益達七千六百萬元，佔國家最大收入中的第三位，同樣，印刷事業比了十年以前擴大了六倍。銀器，毛織品及其他貨物的製造都是突飛猛進，爲十年前所夢想不到。

但是機器和原料仍甚難以獲得。工業與建築的風起雲湧却不能吸收新的財源。在墨西哥的美國旅行家每星期仍不過消費一百萬元，到美國去的墨西哥戰事工廠工人匯款回國的在五千五百萬元左右；美國購買大宗軍用品使墨西哥銀行存款大量增加。墨西哥存在銀行裏的游資至少有三億五千萬元。

因爲有這許多現款的堆積，而極少要購買的東西，雖經政府努力抑止，通貨膨脹成爲無可避免的事實。不動產的價值比一九三五年漲起十倍，奢侈品更其漲了不知多少倍。暴發戶，投機份子，黑市交易者固然賺錢極爲得意，但是壓在低下的勞苦大衆，他們的困苦倒是加倍嚴重。薪金與工資不能和生活費指數採取同一步驟，十年之內大概漲起了百分之四百。在墨西哥城；就是大衆生命所繫的糧食——豆類，穀類，米和廉價肉——比了一九四〇年要貴兩倍半。

墨西哥城的動盪不安，達於極點。物價固不論，糧食亦發生嚴重問題。農產品不能供給都市的需求。就食物中最基本的穀類而言，必須像麥子，肉類，砂糖，及其他物產一樣，依賴外國輸入。

一般評論指出這是卡藤奈在種植方面的農事改革計劃所造成的惡果。有的人歸告於他的土地歸還農民政策。他在六年中使五百萬人參加廣大的集體農場，其實當時的政府及農民都沒有準備到這樣一個大變革。政府沒有任用勝任的農事經理人或誠實的行政官吏來管理這種新系統的財政。一般易受欺詐的農民，大都是不識字的文盲，沒有瞭解到這種錯綜複雜的制度；常常因此不能合作。有幾個可以做做事情的職員繼承下去，所造成的結果亦不過是農業上的混亂。

卡藤奈的鐵道國營政策又使現行問題增加惡化。鐵路幾等於皮球一樣，在政客與勞工領袖之間踢來踢去，對於設備的是否完善，行車時刻的是否準時，反不加顧問。美國爲了要運輸軍需品關係，加以援助，重整效率的改進，但是關於鐵道設備一方面，有待於新興工業的協助，目下還不能有所改善。

但是新的因素之生長，對於墨西哥的未來仍有極大光明。依目前而論，國家有資金可使現代化的夢想成爲事實。政府極願，而且繼續希望有外國資金來加入合作。自一九四〇年以來，政府預備打好農業現代化的堅固基礎，以爲工業的支持。多數農民由依賴政府一變而爲眞正的地主。指導與設備早經改良。灌溉方案已在實施，灌溉的區域要兩倍大於生產的土地。

另外一種發展必須配合着進展中的工業是電氣化。墨西哥產煤不多，但產油極爲豐富，山區油管網之敷設極爲迫切。水電事業獲得發展，也是工業方面用電的唯一希望。墨西哥城工業化的主要因素就是新近建設了兩所水電廠，其中的一個廠設在蒙德雷城，使電力增加百分之五十。現在因設備可以獲得，預備使六條河流部份地裝配發電設備，已在進行之中。

墨西哥承認未來的進展必須要有更多的公路和鐵道。一條新的鐵道綫第一次使物產豐富的赤道城市猶嘎旦(Yucatan)，和墨西哥幹綫聯接，另外一條鐵道通過西北部以抵太平洋海岸。公路方面，新近增闢了六百哩長的路綫。

爲了要加速工業改革計劃，法律上原來禁止外國技術人材的聘用，現在把這條法律取消。美籍專家正在管理着許多新興工業，並訓練墨西哥青年作同樣的職務。大量的主要工作人員遣送至美國工廠，作實習訓練。而墨西哥開始要有其自國的工程師，科學家和技術人材。國立大學中科學及工程兩科的登記宣告結束，另在首都創設國立衆藝學院(National Polytechnic Institute)。

對於美國，墨西哥的工業改革有非常期待的意義。美國國際事務部估計墨西哥在十年以內，要向美國購買十億元的重工業設備，以爲現代化設施之用，這樣保證了美國工廠中有數萬種工作可做。以前墨西哥人無力購買美國商品，……現在則因墨西哥工廠的工資增加，農業收入不斷增加，能夠使美國商品獲得一個市場了。經濟史上證明每一個國家之輸入品的增加應與工業化的設備作正比例。在墨西哥的進步只有刺激工業化計劃更其向南方發展。據估計拉丁美洲在十年之內需要價值九十八億的設備以完成其基本需求。

▲一個最後的希望。許多墨西哥人；基於人類自然的嫉妬，自己以前是貧瘠的人民，對於世界上最富有的鄰邦不免歧視，因此造成了不歡迎和不信任美國人。只爛機械與高薪制塡補了經濟上的缺陷，墨西哥在衣食住方面獲得較好的享用，這種嫉妬便會消滅，而代之以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了。

人類的祖先—大猩猩

身體上的改變不到六百萬年

墨衡

每當參觀者在觀看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內的大猩猩時，我常喜駐足傾聽；不出我所料，每次總聽見有人說：「這樣的人猿竟是我的祖先，眞使人不能置信！」

人類實在是勢利的動物。他已經控制了世界，自命為上帝所遣使的地球掌管者，故以為承認自己的祖先是在荒山野石中搜求食物的低等動物，未免有損尊嚴，祗有那居住在樂園中的亞當和夏娃才配做他們的祖先。

但是儘管我們的想像如何，事實是事實。鐵一般的明證告訴我們人類和人猿之間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他們從同一的祖先處遺襲了不少特質。比較解剖學且顯示人類和類人猿身體的構造是相似的。——當然各部份的比例不同，人猿臂長腿短，正和人類相反；但他們的骨骼・牙齒、肌肉、和內臟的構造，甚至他們的腦子，都和人類有出乎意料的相像處。

在推究人類的祖先時，我們可以上溯到一種稱為 Dryopithecids 的巨大人猿。從這類動物中演化出大猩猩，黑猩猩，棕色猩猩，長臂猿和人類，Dryopithecus（或稱「樹猿」）一屬包括許多不同種的含人性的猿類，他們在「中新世」和「鮮新世」時生長在歐亞非三洲，距今約一百萬年至一千五百萬年。莫以為這是一個驚人的冗長時期，在地質學的進化過程上，一千五百萬年祇是小小的一角而已。

樹猿的身體很高大，約和人體相等。雖然現在我們僅獲得它的牙齒，幾隻脚爪和一根細長的大腿骨，但從這大腿骨的形狀上可以推測到它行走的方法是從一根樹枝蕩到另一根樹枝而前進的。長臂猿，棕猩猩和黑猩猩都用這所謂「上臂行走」的方法行走。這種行動方法是從動物的匍伏行走演進到人類直立而行走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

長臂猿中有一屬稱為Hylobates。（意思是「樹行者」）但這種猿類行走的方法遠超「樹行」這名詞的意義。當我在雲南和緬甸狩獵這種猿類時，我曾獲得有生以來最寶貴的經驗。某次在我視察了陷阱而回到營帳內後，突然聽見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猿吼，「嗚—哇」「嗚—哇」的在樹林中來回震盪。雖然初起時似乎很遠，但愈來愈清晰響亮。我立刻攫取了來復槍從山頂上連跌帶跑的直衝下去。它們都藏在離山頂五百呎之下的叢林中，所以在逐漸逼近時我極度謹愼，每次在聽見叫聲後始向前移動。

這樣當我離叢林還有百碼時，一隻巨大的黑猿從一株樹頂上一躍而出。那時我剛從一株矮樹後走出來，它立刻看見了我。整整有半分鐘，它凝神注視着我，一臂懸在樹枝上，然後它騰身躍起如急擲的石塊一般，一躍到了二十呎外的一根樹枝上，接着在樹頂上疾飛而去，同時所有的黑猿都跟蹤前去，頃刻間便如黑影般的消失在無邊的樹林的盡頭。除樹枝的「簌簌」聲和樹葉的舞動聲外，可說是鴉雀無聲。這是我畢生所見最驚人的一幕。它們在樹頂上飛躍前進，絕不會失足，而且速度遠較我在平地上奔跑為快。

黑猩猩在「上臂行走」外，兼有爬樹的絕技。它們常到地面上來，且能直立行走。但大半時間仍四足並用，重量集中在四肢的前端。大概由於我熟識一隻黑猩猩的原故，所以對它們特別有好感。

這黑猩猩名叫「曼茜」，是我故友哈萊雷文氏從非洲帶回來撫養長大的。她和哈萊的子女們一同起居遊嬉，而成為他們家庭中的一份子。哈萊到博物院來看我時常帶她同來。她坐了高脚櫈和我們一同進膳，並且會騎了三輪的自由車在博物院內的食堂中繞餐桌而行。進膳時亦溫文有禮地用刀叉等食具，遠較一般同樣年齡的兒童守規矩。她最嗜吃冰淇淋，但多吃後容易胃痛。諸如此類的與人相同之點可以寫成一本書。每次我要給參觀者一特別深刻的印象時，我總請「曼茜」來陪他們一同進膳。

當那些樹猿身材增大以後，它們遭遇了現

存猿類所遭遇的同一問題，那便是它們不再能很輕捷地在樹枝上行走了；它們必須到地面上來覓取各種食物，以配合那逐漸轉變的口味。此外，它們覺得棲宿在樹枝上並不舒服，因此開始到地面上來了。這是最重要的轉捩點，使它終於成了地上的動物，用兩腿奔跑行走，且能和人類一樣的直坐在地上。在遭受襲擊時它們向叢林中去尋覓躲避，不再上樹去藏身了。同時那逐漸發達的腦部使它們開始知道運用石塊來作攻擊和防衛的武器，甚至將石塊和樹枝磨成它們所需要的形狀，從此時起，它就踏上了人類的階梯了。

當然這上面所說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所發生的，其間曾經過約五十萬年之久；而且是在它們生態上有了複雜的改變後造成的。在轉變的前後，它身體上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譬如前臂的完全失去奔跑作用而發展成爲雙手，必須在兩腿發達到能支持全身的重量後始能辦到。所以後腿便從猿腿進化到人腿：大脚趾和其他脚趾聯接得更近，最後，構成大脚趾膜的結締組織再縮短而使所有的足趾併合。同時脚跟支持重量的部份增大使兩腿不再有掌握的力量而能負支持重量的使命。同時由於肌肉的發展，大姆指可以彎及其他各手指而使雙手有更大的掌握力，這一點是大猩猩和黑猩猩的大拇指所不能辦到的。

在這些特性開始發展前，樹猿的尾巴已逐漸消失了。消失的原因雖不十分明瞭，但大約是因爲它們已能用臀部坐在地上，不再需要尾巴來維持身體的平衡和保持體溫了；因此尾椎骨轉向裏面生長，不再從脊椎骨成一直線下去了。在人類的胚胎時期，從四星期到八星期時仍有突出的脊椎骨，便可以證明人類的遠祖是有尾巴的。亞塞凱塞爵士亦說在被解剖的人體中，約有十分之一是有尾巴肌肉的遺跡的。一九一〇年時我在非列賓羣島曾看見一個土著，生了二吋半長的一條尾巴，益能證明此說的不訛。

在進化的立場上看，人類祖先身體上的改變是很快的，前後共不到六百萬年。試看馬的演化史，從狐狸般大的 Fohippus 進化到現代的駿馬，其間曾經過五千萬至六千萬年之久。相較之下，人類的演化史可算很迅速了。

人類永遠在急促中生活。脫離原始的猿類時期，經過身體，手足和腦的發展而成人類的形體是急促的。現在人類又在急促地向前進行了，希望不久便能征服整個宇宙而成爲世界的主宰。



歐美采風記（五十二）

沁明女士

英商銀行居全市的中心，由宋恩(Sir John Soane)担任建築師後一手改造，那時他年僅三十五歲，將擠得『眼鼻眉一巴焦』的一個小小地段逐漸整理，居然完成一座巍峨的宮殿，爲這金融寶座的根據地，確難能可貴；現在外表軒昂，內容適用；在行屋老的一部份中有一圓廳，本作爲股息室的辦公室，建於一八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毀除另建，現在祇留下進圓廳的走道，可看出他心思的巧妙和式樣的美觀！整個的行屋佔四條街道，在這龐然大屋裏面存放着一萬六千萬鎊價值的金銀，鈔票的印刷部份最有趣味；該行創辦於1694年，董事長是著名的『獅身女面有翼怪物』(Sphinx)，永不輕易發表意見的諾門 (Montague Norman)氏；該行雖說是『中央銀行』，實際上是私人組織的股份有限公司，除發行外，並經營普通商業銀行業務。

從銀行出來到皇家交易所 (The Royal Exchange) 去看看，也是有歷史性的名建築，由泰特(Tite) 打樣，1844年落成時，維多利亞女皇行開幕典禮，從前是各業的互相貿易場所，現在已少實用，裏面有三十二張壁畫，描寫倫敦掌故中的大事，都出於名家手筆，還有許多雕刻像，都是值得一看的，著名的一組鐘壁每隔四個鐘頭演奏英蘇愛三國的各種名曲，是不可不閱歷的點綴品。

（五月廿三日）星期日。上午和喬君約定在利物浦車站碰頭，等了許久不見他到，修便各處去找，這車站格外的大，出口處約有六七個，東奔西跑，好不熱也，街道與火車站連接，更是如大海撈針，總未撞見，還是我想起他也許在老站等我們，及趕去，果不其然，旋同喬君同至麗琴公園一游，這時百花盛開，水色豔麗，在太陽下躺着休息，十分舒服，眼看着天眞爛漫的小孩子們在跑着玩着，心神爲之一爽。五時同去Tivoli 看電影，片名『已掩沒的境界』(The Lost Horizon)，主角爲Ronald Colman 及 Jane Wyatt，故事以西藏爲背景，佈景非常偉大，這理想的世外桃源名叫『禪古麗拉』(Shangri-La)，有大喇嘛，有神祕的宗教意味，有離奇的情節，什麼二百多歲的老僧，什麼少女忽然變成六七十歲的老婦，眞是少有出見；我想與其老了做妖精，倒不如中年夭逝的好！戲還不壞。

（五月廿四日）報載英國財政當局批評我國國內的新幣制稱管理外匯成績差强人意，雖尙未能斷定是否與銀價完全脫離，白銀輸出的數量很大，走私影響頗劇，政府售出白銀，如銀價上漲，自然有利；日本最近的財政情形，預算不易平衡，擴充軍備的費用日漸龐大，通貨澎漲很迅速，日元對金鎊的匯兌率已降落百分之四十，金鎊自身也在貶值中，故日本的對外輸出激增，但出口行家並不需要這種刺激，去年仍是有入超的局面，雖有三萬五千六百萬的無形收入，可是每年向東三省的投資約需三萬萬元，所以日本的收支相差約一萬三千四百萬元；兩國的經濟相形之下，我國情形似乎還好些！

（五月廿五日）修陪喬君去購登記馬克(Blocked Marks)，馬克鈔票上面早已取消『憑票卽付』的字樣，換句話說，這種通貨的價值完全仗着國立銀行及政府的政治地位撐持，並且是絕對統制的，現在德國的國家銀行完全被政府支配着，已失去其在國際上的交互作用，不過牠的總裁仍是世界淸算銀行的委員之一，儘管推行的政策完全根據國內國民經濟需要，有許多國際上的關係不能因爲希特勒的一篇演講而宣佈解除；道威斯計畫 (Dawes Plan) 與楊氏計劃(Youngs Plan) 都已失去效用，國家鐵道的收入，也中止應付，賠欵案中的債務，可是英美法荷瑞各債權國的委員會仍自不斷的貸放大宗欵項予德國的各銀行，使她可以避免金融上的恐慌，這叫『自搬石頭自打脚』，一方面維持她，怕她倒，一方面又想控制她，這如何可能？所謂Registered Marks 並不能淸理德國的積欠，靠旅行事業來壓搾游客的錢囊，祇能使其他國家的資金逃避，不

能塡補自身的虧空；入境時所帶的外國貨幣須事先塡具表格詳細報告，出境時不得帶走超過某一限度的本國錢，這樣的使游資流落國內，仍然無濟於事！

倫敦的氣候，晴則熱，雨則涼，今日却似夏季，街道潔淨得一塵莫染，可是貓狗隨地方便，老太太們牽着，還靜心的跓候，不要急了小狗，這是文明國家的特點，畜牲比人享福！午後到公園路四十五號去看雷諾滋的畫展 (Sir Joshua Reynolds Exhibition)，搜集了這位英國最"John Bullish"的大畫家作品，計一百零一幅，是少遜爵士(Sir Philip Sassoon 國內著名鑒賞家）向七十六家公私搜藏所徵集攏來的，其中有皇帝所藏的『亞力山大畫像』，有自愛爾蘭和美國借來的，可說是集雷氏之作於大成；雷氏的作品以人像擅長，傑作如『伊麗莎白及其女』，如『洛非的家庭』如"Kitty Fisher"都是偉大的精心結構；他一七八〇年的自畫像，是贈予他自己創辦並任第一屆會長的皇家學會的紀念品。溫度日間到八十，英人已感覺受不住。

（五月廿六日）報載關於蘇俄近年來建設事業的許多圖影，看照片中所表現的進步狀況，疑信參半；巴黎博覽會在積極籌備中，鳥瞰的全景，區域實在遼闊，不知能去觀光否？

（五月廿七日）午後到夏令配亞去看皇家軍隊表演 (The Royal Tournament)，進門後就有穿得很華麗的貴婦賣節目書，因為是捐募軍役慈善基金並鼓勵從軍興趣之舉；由英皇倡導，各大員附和，所以特別隆重；今天是第一天，所以皇室都親自到場，貴族也都趕來湊熱鬧；第一項節目是英皇的檢閱禮，由英皇自己的隊伍作密接式的操練，皇家海軍陸戰隊的銅樂隊奏樂 (the Regimental March-"A life on the Ocean Wave")，皇帝起立，接受獻旗的殊榮，旁邊為老太后和兩位公主，他穿的是空軍灰色戎裝，他站起來，觀衆也一齊跟着站立；第二項節目是皇家空軍的體格健全操演；接着是：——（三）皇家馬隊的跳躍及幻術騎技表演；（四）海軍的野礮表演；（五）倫敦市機器脚踏車通訊隊的驚人表演；（六）陸軍柔軟體操訓練班的輕快訓練表演；（七）音樂騎術；（八）音樂配和的馬隊衝鋒式；（九）爬繩和登梯表演；（十）皇家軍官學校的玩具兵操演；（十一）拔河；（十二）榮譽礮隊的歷史操演；以騎術為最好看，海軍爬繩搬礮連拆帶裝不過幾分鐘的時間，其動作之敏捷，甚為可佩；空軍的體格非常結實，用幻燈作捧，操火炬，整齊好看；這種鍛練好身體，充當礮灰的把戲，用意固然好，可是生在古文明國的我，總是天性愛好和平，儘管把人練得和鐵石一般的野牛，將來還不是和別國的『野牛』去一拚罷了，誰擋得住一棵鎗彈和一個炸彈的碎片？

（五月廿八日）今日寫成一篇『戲園』的短文；房東太太問我：「如此好春光，你打算怎樣來利用這良辰美景啊？」我答道：「暫時尙無計劃。」她告訴我英國許多地方，都有離奇的傳說：（一）水上漂流者的家 (the Home of the „Water Gipsies")；（二）某處地方曾經有一無頭鬼晚上出來行走；（三）一所教堂至今『祇』用臘燭取亮光；（四）某處懸掛着『自由區』的標誌；又某地風景怎樣別緻，某地有何奇蹟，說上一大堆；英人最講究郊外游散(Country Walks and Rambles)，專著許多導遊指南，告人如何乘車，經過些什麼路徑，計程若干哩，附詳明地圖，便人參考，沒有到過的不致於無所憑藉，這是一種很好的消遣方法，於身心都有莫大稗益，可惜我們不能深入鄉間，實地觀察英人鄉居生活的趣味，頗為遺憾；房東太太邀我們於下星期二同到南部海濱的布萊頓(Brighton) 去玩，我們答應了。英倫三島可以遊的地方，以區域來分，大致有下面幾個著名的風景區：——（1）倫敦的南部和東南，在堪特省(Kent)內，有號稱『英蘭的花園』的狄根斯(Charles Dickens)老家(Rochester)，和英國宗教重地(Canterbury) 及許多名勝如 Herne Bay, Wesgate, Margate, Deal,等等，都是海風拂面的息遊地；布萊頓是『英國南岸之后』，附近有一連串的海濱作樂公共場所，加上南北兩低原 (North and South Downs)，高尙的賽馬場 (Goodwood) 及諾福公爵 (the "Earl Marshal" of Great Britain) 宮室所在地的 Arundel，因此成為旅客所必到之地；（2）倫敦的西南部有每年六月舉行大馬賽 (the

Derby）的Epsom，有著名兩大教堂的Guildford，有最大最受人歡迎的娛樂中心Bourne Mouth，有大商埠Southampton，有歷史價值的美麗大森林(the New Forest)，有別號『花園島』的Isle of Wight和許多幽雅的海濱遊憩地，這島上的風景特別宜人，散步其中，不啻置身仙境；又有哈迪(Thomas Hardy)許多名著的背景所在，也是遊英人仕所不可不至之地；（３）倫敦的西部是英國君主八百五十年來住家所在的Windsor，因學校而揚名的Eton，每年一度風行上流社會划船比賽的Maidenhead和餅干製造業的大本營Reading的地帶；Newbury是賽馬的重要地點之一，Savernake Forest是極美的森林，Marlborough有很著名的公學，Bath是出名的內地礦泉浴場，產蘋菓汁和乳酪尤負盛名，Taunton有一座古堡與歷史有關，Cheddar Gorge和Glastonbury的風景也非常可觀；（４）Devon與Cornwall是美麗的畜牧場地，講起這區域內的大曠野(Exmoor)，凡是愛好自然美的英人無不垂涎欲滴的想去一游，有可愛的梳狀樹木，有未經馴服的小馬和野居的紅鹿；有趣的遊樂地有Lynton, Lynmouth, Ilfra Combe, Bideford, Clovelly等，頗富於小鄉村的雋味；大的假期休養地有Torquay, Exeter，海軍港地的Plymouth，怪石嶙峭的Dartmoor，這一區域內的風景，經許多美術家頌讚，已成為英國沿海風景最秀麗的一部；還有Boscastle如畫中景緻的船埠，Tintagel的古堡殘餘部份，Truro的新建教堂，Land's End的怪異風景；Oxford的大學及各種古老建築，Banbury的十字與蛋糕(Cross and Cakes)尤膾炙人口，Sulgrave是美國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祖居家鄉，

Stratford-on-Avon是英國空前絕後大詩人的生長地；此外Warwick有很麗都的教堂，Leamington是『英國中部的花園城』，內有溫泉，Kenilworth有Scott小說中所提到的著名古堡遺跡。（５）Severn及

Wye Valleys：沿塞汶河流域，在Worcestershire省中有兩個重要的礦泉，一在Malvern，在歐洲可稱最引人入勝的一個，一在Droitwich以鹽水浴最有意味；在Gloucestershire省中，以Gloucester的教堂最莊宏而富有歷史紀念碑誌，Cheltenbam以礦泉及學校著稱；懷河流域的風景在英國內河風景中可算最秀麗的：Chepstow的古堡尚能保存牆垣，Monmouth為古城，Symond's Yat為有名之美景，Ross Hereford都是古英蘭的陳蹟。（６）Wales及其邊緣(Welsh Marches)——威爾斯的重要城鎮有充滿了木頭房子和公學的Shrewsbury，有羅馬式城垣及奇特"Rows"的Chester。境內巒山叠翠，河流如帶，景緻壯麗美宏，尤其是北部，Snowdon的山峯，高者達3560呎；Bettws-y-Coed有多樹的小山和溫泉，Llandudno有中古時代的色彩，此外Rhyl, Colwyn Bay, Barnmouth及Aberystwyth也是很有名的遊玩地點，惟一的美中不足是語言比較難通。（７）倫敦西北部的St. Albans是一古城，也有古教堂，Luton是山腰中樹木很蒼鬱的小城，Bedford有『天路歷程』中所提到的老監獄(Oldgoal)及英國最著名之公學；Olney是名詩人Cowper的故鄉；穿過中部(the Midlands)到Derbyshire的高原(Peak District)一片美麗的山脈中，最主要的城是Buxton，那裏有很華麗的溫泉，亦是英國海平以上最高的地方（超出一千呎），Matlock有礦泉，至於

Haddon Hall和Chatsworth，更是英國名貴族軒昂住宅的所在地。（８）Lancashire和湖區：蘭開夏是人煙稠密的工業城，附近多著名的海濱勝地如Southport，盛稱為『英國海邊的花園城』，Black Pool別名曰『北部的樂園』，Preston有其歷史上的掌故；湖區景物的繁多與富麗，久為世人所稱道，有十六個湖和無數小的山潭，點點雜綴在英國最多山的地帶，經過許多大文豪如Wordsworth, Southey, Coleridge, Ruskin等的不斷烘托，更為生色不少；其中最大的湖為Winder Mere，裏面小島如珠，週環翠峯圍侍，稍北有賦媚的小湖如Grasmere及Rydal Water，從這裏到Keswick有一段很秀麗的道路，沿着絕巔的Thirlmre湖濱；第二大湖名Ullswater　其西為最令人留深刻印象的Wastwater湖。（９）The Isle of Man在愛爾蘭海的中心，多山而富於幽雅風景，山頂的泉水流下，造成無算的大小瀑布，夾雜在樹葉叢生的小谷中，實在好看；名勝地點為Douglas, Ramsey, Castle Town及Peel等。（10）Cambridge及其沼澤：劍橋是著名的大學區，則毋庸多贅，所謂

「背地」(the Backs) 是各學院後的美麗郊地；Ely 就在附近，有十一世紀時的古敎堂，一片低地，由許多濕澤組成(the Fens)，是英國最肥朊的耕種地，向西走的 Huntingdon 是 Oliver Crom well 的誕生地，Petersborough是古城，有諸門式建築的宏麗敎堂；Stamford是一個逗趣的小城，有古色古香的房屋和好看的禮拜堂，向北的Boston有一老敎堂，近年來修建的費用是美國麻省波士頓城居民所募贈的；Grantham 是大發明家Sir Lsaac Newton的故鄉；再遠些是羅賓漢的區域，這個故事早已家誦戶曉，也不必細述牠的風景及附會傳說；西北角爲最美麗的區域，統稱謂之"the Dukeries"有貴族的產業四大名家。（11）倫敦的東北部：在 Sherwood Forest（卽羅賓漢故事的舞台）東面爲Lincoln，有大敎堂，羅馬人的城 (the Roman Gate) 和「猶太人的家」(the Jew's Home) 都富時間性的雋味，York 和堪特伯利同樣的在英國是兩大主敎坐鎮的重地，極大的中古時代敎堂中的顏色窗最出名，城中希奇的老房子也不少；距離廿哩路的地方爲Yorkshire Moors，這區內有 Harrogate 的名溫泉和Ripon 的大敎堂；（12）蘇格蘭的高原(Scottish Highlands)和湖區及 Trossachs，更是美不勝收的好風景地帶；每逢一個外國人到了英國，英國朋友總會對他說：『什麼什麼地方，怎樣怎樣的美，非到不可，千萬不要錯過，務必要去看看！』這一套話，誇奬得淋漓盡致，可不是自己標榜，確實他們認爲値得遊歷，所以舉薦非常懇切；如果要到這些地方去旅行，祇須和本國的旅行社接頭，他們自然會替你寫信接洽，一切佈置得週密，或該坐火車或是公共汽車或僱私人汽車，這些他們都能於出國之前，早就給你策劃完備，使你在沒動身赴英之前，完全明瞭行程日期及地點等等，這是旅行事業發達的功效；我將來如有機會，當代人從事設計這類問題，祇要適應每個人的興趣，滿足他的需要，我想這也是服務社會的一宗好事業吧？

晚上在家無事，聽無線電廣播 Covent Garden節目， Toscanini 的音樂會，這位大音樂家，近來因爲猶太人在世界各地遭受壓迫：德國不必說，波蘭的三百五十萬猶太人引起政府嚴重注意，巴勒斯坦正鬧着猶太人與亞拉伯人的糾紛；托氏愛同胞的心切，不辭勞苦，遠途跋踄，跑到耶路撒冷去爲募集鉅欵辦理救濟事宜，新近才返倫敦，久別重逢，他的超乎神聖的藝術，暌違多時矣！

（五月廿九日）下午修約朱寶賢君同去訪朱如堂先生，約定明日赴劍橋一游，回家後見到光堉弟寄來航空信，說明日飛抵，祇得去電話解約；我到倫敦大學去聽菲律濱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度的總督羅斯福上校(Col. Theodore Roosevelt) 的演講，題爲：『殖民强國的美國』；羅氏是老羅斯福的兒子，此次應聘作華生講座第五次的學術演講，據他說非人絕對有禮貌，不分階級，一樣的儀規矩；他從西班牙讓與美國的歷史說起源源本本，很有條理；我覺得他有一個譬仿，極爲精要，他比較英美法三國的殖民政策，拿喂牛來譬喻：英國對殖民地的看待，好像一頭乳牛，用好的食料飼養牠，將牠的產乳量培養充足，然後榨取之；法國對於殖民地的一貫政策是聽這頭牛自生自滅，並不加以經營，喂以豐富的營養量，像英國那麼肯下本錢，可是一般的榨取牠的乳汁；美國則不惜工本，把這牛養得肥碩而富於乳汁，可是並不盡量榨取；這雖是妙想天開的雋語，却有幾分近情的事實。

（五月卅日）上海慘案的紀念日；閱早報見一則新加坡來電標題爲：『新加坡防禦工事的試金石——準備趕走可能的進犯者』，裏面大意是假設一强有力『敵人』的艦隊開近新加坡，現在的防禦工程已十分鞏固，足以驅逐任何的『攻襲』，飛船出發至中國海中偵察敵艦及魚雷轟炸機，不等牠們接近島嶼的礮射距程，卽予殲滅；近已開抵八艘大型運輸隊伍的飛艇，目的在補充海邊礮隊的集中，使『敵人』沒法可以『登岸』，已完成的各種偉大工程有巨大浮塢，外幃的水栅，有乾塢，有油池，有港灣及應有的一切設備，照空燈日夜可以探照天空的敵機，驅逐艦巡邏洋面示威，這種準備可以讓歐亞兩洲的人民知道，新加坡已是不可侵犯的；看這段消息，非常高興，太平洋內的安全，或可『長此』維持了！

明晨與房東太太到Brighion 去，修臨時決定不去，我祇好獨自去，其實遠游作樂方法很多，不過須有好的興緻，淘伴要合適，好頑的事多着呢！這一次的發動，沒有什麼準備，旣無籌劃，未必有多大的意思吧！

海屋劍客羣

葉勁風

（三）

我的目標在參觀練功室。在我的概念上，早活躍着一個少林寺，或武當山的想像圖。我們穿出了敞廳後面的走廊，穿堂，建中隨手指點，「這是曉莊的書室，」……「這是曉莊的臥室，」等等，我沒有感覺特殊興趣。我們上了屋子，後面的一條橫道，一邊是矮叢，把草場隔開，一邊是另外幾幢三開兩進的舊式平房，可是配有新式的大窗，屋頂上裝着無線電天線。屋內靜悄悄地，也不見一個人影。

「這是曾寨主公館，……這是陳寨主公館……這是各路人馬的臨時公館……」建中邊走邊嘟噥着；同時沒有忘了那一套「格格格」。

橫道盡頭，是另外一座建築，有相當高的院牆圍着，通着一道小門。我們進了小門，看見一條比較幽暗的長甬道，又像大廟的邊廊，這甬道一邊就是那一丈多高的風火院牆，一邊是大廳屋式的牆壁，廳屋的屋簷滴水，直伸到狹長的天井邊上，露出二尺來寬一條天空。地上鋪着大方磚。除了我們步踏的回聲外，隱約聽見隔壁屋子裏好像有蹬蹬的響聲，一下一下的。

「這是什麼響聲，你聽？……」我自己的話聲，打在自己耳鼓上，甕甕地。

「回頭自有分曉。」建中很俏皮而又神祕的應付我。

甬道的盡頭平排着兩個小門，一左一右。建中一手把住左邊小門橫栓，回頭似笑非笑的扮着鬼臉：

「我給您瞧好玩意！」說着便一拉門栓。

「哈！」我心下突突的跳着。一跨步掠過建中，進了小門。

「這，大概就是練功的所在？」我心下怙惙。好一個場子，四四方

（二）

方，大約有十幾丈見方。我們走進的所在正是場子的西北角，這一隻角上，上面蓋着蘆席頂，好像雨操場建築。這雨操場佔有全場六分之一模樣，其餘一片都是露天。全場地面，輾得平平整整；仔細一看，一色全是黃沙夾泥；露天的一片映在日光下炫明耀眼。反手邊沿牆一帶，也蓋着蘆席頂；可不大高，好像披屋；裏面放着長竹梯，千斤担，一堆一堆長繩，和很多棍棒刀劍等等。東北牆角也有一個小門。沿牆裝有浪橋，單雙槓，二丈多高的吊架，另外栽着些一人多高的粗木樁。我們向木樁一邊走去，預備在場上繞一個圈。

「這木樁——不是什麼梅花樁？」明知道猜想得太外行，可是話已經出了口。

「嗐，……回頭我跟您引見兩位同志，……瞧……」建中指着南邊一帶灰黑色高牆，齊牆脚突出三個上尖下圓的斜坡，好像三堆沙土，靠牆堆着，可比較土堆要陡削得多，每個小坡隔開一丈多遠。「您瞧那是什麼玩意？」一手遮着頭頂上射來的陽光。

建中這人說話，老喜歡吐一半吞一半，而且答非所問，我也懶得追問，即使追問下去，他回答得更加神祕。我們向南邊走着，我仔細研究這堵怪牆。那突出的斜坡，像小半邊高莊饅頭，貼靠牆上似的，每個小坡底基約一丈寬，是小半圓形，愈到上面，面積愈小愈尖；尖頂離牆頭有二三尺，離地約有七八尺。走到牆近邊，方見小坡是另外裝置，並不連在牆上，却是同牆一樣，一色的洋灰粉刷，又平又光。後來知道，這斜坡東西是活動裝置，裏面是木頭架子，可以搬去搬來。

「我有點看不出，——也許是……」我站在當地，怔怔地出神。

「瞧我的，」建中陡地，把上裝脫下，隨手扔在地上。先在就地跑了幾步，又跨開大步，沿近斜坡，從東到西，來回跑了兩道，一回身忽

地刷的一下，直向第一個斜坡靠牆的一邊衝上去，衝到一大半伸手搭了一下牆頭，又向斜坡另一面跑下去，下到地面，借勢又向第二個斜坡衝上去；這一次衝得比第一次略高，快到斜坡頂上，身體已經冒出牆頭，刷的又向另一邊下去；接着又向最後的一個斜坡衝去；這一回衝到斜坡頂上，略不停頓，兩隻膈膀作勢一搧，飛的一般，一聳身，人已到了牆頭上站着。在牆頭上就地一個「翻身擺蓮」，倏地一轉身，站了一個金鷄獨立勢子，冲着我扮了一個鬼臉，這才在牆頭上跑回來，一躍下地。

「您明白了？——這叫作「高來高去，飛簷走壁。」格格格……」建中微微揣着氣。我剛想替他拾起扔在地上的上裝，他早一僂腰，把衣服拈在手裏，好像怕被我搶去了什麼寶貝似的。我們轉身向小門走去。這時太陽，快已到頂，瞧錶，已經十一點多了。

「嘿，」我學着他的口氣「滿不錯，大概練了好些日子吧。」

「好，像我這們笨，又是「年近半百」，沒有大半年，到不了這個程度呢。」

「大半年？」

「怎麼？」建中好像挑戰的神氣。

「不是——我是說怎麼只練了大半年哪，你不是這兒老資格嗎？」

「哦，」建中這才明白我的意思。「以前誰高興弄這個，沒的把骨架摔散哪——後來，還是去年年底，我一時高興，無意試了一下，好，摔了一個大筋斗，叫他們笑了幾天。」

「所以你一賭氣就練起來？」

「可不是？」建中呼吸已平，已經回復了常態。「剛練，您得像我跑第一個小坡一樣，可不能太靠牆，也不必跑那們高，得一點一點高起來，一大部的力使在膈膀上。大概一兩年練下來，沒有小坡的牆，這們斜着一哧溜，就可一竄上去。我這大概算幼稚園剛卒業。」

我們回到小門跟前，建中指着東北角，告訴我，那角上的小門，通着覺厂老人的住宅，「忝籌舊游。」

出了小門，建中停步不動，側着耳朵，好像要探聽甚麼聲音似的。一會，又跑過去拿耳朵貼在壁上。

「還在那兒咧，」建中瞧着我，又想了一想，「我說，咱們是回那邊去等午飯哪，還是……」又好像打定了主意似的，「得，我再讓您瞧點玩意罷。」

建中過去，把那右邊的小門拉開一小半，挨門邊上一站，一隻手邀着一鞠躬：

「請，您吶……」他學着法國酒館子招待員的那一套。

我瞧着好笑，剛擦過他身邊，跨步進門，一瞧那屋子裏黑昏昏地，忽然聽得建中一嚷：

「留神脚底下！……」

我留心地上，探着脚步，剛進屋子，建中也隨着進來，早把門順手帶上了。我還來不及定神，一抬頭，借着順手牆上一排格子窗戶透進來昏曚曚的微光，只見滿屋子黑壓壓地，一行行，一層層，都是棺材；也有上了漆的，也有光底子的白坯，把屋子塞得結結實實地。靠格子窗一邊，有兩尺多寬的走道，建中低着頭沿走道直跑。我們跑到快頂了牆壁，才看見兩扇格子門。

「多們暗的屋子！」建中在門外等着我，臉上的餘笑還掛在兩眼角上。

「哪兒來的這們多？」我勉強問。

「您可別打噁心，這裏邊都沒存貨，都是我們花大洋錢買來，預備捨給那些沒攙下棺材本的，……救他們一次「燃眉之急」。」

格子門朝西開着，靠格子門一溜，是一條走廊，走廊以外一個長方形的荒院子，長滿了半人高的荆叢亂草。南邊一帶高牆，瞧那冒出牆頭的屋簷和上翹式的屋簷角，雜色斑駁，隱隱還看得出的土紅色的牆壁，知道前面定是一座大廟。牆正中有一個圓門，關的緊緊地。

「這是我先說過的那個道庵——這們大的廟，可只一老一少，兩位孤老道；另外還住着三家鄉下人。」建中指點着。

荒院的北面，又有四幢一丈多寬，三四丈長的厝屋，齊齊的排着：

每幢隔開一丈多寬的荒草地。沿這邊走廊一直朝北，看得見一間狹長高房子，同剛穿出的這間棺材屋，前後相連。

「要看好玩意，我們得沿着那一條橫路，繞這四條厝屋走一個圈。」建中揚起一隻手，畫了一個圈，直畫到這邊高屋爲止。

「難道不能抄近？」我邊走邊用手指着高房子側邊的荒草地。

「讓我們試試看。」

我留心建中那副尷尬面孔，知道他又在搗鬼。果不其然，我們走完了這段走廊，一瞧，方知這塊荒地，原是一片濕沼。

「要抄近道兒，這得使輕身功夫——『草上飛』……『水上漂，』……或是『踏雪無痕』，格格格。」

繞到厝屋後面的橫道上一瞧，才知道我們走的螺螄回頭路，原來沿着那高房子朝北，一帶矮籬，大概就是那邊花園球場的籬笆，我想一定有門可通。而且這朝北一塊地上，栽滿了柏樹和竹子，正是花園那邊看過來的情形。

四幢厝屋，都是欄腰兩邊開門，那間高房子却一個門也沒有，從遠處看，好像這所房子，不屬荒院這邊。上了厝屋後邊橫道，才看出這房子北邊，原來開着小門。我們快到小門，建中緊走幾步，回頭瞧着我，見神見鬼似的。

「留神點兒，喂！」建中伸手去開這座後門。我因一連受了他兩次作弄，反而裝出毫不經意的樣兒，故意上前，預備搶先進屋；斷定他玩的是虛虛實實的搗鬼戰略。誰知我剛一邁腿跨進屋子，陡聽得「砰，砰，」兩響。

「沒有關係，」建中連擠帶推，一下把我撞進屋內；砰的一聲，將門闔上。

屋內漆一般黑，眞所謂伸手不見五指。本着素來的經驗，我趕緊將眼睛闔上，好把瞳子收小。可是剛把眼睛閉上，就聽得「答」的一聲，覺得眼前一亮。睜眼一瞧，見四個人站成一排，兩男兩女，都很年青，臉上現着驚奇和忍俊不禁的神情，每人提着一隻手槍。

這間屋子狹而且長，除了近身邊一排欄干外，一無所有。屋頂似乎裝着一排天窗，却有很厚的黑幔子遮着，絲毫不露天光。兩壁裝有成排的電燈，都嵌在牆裏，有沙玻璃護罩遮住。欄干以內牆上，掛着好多式子的手槍；沿牆脚還排幾隻木箱，大概裝着子彈。

「給您幾位介紹介紹，」建中嗓子裏還含有笑的餘音，「咱們的新朋友余心佛先生，上海文學界老前輩。」又拊着我的肩背，指着年紀稍大的一男一女，「兩位貴同志，武俠小說迷，管紹裘先生，管紹華小姐，賢兄妹倆，」又指着一位剛成年的，「還是小弟弟唐傑，大號冠一，中國福爾摩斯！……」

建中挽起我的手臂，剛要走上前去，介紹另一位女性，只見她笑着迎上前來：

「我們見過的……不是嗎？」給我一握手，點一點頭。

她確實可以稱得起標準的『健康美；』烏冷冷地一頭秀髮，南國淡褐色而又紅潤的皮膚，一勾新月式的翠眉，圓而代秀的一雙眼睛，高高直直的鼻樑；口，頷，肩，腰，手臂，無一不合美的標準條件，大約是五尺左右的高度，因爲身體發達得勻稱，並不顯得過高，或過低。

「哦，……」我有些囁嚅，一時想不起在那裏會見過。

「嗐！」建中瞧我透着窘，「您要學到標準太極，快點拜老師，這位唐老師——唐慧二小姐，女諸葛，女界福爾摩斯，女……」

「您胡說……」她打了一個大哈哈。

這時候，她那甜而脆的嗓子，猛的勾起了我的印象，——早晨在路上還見那個十七八歲的孩子——；同時又想起了建中那個無頭無尾的警告，不禁憮然失笑；「原來路上碰見的那個孩子，是她矯裝的啊。」

「我們早拜讀過您大作——『蓮谷求劍錄』，寫得眞好，——」管紹華，那位女武俠小說迷，代表她和她哥哥，表示傾慕的熱忱。

「豈僅大作，寫得好，」建中插口，「人家還是一位道地的劍仙咧。他只須『口』一張，便有一股白氣，像長虹一般，碗口來粗，勢如游龍，在空中輕輕一繞，便見人頭落地；雙足一蹬，身形一晃，一道金光，

人影已杳」嘿！」

「建中先生，眞不含糊……您要說書，可把柳瘋子都比下去哪！」管紹裘輕言細語，文質彬彬，說着也忍不住笑了。我們也都哈哈大笑。

管氏兄妹倆，雖有些舊式書生氣息，也很清秀亢爽，瀟洒。哥哥大約三十左右，妹妹至多二十五六，是個古典派的美人態子。小弟弟唐傑眉目之間，與君慧相彷彿，乍看好像身裁現得小些，其實兩人好像孿生姊弟。兩人站在一起，小弟弟倒高着小半寸。這兩對姊弟兄妹，都是一色短袖白衫，長脚黃褲。這一套衣服，好像是這個集團中的大衆服裝。

「這是練習射擊的靶子場。」剛才在夾道裏，您不是聽見「蹬蹬」的響着嗎，那就是這兒的槍聲了。」建中一壁說，一壁由牆上取下一隻小型九響，「您要試試？」

「我不成……我還是在旁邊參觀參觀吧。」我老老實實地推却了。

這間房子，據說是小弟弟和守一設計的隔聲裝置，配着活動靶子。電燈一熄，就瞧見屋子的另一頭，有一點火光，像流星一般，左右上下流走，嗤嗤地閃爍不停。他們幾個人動手射擊了。砰砰砰一陣子彈射過去，有的沒有回響，有的噹的一聲，好像擊在鐘上。

經過後來一番說明，方知射擊的人，各按地位的次序先後發槍，擊中火星的槍彈，有鐘聲報告，按發槍的先後，便知道誰射中，誰沒射中。這種裝置確屬巧妙。

一陣射擊的結果，表現了小弟弟的技術最高。建中很羨慕的贊嘆不置。

「沒什麼，多練習幾次就成。」小弟弟年齡最小，嗓音却雄厚噎噎的響着，如同法國歌星雪弗來那們沉壯。

等到我後來練習射擊的時候，才知道曉莊，曾羽白，陳華胄，還有好幾位別的，射擊尤其神妙；不僅雙手同時開槍，敏捷迅疾準確，並且能够矇上眼睛聽聲探標，百不失一。

四

百忍莊進膳方式，完全守着大覺谷制度。大覺谷本來是公廚制，可是百忍莊只有這們小小四個單位，八位正主子，本來談不到公廚私廚。但除了會期之外，日常進進出出的，多半有十幾個人，有時多到二十餘人，還有各主人名下僕婦，統共計算起來，也有這們三十人左右的通常伙食，因此也是依照大覺谷一樣，實行公廚辦法。這公廚主腦，一位是曾羽白夫人，一位是陳華胄太太。對外，陳太太還多半用的自家姓名唐燁，又名若男。

實際上，唐燁不過担任些應酬交際事宜，譬如大會聚餐的節目，紀念日的佈置等等。至於一應膳食事務，僕役管理等項，都由曾羽白夫人担負。曾羽白夫人原名伍志松，是覺厂老人原籍同鄉，伍雲程游擊的獨養小姐，同陳唐兩家都沾着些遠親。伍游擊自祖輩隨曾國藩打仗，立了戰功，遂以武傳家，惟獨到了志松小姐身上，除了易筋經外，甚麼她都不愛，是個純粹女性的女子，——典型的賢中饋——專門喜歡料理家政女紅，烹飪。她雖說得了易筋經眞訣，自已並不會下過苦功，倒是給大覺谷大半人得了她的眞傳，尤其是婦女們。

陳夫人唐燁，是唐慧和小弟弟唐傑的同胞大姊。（姊弟三人都是孤兒。）大姊個性方面，與曾太太相較，一個南轅，一個北徹。倒也不能說她便是男性女子，却是魄力大，性情豪放，喜歡應酬交際。武術也練得不差什麼。十九歲就帶着弟妹到法國留學，前後四個年頭回國。同陳華胄結婚以來，就帶着弟妹在百忍莊住下。

百忍莊平日無論早，午，晚，用膳，都在敞廳上。這裏只有覺厂老人因習靜關係，是個例外，其餘每人都在這裏用膳。至於進膳方式，却與我們普通習慣完全不同。到了用膳時候，菜飯都陳列在敞廳當中那隻長方大餐檯上，另外佈置下十幾二十來個餐位。誰來進餐，誰就自已按自已食量和胃口，把菜飯分盛在兩個盤子裏，就座而食。所謂菜，首重養料，次重調和方法，却不考較異樣滋味，或大魚大肉，或山珍海羞，或葷素格局。所謂飯食，在莊上倒是麵餅饅首一類爲主，大米用得較少，所用大米，只去糠而不去皮。還有一樣，那就是先到先食，後到後餐

五五—三七四

，並無虛僞儀式禮節等。

我們從靶子室回到敞廳上，略略休息盥洗，當卽就座進餐。這天因爲有談話，又是我這個新人，初次到莊，大衆爲了表示歡迎，居然會同一齊用餐。這裏方才會見了曾太太和唐煒。

這天菜餚共有四種；一個菜湯，一個涼粉牛肉，一個番茄山芋片，一味沙丁魚。後來才知道這沙丁魚一味，並非例菜，却是這位標準中饋曾太太， 特爲我臨時增加的； 同時每人還來了一小杯莊上自製薄荷露酒。

每嘗談小說或筆記，提到飲宴酒食，多多盛讚英雄的食量如何大，酒量如何洪。按照這個陳例，像莊裏的這些人，自曉莊至小弟弟，雖不是個個能夠拔山舉鼎，屠龍斬蛟，但各人的武功技擊，也有極深造詣，一直生龍活虎般爲國家社會人類，幹着許多出死入生的驚險事業，較之古來書上描寫的劍仙俠客，有過之而無不及；照理，吃飯飲酒，應該「狼吞虎咽……風捲殘雲」。誰知像曉莊那樣精壯，守一那樣英勇，食量竟連我們一個普通婦孺也不如。曉莊喝了半碗菜湯，只用了兩隻小饅頭，一片冷牛肉，一些些番茄山芋，和半條三寸來長的沙丁魚，另外一隻蘋果，還分了一半給小弟弟。守一吃得比較更少，其餘的幾位，我雖未個個留心，猜想只有更少，決不會多。並且後來知道，百忍莊裏也和大覺谷一樣，大部分的人每個來後（卽每星期）至少斷食一天或一頓。這些事，不說讀者不會相信，連我當日親身目睹，也驚訝不已。直到後來，聽了覺厂老人講述「辟穀」的理論之後，才知節制飲食，正是强身益壽的祕訣，修眞養性的一門要緊功課。

餐後，大家散坐了一會，重新又復歸座，曉莊於是把覺厂老人吩咐下的幾件事，公開出來。

我到百忍莊這天，正是七月十二，蘆溝橋戰事，雖說中日雙方暫時各自撤退二里，根據短波消息，知道日人好容易造了一個借口，決不能善甘罷休；再從九一八和一二八的經過，印證起來，上海一帶日兵，又是那等劍拔弩張，知道中日早晚難免一戰。

這時覺厂老人料到上海一旦發生戰事，左近四鄉，難免騷亂，便指示了兩條道路，看大家公議，決定行止。這兩條道路是一靜一動：靜，暫時結束上海組織，把百忍莊設備，該封閉的封閉，該消毀的消毀；所有百忍莊的人，一齊回到大覺谷；其餘如建中，管氏兄妹等十六人，（我係剛到，故未列入，）凡願到大覺谷去的，限定在四星期以內進谷，免得封谷以後，進出麻煩。這是靜的辦法。

如其大家都願意動，就得趕緊着手幾件眼面前的大前題，然後隨時看情形再定動的程序。幾個大前題；一，每來後聽講例會，暫時停止，看情形許可，隨時招集。二，派人回谷，重新檢查各方掩蔽，停止新近着手的幾種建築，宣告各組長吩咐谷內村衆如無派遣，不能隨意出谷；安置完畢，盡速回百忍莊，順便把大虎二虎帶來，（兩虎係大覺谷訓練過的警犬中，最靈慧的兩條，能夠往來大覺谷百忍莊之間，自己來去。好在沿路幾個站頭，都有熟店，可以供給宿食。）三，上海方面，須得着人不斷打聽情形，觀察動態，以便隨時酌量必需的協助。四南京也得委派一二人前去，看看是否有我等效力的必要。五，廬山會議，當局早已發出通告，也是一般奸人活動的陣地，似乎也當派人前去，暗地協助政府機關監視不到的地方。六，規定最有效的通訊方式，以便消息靈通。七，我等行爲，以國家社會福利爲範圍，雖不惜與奸人樹敵，但須力求隱祕，以免政府當事機構猜疑。八，各人雖分途任事，但對於修養功課，不能鬆懈，反須加勤練習。

曉莊把上項各件報告明白之後，又接着說：

「另外關於財務方面，老人家也囑咐過，值得花費的，儘量花費，當節省的，也要儘量節省。關於原來的職務，一槪不動，其餘看情形說話。」說畢，方問在座，對於這些事項有什麼意見。

陳華胄把手指尖輕輕在檯面上輪動了幾下，隨卽應用他的心理分析，一字一板的，「我似乎覺得老人家對於動的傾向多些，我看我們得乘本星期六的講習會，大家表決一下……。」

建中追不及待的哌了一聲，「這話不必討論哪，我看除了鄙人以外

五五—三七六

，誰都喜歡動動；……這兩天我碰見「柳浪劇團」的幾位小姐們和小范，早在那裏打算挑選幾個民族英雄的劇本，組織旅行劇團，到附近內地公演。老管，老馬，二位老闆，都預備把廠務交帶了，搬到莊裏來，隨着大家幹點玩意兒。連那位年高德劭的伍老大人，也鬧着要去入伍咧：……。」

「大哥，我看這些都是廢話……」百忍莊裏，只有這位唐慧唐二小姐，口才又好，嗓子又脆甜響亮，「我要請問，大覺谷同樂堂，刻着的金字信條，劈頭一條，『秉承宗教的正確人生觀，犧牲精神救世原則，守我天職。』這幾句話怎麼解釋？什麼叫作犧牲什麼叫作救世？我們的天職是什麼？什麼時候需要犧牲的精神來救世？要救世是不是先得自救？再說，『天職』兩個字怎麼解說？我們的天職是什麼？我們不都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嗎？一個國民的天職是什麼？像眼面前這種光景，人家欺到頭上，殺到房裏來了，還不應當拿出全副的精神來振作一番嗎？將來國家亡了，還談的到救世嗎？再從本位上說話，那般爲虎作倀可惡透了的敗類，雖說儘有人監視着，難道我們還不該再去多多剪除他幾個？至於老人家，說出動靜兩條路，也無非要試試我們這般人，究竟修養到了什麼程度。他老人家當然不好迪克推多式的命令我們幹這個，做那個；我們可得自動請示去幹才對哪。大哥，您想我這話對不對？」

她這話一發表，不僅曉莊和曾陳二位有點動容，連那位純粹女性的陳太太也舉起手來，表示贊成。管氏兄妹素來迷信唐慧是當今的紅線，隱娘，聽了她這段議論，興奮得拍起掌來。

唐若男早笑着舉起手來，「我看，當然慧妹的話，也有她的理由，可是一切還得等從伯伯老人家的意旨，照手續辦理。」

曾羽白點頭道，「這話不錯——現在我們假定大家同意動，我願帶着守一回谷去一趟，那邊機械方面佈置，多半是守一經手的。至於這一面，關於軍政兩界同社會動態，恐怕還得勞動唐家大妹，二妹，和傑弟；好在傑弟正管理着收音通訊等等。……」

守一接口說，「上次向海倫定下的兩套手提播音機，剛才沒聽曉莊大哥提起，伯父只分付了大虎二虎和信鴿的事。我想他老人家也許不喜歡播音通訊？……大哥您……」

「哦……」曉莊忙着回答，「提起過，剛才沒來得及問你——老人家的意思，這種手提式的廣播器究竟有多大效力，有沒有別的麻煩，譬如登記哪，什麼的？」

守一剛要回答，小弟弟唐傑早把他那轟轟震耳的嗓子，「咳」的清理一下，壓下去三分之一的響度，「不必登記，我同守一哥，爲了怕有其他麻煩，簡直告訴他們，要開辦無綫電速成科，作爲試驗用的。況且那東西，是業餘性質，誰都可以弄着玩的……」

守一忙接口補充了一句，「雖是業餘的小型玩意，只要再加上幾件東西，播送起來，連美國也可以隨便收到。」

這裏他們幾個人忙着談話，只有曾太太和管氏兄妹靜靜的聽着。至於我，雖想參加些意見，因爲當時還不明白集團的組織上，各人的職務，不敢隨便開口。後來他們討論到上南京去的問題，建中因與那邊通訊社有連絡，願意偕同李匡時同去；李匡時做着西藥及化學原料生意，南京有一個支店，南京的醫藥界也很有往來，並且認得好多軍醫，所以人地相宜。

後來又提到廬山會議一項，可是想不出叫誰去才合適。我當卽自告奮勇，願意担任一名嚮導；告訴他們，我在九江念過十年書，廬山也去過幾次，對於那個地方，差不多每一寸地都熟識。同時表示止於是担任嚮導；關於工作方面可得另外派人。

「要是再有一員上將去担任領導，我同家兄也願意去閱歷一番。」

管小姐說話的口吻，證實她確是一位劃一不二的小說迷。可是我聽說他們兄妹要去，不覺有些惴惴。他們兄妹的本領究竟如何，暫時沒有知道。瞧他們文縐縐的樣兒，害怕他們的實力有限。萬一到那裏眞的有事發生，而且敵方又是一幫棘手的角色，我們當中縱然有一個天字第一號的好手，怕也難於對付。誰知曉莊，曾，陳，等幾位，聽了他們兄妹願意去，很高興，並且說僅僅我們三個人已經很够了。我聽了他們這番調遣，雖然躭着心事，却也無可如何；只好抱着做到那裏，算到那裏的宗旨。

大家又討論了幾個重要問題後，曉莊才約我一同去參見覺广老人。

關於參謁老人所得一切印象，這裏暫時不想寫出，且等到了相當時期，再來詳細介紹。

國　營　招　商　局

北洋綫各級客票價目表

到達	等級	上海	青島	威海衛	煙台	大連	秦皇島	營口	塘沽
青島	特	46,350							
	頭	31,900							
	二	22,050							
	三	13,900							
	四	9,800							
威海衛	特	55,000	22,650						
	頭	38,000	15,600						
	二	26,400	10,800						
	三	16,400	6,800						
	四	11,600	4,800						
煙台	特	59,050	26,700	5,900					
	頭	40,700	18,300	4,100					
	二	28,200	12,600	2,850					
	三	17,600	8,000	1,900					
	四	12,400	5,600	1,400					
大連	特	63,100	32,350	11,750	10,750				
	頭	43,400	22,400	8,150	7,500				
	二	30,000	15,600	5,700	5,250				
	三	18,800	9,600	3,800	3,500				
	四	13,200	6,800	2,800	2,600				
秦皇島	特	75,650	43,300	21,700	19,650	16,600			
	頭	52,250	29,850	14,950	13,600	11,550			
	二	36,300	20,700	10,350	9,450	8,100			
	三	22,600	13,000	6,500	5,900	5,000			
	四	16,000	9,200	4,600	4,200	3,600			
營口	特	81,550	48,400	28,300	26,300	21,700	16,600		
	頭	56,350	33,250	19,700	18,350	14,950	11,550		
	二	39,150	22,950	13,800	12,900	10,350	8,100		
	三	24,500	14,500	8,400	7,800	6,500	5,000		
	四	17,400	10,200	6,000	5,600	4,600	3,600		
塘沽	特	82,500	49,350	29,350	25,300	25,300	16,600	30,250	
	頭	57,000	33,900	20,400	17,700	17,700	11,550	21,050	
	二	39,600	23,400	14,250	12,450	12,450	8,100	14,700	
	三	24,800	14,800	8,700	7,500	7,500	5,000	9,000	
	四	17,600	10,400	6,200	5,400	5,400	3,600	6,400	
天津	特	85,600	52,450	32,350	28,300	28,300	19,650	33,400	4,850
	頭	59,050	35,950	22,400	19,700	19,700	13,600	23,100	3,400
	二	40,950	24,750	15,600	13,800	13,800	9,450	16,050	2,400
	三	25,700	15,700	9,600	8,400	8,400	5,900	9,900	1,600
	四	18,200	11,000	6,800	6,000	6,000	4,200	7,000	1,200

上海一連雲港	
特	44,350
頭	30,550
二	21,150
三	13,300
四	9,400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一日訂

滬漢線各級客票價目表

起站	訖站	哩程	特等	頭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上海	南通	66	7000	5000	3000	2000	1200
	江陰	100	10150	6750	4500	3000	2000
	鎭江	160	17000	12000	8000	5000	3000
	南京	208	22000	15000	10000	7000	4000
	蕪湖	259	26350	17550	11700	7800	5200
	大通	317	32400	21600	14400	9600	6400
	安慶	365	37500	25000	16650	11100	7400
	九江	451	46600	31050	20700	13800	9200
	武穴	476	48600	32400	21600	14400	9600
	黃石港	514	52650	35100	23400	15600	10400
	漢口	591	60000	40000	27000	18000	12000
南通	江陰	34	4050	2700	1800	1200	800
	鎭江	95	10150	6750	4500	3000	2000
	南京	142	15250	10150	6750	4500	3000
	蕪湖	193	20250	13500	9000	6000	4000
	大通	251	26350	17550	11700	7800	5200
	安慶	299	30400	20250	13500	9000	6000
	九江	385	39550	26350	17550	11700	7800
	武穴	410	41550	27700	18450	12300	8200
	黃石港	448	45600	30400	20250	13500	9000
	漢口	525	53700	35800	23850	15900	10600
江陰	鎭江	61	7150	4750	3150	2100	1400
	南京	108	11200	7450	4950	3300	2200
	蕪湖	159	16200	10800	7200	4800	3200
	大通	217	22300	14850	9900	6600	4400
	安慶	265	27400	18250	12150	8100	5400
	九江	351	36450	24300	16200	10800	7200
	武穴	376	38500	25650	17100	11400	7600
	黃石港	415	42550	28350	18900	12600	8400
	漢口	491	50650	33750	22500	15000	10000
鎭江	南京	47	5100	3400	2250	1500	1000
	蕪湖	99	10150	6750	4500	3000	2000
	大通	156	16200	10800	7200	4800	3200
	安慶	205	21300	14200	9450	6300	4200
	九江	290	29400	19600	13050	8700	5800
	武穴	316	32400	21600	14400	9600	6400
	黃石港	354	36450	24300	16200	10800	7200
	漢口	430	43600	29050	19350	12900	8600
南京	蕪湖	52	6100	4050	2700	1800	1200
	大通	109	11200	7450	4950	3300	2200
	安慶	157	16200	10800	7200	4800	3200
	九江	243	25350	16900	11250	7500	5000
	武穴	268	27400	18250	12150	8100	5400
	黃石港	307	31450	20950	13950	9300	6200
	漢口	383	39550	26350	17550	11700	7800
蕪湖	大通	58	6100	4050	2700	1800	1200
	安慶	106	11200	7450	4950	3300	2200
	九江	191	20250	13500	9000	6000	4000
	武穴	217	22300	14850	9900	6600	4400
	黃石港	255	26350	17550	11700	7800	5200
	漢口	332	34450	22950	15300	10200	6800
大通	安慶	48	5100	3400	2250	1500	1000
	九江	134	14200	9450	6300	4200	2800
	武穴	159	16200	10800	7200	4800	3200
	黃石港	198	20250	13500	9000	6000	4000
	漢口	274	28350	18900	12600	8400	5600
安慶	九江	86	9150	6100	4050	2700	1800
	武穴	111	12150	8100	5400	3600	2400
	黃石港	149	15250	10150	6750	4500	3000
	漢口	226	23350	15550	10350	6900	4600
九江	武穴	25	3100	2050	1350	900	600
	黃石港	64	7150	4750	3150	2100	1400
	漢口	140	14200	9450	6300	4200	2800
武穴	黃石港	38	4050	2700	1800	1200	800
	漢口	115	12150	8100	5400	3600	2400
黃石港	漢口	76	8100	5400	3600	2400	1600

此表所列價目上水下水一律適用（包括餐費）